

## 近代史資料第三期目錄

- 遼陽防守日記 ..... 徐慶璋( 1 )
- 張蔭桓等致翁同龢函 ..... 陸壯游輯( 64 )
- 長順函稿 ..... 長順( 81 )
- 台灣戰爭記 ..... 吳質卿( 91 )
- 廈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 ..... 懇祖祁( 104 )
- 甲午戰時東北清軍一覽表 ..... ( 150 )

# 辽阳防守日記

徐 庆 璋

**編者按：**这份日記，起于甲午年十月初七日（1894年11月1日），終于乙未年七月初八日（1895年8月27日），逐日記載中日战争的情况，并抄录来往函电。作者徐庆璋，据《辽阳县志》載：

“徐庆璋字端斋，浙江山阴人，光緒十九年八月署州事。值甲午中日之役，州城戒严，請练鎮东十三营，督率士卒，日夜罔懈，賞罰严明，人乐为用。比日本兵入海城，吉林靖边营却退至州城外，将复北去，庆璋出城以大义忠誠力阻止之。客軍入城，采买无敢騷扰。且由凤凰城入辽阳，以吉洞峪迄北一带为要害，因督飭吉洞峪练总徐珍操办乡团，与凤凰西界联結，地賴以自保。是时，城西連年水災，民多乏食，乃募集巨款，遣員沿屯調查，按戶賑濟，无敢侵蝕者。以故实惠及民，全活无算。……中日議和后，陞庆阳府知府，继迁甘凉道，未到任而卒。”（卷七）

“日人犯海城，侵辽阳南境。知州徐庆璋募馬步十三营，与黑龙江將軍依克唐阿、吉林將軍長順及樺樹沟韓登舉合兵御之。前线由千山西至鞍山迄太子河、小河口，东西六十里。第二防禦线由判甲炉西至沙河以至城昂堡、刘二堡一带。后路在城附近各处，所有軍事設備，均未完善。日軍大島义昌据鞍山南海界等地，相持數月，彼此偵探，互有所获，勢甚岌岌。”（卷二十一）日記所載，以防守辽阳为主，兼及中日战争全局。具体地反映出当时东北爱国人民和官吏保卫祖国，奋勇抵抗侵略者的实况。也反映出清朝当权者的昏瞞、对敌妥协，以及爱国官民对于李鴻章等卖国行为的憤慨。过去出版的資料，記述如此詳細者尙少，这份日記正可做为补充，供給研究甲午战争史者参考。

日記原件未見。今止获得旧抄本两冊，一冊題《防守倭賊侵犯作战日記甲午十月》，一冊題《徐觀察辽阳防守記牧九題》。文末残闕，似尙有一冊，已不知流散何处。这两冊抄件、紙張、字体、格式、裝訂完全相同，显然出于一人之手。惜舛誤太甚，訂正困难，除編者可以確知处訂正外，其略有疑問者，均照原抄件付印。文中有些地名前后用字不同，如“吉洞峪”，又作“吉东峪”或“吉峒峪”，“老君堂”又作“老軍堂”，亦均照原文，不加改动。

## 甲 午

## 十 月

初七日前因倭氛逼近，奉軍宪准募三營兵勇，以資防守。今管帶需員，稟請軍宪速飭副將王定祥來辽。前敵逃兵，紛至沓來，動輒滋事。賊未至而兵先扰，民何以安。璋力為撫逐，遇桀驁者殺之，始不敢入城滋擾。幸早示遠近，各办團練，保護地方。

初八日探鳳凰城倭賊不多，按度地勢，大高嶺即摩天嶺有大隊駐守，賊必不來。惟海城所屬四面城即折木城為鳳、岫、安东、大東沟四处來辽必由之路，宜派重兵扼守。璋新募三營，器械不全，且人數亦不敷分布。查前敵各軍，惟淮軍馬金叙、馬玉崑兩營可稱勁旅。稟請軍宪，咨商宋帥慶<sup>①</sup>飭兩軍調駐四面城，方能御賊。遲則恐不及矣。

西丹隊兵過境滋事，營官不能約束。遼陽為前敵接濟要地，當時人心惶恐，若再縱兵扰商，致商家閉歇，前敵食無所出，不待寇至，將自亂矣。探西丹營官口吻，似兵隊怕赴防所，欲借滋事撤回。此等兵丁，無益于軍，有害于民。請軍<sup>欽</sup>宪切勿再添旗兵，庶遼陽可保。聞前署鳳丞章樾有恢復鳳地城之信。

十二日據袁道世凱<sup>②</sup>言，李傅相<sup>③</sup>來電，金州、大連灣失守，調宋帥慶速援旅順。令宋帥拔隊，棄大高嶺而不顧，此明系倭賊聲東擊西，一經遣調，必中其計。現在大高嶺一帶，僅存淮軍聶鎮士成、呂統領本元、孫統領顯寅三軍分守，兵勢太單。請軍宪速飭豫軍蔣鎮尙鈞趕赴大高嶺，擇要扼守；并飭奉軍耿統領鳳鳴赴四面城等處駐紮，以保辽沈門戶。

十三日電山海关吳撫帥大澂：今金州、大連灣均失，宋帥調隊赴援旅順，料賊必由岫巖南窜金復，西窜海城，而窺辽沈。刻聞鳳城倭賊

① 清廷因戰事連遭挫敗，詔以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吳大澂、宋慶為幫辦軍務。時宋慶所統七十余營清軍正由九連城、安东、鳳凰城、寬甸等地潰退至蓋平、岫巖、大高嶺一帶。

② 時為駐韓商務總理，特授浙江溫處道。

③ 李鴻章。

不多，是贼专顾前面，后面必然空虚。速請督队来辽，仅用一旅之师，可恢复凤城，并以牵制西南贼势。是日电託營口王厅頤勳购买官矿，託省垣余觀察濬速拔火药，因民团已成万余，待用孔亟。

十四日电 <sup>裕軍</sup><sub>定欽</sub> 宪<sup>①</sup>：倭贼今晚已占踞連山关在大高岭东，淮軍呂統領本元与战不利。聶功廷总鎮率軍进击，胜負未卜，亟待援兵。事在危急，請速筹画。

十五日耿統領兵移駐鵝房，距大高岭太远。拔赴岭西湯河沿一带駐紮，足壮声援。且大高岭电已不通，报較迟，防宜早，电軍宪速飭耿軍拔队前进。并电天津李傅相速調宋帥抽軍回援，以救辽沈。璋新募三營，器械不足，稟定帥拔鎗千杆，以免临时棘手。蓋辽阳防守严，則沈阳可安堵矣。

十六日疊探倭贼由凤界岭东之草河口侵犯，經聶、呂各軍击退，耿鎮已拔队前进。璋新募之兵，苦器械未齐，不能往援前敌。电稟軍宪，速飭蔣鎮多抽步队，前往堵勦。

十八日电 裕軍宪飭委員王良臣，將定帥允拔毛瑟鎗先行送辽。催請大高岭聶、呂、孙三統領向前进兵湯河沿一带，以固嶺防。后路已調蔣鎮駐守，毋庸过慮。

二十日耿軍需糧，即运去小麦四百石、面万斤。蔣鎮到辽，亦慮糧食不济。璋顧全大局，不敢稍分彼此，已允其接济，令放心前进。电復軍宪，知悉聶、呂、孙三統領拟調璋新練三營，前往助勦。无如兵虽練而鎗炮不齐，碍难允助。并知伊等昨日与倭接仗，因无援兵，未获大胜。特电奉軍楊營官建征，速赴前敌接应。倘再觀望退縮，定稟軍宪从重惩治。

是日电余觀察濬：前接軍宪复电，已向欽帥借得毛瑟枪二百杆，子丸二万粒。遣人往領，云仅剩毛瑟鎗六七十杆，当留自用。璋思辽阳有失，沈阳不能独存。沈阳若危，欽帥虽有鎗亦无用处。今璋計无所出，惟有取旅队之枪以資軍实。練軍旅队在此，徒多扰民，无裨軍事，請欽帥飭希營官率队回省，将枪械留給应用。一面飭王良臣赶造抬枪

① 裕祿时任奉天將軍，定安时任練兵大臣。

四百杆。如器械备齐，容璋任前敌，約集章丞樾，会合各軍，分路进取凤城，自間不至見賊即退。如不能胜賊，保护辽沈，从此不談兵事，不为須眉丈夫矣。事勢危急，望閣下勿稍存顧忌，据实上陈。顧璋即顧辽，顧辽即保沈城，在公为之耳。

電營口東征糧台周臬憲馥：省垣錢舖閉歇，各軍所需現錢近挹辽城，而各錢舖自夏至今，已付四十余万，实難支持。懇電致北洋，速運致制錢五六万串，以濟急需。如海运不通，由大東運撥亦可。

二十一日電裕軍憲：大兵云集，需用現錢甚多。辽阳鋪商实難支撑，如錢舖閉歇，各軍勢不安靖。辽城有危，沈垣何堪設想。當此危迫之秋，惟有从权辦理，期固民心。聞戶部庫存制錢甚多，請速奏明飭發辽商，以資周轉。日後由各商解繳銀兩，庶庫款无亏，而大局有益。再，接聶、孫、呂三統領来电，知是日得一勝仗。惟探聞此次接仗，聶力居多。請憲台致函嘉獎，以別勇怯。璋恐前敵兵單，曾飭大高嶺一帶民團往助，乃来电亦稱得力。惟槍子短少，囑為拔濟。璋已购运數千百觔，并獎飭民團，仍奮勇往助。璋所練三營，亦少器械，現向嵩武軍劉鎮世俊借得鋼炮八尊，俟抬槍四百杆造齊，當拔隊赴嶺助戰。

二十二日近日團練日增，賊勢漸減。聞岫界桂花嶺團練、官兵打死倭賊不少。岫界大孤山及鳳地兩處，賊亦不多。聶、呂、孫三軍兵力太單，雖有耿軍，恐不足恃。電軍憲速飭蔣鎮拔隊，璋并飭團練一齊進攻，鳳城或可恢復。

二十四日電大高嶺呂鎮，速調東門外臥眉庄馬隊回營，免致扰民。聞岫巖已失，練軍丰升阿、奉軍聶桂林兩總統退守蓋平，宋帥仍駐熊岳，四面城僅馬金叙一軍，殊覺太單。且分水嶺連山關倭賊出沒無常，該處團練擬奮勇勦賊，苦無火藥。電軍憲飭發數萬斤，以資前進。一面請長帥順速赴四面城防守，此時長帥聞已到沈并催各統領先期進剿，不必待賊來始擊，使賊得以養精蓄銳。

二十五日大小高嶺一帶，民團万余，迭次與賊接仗獲勝。時屆嚴寒，該團練等日夜守勦，奮不顧身，殊堪嘉尚。請軍憲速發會印空白五、六、七品功牌各百張，由璋處給獎，以示鼓勵。自倭奴肆扰以來，聞前敵各軍或見賊而退，或未見而逃，雖有餉械，均棄不顾。若不嚴懲，

何以整軍御寇。拟稟傅相与各宪帅，严定軍章，以分优劣。聞賊在岫巖一带运炮增兵，电防嶺巖總統，当乘其布置未齐，約各統領先期会勦，較易得手。

二十七日頃探倭賊六七百名，分窜南分水嶺一帶，凤岫之交界处被練长孙國棟等率團擊斃賊四五百名。有此一勝，稍挫賊勢。聞寬甸二十日失守。辽界幸有團勇數萬，可資戰守。依帥克唐阿聞到鳳界草河城，蔣鎮已抵嶺西亮甲山與南分水嶺、七桶碑等處，相距數十里。但路徑歧出，守兵太單。璋派候選县丞俞鳳翔帶團數千名前往分守，與孫國棟等聯絡一氣，杜賊北窜。并請軍宪頒給新印全省總圖、分圖二分，以備查閱。

二十九日聞賽馬集失陷，連山關已奪回。該處團練屢得勝仗，惟應給薦彈獎賞等花費，已將州庫存銀用盡。赴省請餉，部款未到，万不得已，电懇營口周臬宪借撥五萬兩，以救危局，容后由軍宪籌還。

电稟李傅相：為力陳時艰，速拔制錢，以維危局。物倭賊犯辽，距城僅百余里。城市商民，所賴以安者，幸璋平日取信于民耳。今大兵云集，日需現錢万余串。查辽邑自六月至今，各錢商已出東錢六十萬串，目下錢路壅塞，兵勇愈多，錢商實難支持。一經閒歇，糧不足，商不通，非特無以接濟前敵，且恐不待寇來，城將內亂。辽陽有失，沈阳安保，而陵寢不堪設想矣。欲維危局，必運現錢二十萬串來辽，方可濟前敵而安民業。想中堂公忠體國，休戚相關，當能重念本根，顧全大局。无论水陸如何為難，迅請籌濟；若錢到而兵民不靖，璋甘治罪。否則如岫、鳳、金各城之潰亂，璋亦无可如何。當此危迫呼吸之秋，尤應散財保民，豈容惜小誤大。璋力竭血誠，危城堅守，要不甘以一死塞責，貽笑后人。現在閭境團練數萬，似堪御敵，所恨者錢不流通。璋實為保全根本起見，冒昧上陳。請勿以職微言輕而置之！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 十一月

初二日時屆嚴寒，大高嶺各營露宿御敵，深為憫念。應用窩棚稽料，電飭謝團總永恩，就近籌辦，錢由璋處領給，以示護惜。前鳳城道標劉福全一營，人皆精壯，遣散可惜。电商余道，拟拔歸璋部，以應前

敵。并告連山关至分水岭均无倭兵，各軍畏避多方，不肯前进。际此严寒露宿、势难久持。璋軍若不为倡，非特鳳城无恢复之期，辽境亦难安靖。垂爱如君，尙祈明示。

初三日电稟裕軍宪：聞前月二十七日，依帥部下孙統領，在凤界草河岭会同团练，与賊接仗，斃賊二百余名，官軍受伤者百數人。現依帥退扎凤界白水寺地方。查辽凤团练約有數万，頗能助兵勦賊。有此一勝，稍振軍威。是日接李傅相電，允拨制錢二万串来辽，官民共感。惟大兵云集，日久不敷周轉。电胡臬宪燔藁轉稟傅相，再拨數万串，以济危局。

初四日电宋宮保：此次連山关夺回，半借团练之力。前鳳凰厅丞章樾，蒙裕帥奏明办团。聞其督团助勦，頗称奋勇。即如各团长如謝永恩、徐国书并各委員等，均系璋札委。今奉旨准獎。当查明出力員弁，稟請奏獎，以示鼓励而免冒濫。

再，电裕軍宪：耿統領已駐連山关，而后路各軍仍在大高岭，接应太远。拟派道标刘福全一营，并璋所部鎮东前营齐玉春，同赴前敌，以为后应。

初五日电裕軍宪：連山关夺回，飭員犒賞各軍，独无团练，未免向隅。璋拟分賞，以示鼓励。再，刘福全一营，宜道來函，归璋节制。号衣餉需，均已发給。若尙拟酌改，恐不能即赴前敌防勦。軍務吃緊，用人須得其要，务請速示。

又电向虯軍門借用毛瑟枪五十杆，以济前敌。

初六日电裕軍宪：自大兵退守大高岭，逃兵窜扰，辽地几至不安。璋彈压严惩，始形靜謐。今周廉訪有迁移运局之举，事尙未动，人心惶惶。軍務日急，以求固民心为要。若假璋以督帥之权，能使數十萬民心联为一心，四面布置，設計破敌，豈但恢复鳳凰各城已哉。时急矣！不得不效毛遂自荐，靜候裁。

初七日电<sub>欽</sub>軍宪：昨晚探聞，章丞樾督团，与依帥部下寿統領山，連日与賊倭接仗获胜。后兵团失利，賽馬集失陷，依帥仍駐白水寺，章丞退守岭西。賊又窜扰东分水岭，被該處民团击退。

初八日电裕軍宪：近日鳳城倭賊，不滿六百。賊督大鳥，赴九連

城，惟陸續往鳳城搬運器械食物，意在圖沈。若不趁此時進勦，後恐難以取勝。依帥已退守東分水嶺西大高嶺，後身吃緊，賊屢窺伺。當派勁旅堵勦。賽馬集既失，遼沈分界之本溪湖，為進省要徑，尤宜設防。切勿調本省旗隊，反致無益有害。璋舊恙复发，勉力布置，此後天氣愈冷，未識能支持否。

初十日電胡臬憲：前允加撥制錢數萬串運遼，仰見公忠體國，畛域無分。日後應歸銀兩，交遼轉運局划撥，決不令錢款無着，請勿念。聞章丞樾已赴寬、懷一帶，勸辦團練。

十一日聞旅順已失，宋帥退守海、蓋。四面城亦吃緊。奉天旗隊佟協領茂蔭帶隊。遼此等無益有害之兵，實難安置。電軍憲，速飭赴四面城駐扎為要。

十三日電稟恭王爷<sup>①</sup>：敬密陳時勢危急，軍情紛亂，請速籌保守根本事。竊聞勝敗兵家之常，一敗即退讓數百里，實古今所未有。平壤一仗，左寶貴不幸陣亡。彼時傷兵無几，叶志超若督率接仗，勝負雖未可知，而防堵猶易為力。不意輕將平壤退讓，出城時反被倭賊狹路邀擊，死傷弁兵甚眾。迨至安州，其地本有險要可守，復不駐防，直退至五百里外之九連城。似此既失地勢，又弱軍威，一大失也。九連城戰敗，鳳城初無寇至，正可設險扼守。乃大軍先退讓至摩天嶺，數日後賊犯踞鳳城，此二失也。摩天嶺距遼百余里，倭賊屢來侵犯。璋再三陳說利害，指明地勢，勸各統領勿再退，一面諭令民團，守戰相助。倭惧民團，始向南攻。今金、旅、岫皆失，宋帥大軍復退至蓋平。復州、熊岳兩城並無倭賊，竟以空城相待，此三失也。岫鳳與遼處之毗連，璋已支持月余。若各軍仍遷延不進，再行退讓，璋實防不勝防。尤不解者，大軍退後，決不敢先行攻取，必待賊從容布置，養精蓄銳，大股來寇，各軍始免強應敵，或見影而逃，或聞風而退。似此軍情，中外聞之，殊堪耻笑。倭夷為海外小國，若不勝報，恐各國群起效尤，中朝从此無安靖之日矣。今遼陽危在旦夕，一或不守，沈垣亦必不安。璋位卑權輕，何敢阻大軍之退。即有良策，稟告各憲，而事權紛亂，多不施行。因思欲維

① 恭親王奕訢，时任軍机大臣。

危局，惟有欽派知兵重臣来奉，总制各将帅，庶事权归一，不致观望不进，坐失机宜。一面仍奏請電旨，飭宋庆等无待倭夷来寇，先攻金、岫。并飭聶士成等攻取凤城，以分賊勢。璋当激励民团，併力助勦。果能照此布置，根本重地，或可保全。特总帅大臣，亦須兼程前來，迟則恐不及耳。璋非不知越位而謀，賢者不取。然当此时勢危迫之秋，正臣子效命之日，何敢意存顧忌，忍默不言。倘根本有失，虽一死不足以塞責。伏乞王爷速奏，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十四日電天津鐵路公司立齋八弟：遼陽幸安，而鄰封均各擾亂。奈何！聞進齋三哥有隨江督劉<sup>①</sup>來津之信，確否？

現在鳳城百姓，探有為賊奸細，冒充本地團練，來領執照者。電章樾知之。

十五日電商袁道：都司馬振芳，前蒙借用。頃令在城彈壓逃兵，正當緊要，未便稍离，容緩送還。聞大軍已抵金家河，倭奴又添大队，究竟在何处盤踞，后路緊要，飭謝永恩竭力堵御，毋稍疏懈。

電裕軍宪：遼城兵單，南路誠可慮。然鳳、岫、遼民團七八萬，皆唯璋令是聽，大為可用。四面城有馬金叙一軍，再得宋軍堅守海、蓋，遼境或可無慮。再，城守尉者征，遇事阻撓。城門启閉，本系該尉專責，今當有事之秋，若照常启閉，恐晚間電報不通，轉誤軍務。拟將東西門鎖鑰，暫归州署經管。請速飭該尉遵照。

十六日電裕軍宪：賽馬集至遼二百里，北至遼〔沈？〕陽二百八十里。聞依帥進攻龍灣，距鳳城東北四十五里。聶、呂、孫、耿及璋部各軍民團，已進逼金家河，距鳳城西六十里。但願各軍奮勇爭先，鳳城或可克復。惟恐旅順援賊分扰各處，我軍反被牽動。拟請宋帥進攻金州，丰、聶兩軍進攻岫巖；馬金叙仍駐四面城，為丰、聶兩軍聲援；蔣鎮移扎鳳、岫、遼界之黃花甸、三家子，為馬軍接應；長帥之丁統領春喜移駐賽馬集一帶，張道錫鑾嚴堵通、懷，防竄興京。又得大高嶺一帶民團以為前敵接應，如照此分布防勦，齊心協力，賊必首尾不能相顧，豈但恢復鳳城已哉！

① 劉坤一。

十七日聞復州于初十日未刻失守，十四日賊分三路攻岫、海交界之潘家大嶺。奉軍彭玉春、高登科等兵敗，駐四面城之馬金叙亦退扎海、蓋。南路吃緊，辽城兵單，拟將齊玉春、劉福全兩營調回守辽。電軍宪飭前敵各軍作速進剿，以分賊勢，嚴堵要道，力保海、蓋，庶辽、沈無慮。

十八日賊由辽界五間房竄扰，已被團練徐珍等擊退，乃賊由潘家大嶺進竄。四面城探聞已失，并言海城亦陷。已電請宋帥回援，并調劉、齊兩營，星夜拔隊回辽，先為布置，俟長帥大隊到來，即行進剿。

是日聞耿統領借來福槍三百杆。

十九日賊已逼近鎮東，三營需用利器，只有來福槍四百杆，其余刀矛等件，斷難御敵。所造抬槍，緩不濟急。拟就近向佟茂蔭借取槍炮，以應急需。電軍宪，辽城東、西、南三面賊已包繞，璋即能籌防，三營兵如何分布。各軍又非璋所能調，呼應不靈，然與其株守待賊，何如併力以戰。戰必需兵餉，餉固難籌，兵更募不及矣。惟有散財用團，或可轉危為安。蓋兵自外來，逃一人之性命易，團為土著，逃一家之性命難。兵不知地道，聞風先逃，故用兵不如用團之得力。定邊營彭玉春、高登科又退北數十里，可否將該二營歸璋調遣，以免節節退讓。蔣鎮來函，雖稱調取各營拔隊回辽，而劉、齊兩營則云，耿統領未奉宪示，不令開拔。已飛差飭催，并將宪電寄交耿統領遵照。

二十日聞海城北甘泉堡、雙台子俱有賊踪往來。安山站、騰鼈堡等要隘，并無勁旅扼守。長帥兵未齊，蔣鎮與齊玉春、劉福全等兵尚未到。辽為空城，賊欲長驅直入，一日即抵城下。辽不守，沈阳危矣。聞宋帥部下章鎮高元，現在蓋平。電軍宪，請宋帥留守蓋平，派章鎮分攻海城，以牽賊勢，而免北竄。

二十一日電催余觀察，速拔抬槍，以應急用。聞安山已有賊踪，特派彭、高兩營扼守安山站。長帥亦拟派隊一同駐扎。

二十二日探聞賊大隊已到安山站、騰鼈堡、沙河之南，離辽城僅五六十里地。長帥及蔣鎮之兵雖拔赴前敵，而宋帥拥兵不攻海城，致賊北竄，殊不解。駐辽旗隊，萬不足恃。只有璋部兩營，一經調出，城空虛，更有轟桂林敗兵，千百成群，全無管帶，屢欲入城滋擾，經璋與長

帥率隊截留。此軍殘缺不全，欲整理必須招募足數。電裕軍憲，作速酌示，為之安頓。

二十三日賊竄扰安山站之南及甘泉堡一帶，調高登科、彭玉春兩營前往駐紮。齊玉春一營已到，拔赴前敵。惟遼城兵單，暫團練千名協兵分守各門。聞賊大股已奔牛庄，若繞越北竄，省城大為可慮。所有安山站、安山河一帶，似應趕緊派拔重兵堵扼。電軍憲酌行。

二十四日聞東路賊勢緩，惟大軍屢退不進，僅得依帥一軍鏖戰，近又傷其勇將永山，殊屬可惜。聶桂林一軍全隊到遼，經長帥察看，兵尙可用。況前蔣鎮之兵，由亮甲山河【欄沟】調回，大高嶺後路空虛，今令聶軍選派兩營，往亮甲山河欄勾處補紮，使孫、呂諸軍在前敵不致驚疑。現在各軍云集，現錢奇缺。天津總局允拔六萬串，因無車輛，未能運遼。請軍憲速拔庫存制錢，以維危局。

電復余觀察濬：長帥擅留聶者，實因蔣鎮一軍由亮甲山調回，後路空虛，恐各軍疑惧欲退。長帥無隊可拔，不得已截留聶軍，汰弱選〔似有脫誤〕，帶赴西路，以濟危局。璋亦知該軍未必真能得力，奈再三陳說，諫阻無從。況長帥為前敵督帥，諸務悉聽指揮，何〔何上似有脫文〕人斯敢存意見。以璋愚見，聶軍既經長帥截留，安排定當，又何必調省，復煩唐軍門為之不失〔守〕，雖各軍……整理哉。如以省防為重，而遼陽一或不失〔守〕，雖各軍調赴沈阳，恐亦無濟。公參酌時事，宜善為調停，不失兩帥和氣為要。

二十五日前聞牛庄被賊竄擾，今探知逃兵滋事，並非失守，各路逃兵紛紛，既不能戰，又不能守，虛糜軍餉，到處騷擾，為害實深。二十三日，宋帥在石橋子與賊接【仗】，殺賊千余，追至八里河，當在鏖戰，可望大勝。俟長帥大隊到齊，璋當拔營及各團與長帥各隊，一同進勦。

賽馬集巡檢孫伟來函告急，以喜鵲嶺無兵扼守，恐防北竄等情。孫君精明干練，或拔勁兵數百，令其管帶防禦，當能得力，稟請憲裁。

二十六日得聶軍門來函：“藉近日東路倭焰雖較前稍衰，此間時夕防堵，實未嘗或懈，蓋亦思力持以分敵勢之意。第海城不守，貴治戒嚴，依帥所部近又失利，敵處實是三面受敵。支撑危局，時切隱憂。昨日奉到宋帥來函，飭弟等作速回顧來攻海城賊股，借截竄遼之路，原屬

至理。奈大高岭一带，久守固难，遽棄亦不可，只有与依帅暨各統領妥为商酌，相机而行。其西退之說，敵部决不出此，亦万无是理，請放心可也。”

是日电告裕帥：宋帥欲撤大高岭聳軍等防兵，璋榦切力劝。今接聳統領回信，以大高岭为辽、沈門戶未便撤退，深顧大局，照旧設防，岭防可无慮矣。

二十七日电裕軍宪：聞宋帥在蓋界感王賽接仗，打死倭賊百余，宋帥腿受微傷，即退師田庄台。而賊之窺辽、沈为更易，辽急而沈亦危。璋株守一隅，三面皆賊，宋帥既棄置不顾，又不令璋出戰，似此坐以待斃，恐難持久。一旦賊臨城下，民逃城空，璋亦无如之何矣。敢據目下情勢而論，不如以戰為守，或可轉危為安。璋部仅三營，各軍不能調遣，現用團練六百名，僱拚命之徒五百名，令在城團紳程克昌、魁福、沈宗漢率往七嶺子駐紮，以杜繞沈之路。城團錫壽、朱登甲帶民團四百名，協同鎮東中、后兩營守城，此亦暫時敷衍。危局難持，請軍宪速咨宋帥，進攻海城，是為上策。

二十八日前拔奉軍金得鳳、胡喜志兩營，駐紮貨郎沟，顧大高嶺后路，今已到防，電孫、呂兩統領知之。

頃據寬甸紳民江鳳等來遼面述，璋前給該處鄉約論帖，令辦團練。今各處鄉團一律舉辦，惟恐無人督率，日久生懈。懇稟速飭陶令，由興京取道懷仁，徑赴太平哨，接印任事，督率團練，以期會合大軍，收復寬甸，更可杜倭奴東寧。依帥到遼，拟與長帥往沙河堡察看情形，商酌布置，以作后路駐防地步。佟彬希三營，長帥拟令回沈，已有電請行。寬甸一帶團練，若督率有人，較為得力。今聞派張觀察錫鑾、章丞樾，前往辦理，東路似无可虞。

## 十二月

初一日大高嶺呂、孫兩統領，因各山沟多有藏賊，擬設法搜捕，需用奉省全圖備查等情。電軍宪多頒數分，以寄前敵。

初二日近日倭賊賄買我民，四出偵探，各營俱有訪獲。詢稱賊在海城者約四千余，并有孫芳籌數人往沈阳作探，現已將由沈探回。久

为贼使之李永，先行正法。請軍宪飭各門严查，免洩軍情。

初三日倭賊由盤嶺潘家大嶺疊次扑犯，經吉東峪徐練長珍，率勇迎擊，斃賊數十名，賊即退。當賞給徐珍六品功牌，賞團勇錢一千吊，并給發抬槍子藥。前長帥派奉軍金得鳳、胡喜志兩營，往紮貨郎溝，今依帥亦有數營留在鳳界石門嶺、喜鵲嶺駐紮，正與聶、呂、孫等軍聯成一氣，嶺防似可無慮。

飭王良臣再速造大抬槍六百杆，洋抬槍二百杆。

倭賊近日形同株守，我軍必待賊來，始行拒敵，則前失各城，永無克復時矣。際此嚴寒，正可力圖攻取。若使軍再添兵五十[千]，并備糧餉器械，不待寇來，親身督戰，決無潰敗。軍請軍勿拘資格，以濟時艰。

初四日賊因鞍山站一帶，有長帥及軍部各軍駐扎，勢難北窜，改由吉東峪等處扰犯，又經徐練長珍等擊退。賊之專意遼沈，已可概見。軍早擬帶隊合團督赴前敵，前已屢[電]軍軍，先委一能員來遼幫辦地方事宜，軍可專顧軍務。俟收復海城或須督師遠攻，再行改署，度商民不致惊慌，而地方賴以安謐。惟無好軍械好營官為慮，但未知軍軍能破除成見否也。

初五日電余觀察瀋：既蒙軍軍允界軍帶隊督帥之任，當速募精壯，共成十營，除留守城數營，余赴前敵。軍餉軍械，望速籌備，免臨時掣肘。惟各帥之意主守，以軍論之，趁此嚴寒，賊有株守之勢，各軍進攻較易為力，若待春暖，賊復熾張，防不勝防，故守不如戰之為得計也。總之，海城一日不復，遼即一日不安，諸望老弟共切時艰，贊成庶務。

初六日前李傅相允撥制錢六萬串，迄今一月，尚未運到。遼城市面萬分緊逼。自海城失後，防兵云集，外防雖固，內患堪虞，倘商鋪擁閉，大局不可問矣。電催胡臬軍，速運制錢，以保危局。

是日接依帥來信云：“查櫻桃園、鷄爪山、大磨嶺、中萬流河各處，均在大高嶺西南，是否有路可通嶺防後路。現又訪聞有蒲石河地方，最為要隘，是否添兵扼守即可無虞。刻下遼防，萬分喫緊。孫、呂及聶功亭所稱，名不相同。弟隊既分紮分水嶺、本溪湖，几去全軍之半，現實碍難籌撥。執事察敵至明，又熟諳地勢，究竟有無妨礙，及擇險可扼之

处，統希速复，是为至祷！”

初七日近聞辽海新交界于家子一帶，有土匪搶劫行車，即派把总王瑞岐带队前往剿撫。若土匪可以收服，亦令归队。璋募足数營，齐备軍械，即督队前进。已与依、长两帅妥商停当，两帅各攻海城，璋带队攻四面城，以断賊接【济】。惟屢催宋帅，一同夾击，复函詞多犹豫，实堪恨恨！

初八日帶團委員俞鳳翔稟稱：团总徐珍，連日在吉洞峪接仗获胜，賊頗畏却。拟請长、依两帅十日內攻打海城东、北两路，璋独往攻打四面城，纵或不能即复，亦足以挫其鋒。两帅今日已赴鞍山站察看进路矣。

电催李委員綱等，赶造抬枪号衣各件，以应急用。

初九日聞复州自前月初十日賊窜陷后，仍回金州。該处城东有团练二万余人，自相保卫，若得干員前往督率，正可乘此机会进攻复州，以杜北窜，而分賊勢。

民人黃万祿路过大高岭，被賊捉問赴辽大路。黃万祿放回后，即赴告防岭各營。可知賊之窺辽图沈，其意似决，速告各軍，严防勿懈。

初十日电耿統領：“刘福全一營，虽奉上宪拨归璋轄，但聞东路亦属紧要，当由弟处稟归麾下节制。貴營尙有枪否？匀借若干！”

十一日前蒙允募勇丁五千名，刻已先成三營，請宪台即发銀数万，以資购械放餉，勿迟为叩。

十二日依帥敵愾軍在海界湯岡子地方，与賊接仗。长帥部下丁春喜、明月川兩統領，相继攻剿，斃賊數十名，获馬數十匹，賊即敗归海城。各軍跟蹤进剿，长帥亦亲赴前敌。电裕軍帥知悉。

十三日电裕軍宪：駐貨郎沟之奉軍金、胡两營，所需糧食，前已代办接濟，今復來續領，究應由何处拔給，價值由何处領補，請示遵办。出示解散胁从，高声一稟，宪意如何？亦望速復。

十四日电裕軍宪：現在大兵云集，需錢甚多，虽令各商增开小帖攏用，以輔現錢之不足，然前所发制錢六十[千]串，年内仍不敷用，恳請再拨万串来辽，以顧全局。俟北洋解到，即可周轉，幸勿稍迟为叩。

又稟欽宪：恳借馬槍來福槍數百杆，速即轉发。

大高嶺團長謝進士來電云：賊仍據康家堡子各處，進士已在此住六、七日，督率團民防禦。嶺防各軍，分扎二十余處，萬難拔隊伍到四門子堵防。況賊又分隊進占，勢甚吃緊，前奉電諭，拔隊二營來守，何至今未到？軍民同深盼望！

十五日大高嶺孫、呂兩統領來電云：西北、東南兩路賊股，日逼康家堡，昨又分隊進占四百子。敵軍分防十數處，長百余里，空空無隊，再拔開往大磨嶺、韓家堡堵御。前電云拔兩營助兵，何尙未來，殊深盼切。請速拔派，以維全局。

西刻電余觀察濬：“頃接電諭，疑璋成營太速，恐有虛冒情弊，令為遣散等語。殊不知三營之外，又將招成三營。營哨各官，亦已選齊，因器械不足，未曾稟報，豈僅成此三營之為速耶。夫古人錄用人才，不拘資格，貴求實濟，全在平日虛心留意，庶不致臨時莫展一筹。前允添募成營，今忽令遣散，是失信于我矣。我不能失信于眾。三營兵是否精壯足數，帶兵官能否彈壓勝任，請轉稟軍憲，速派親信之員來遼點驗。如果有前弊，惟璋是問。第斯城右營，已開赴吉東峪，協團攻取四面城，倘軍憲定欲遣散，何敢不遵。惟長、依兩帥正在進攻之際，而遣散後路之兵，設有僨事，璋必不任其咎。現城內只有三營，若撤二營，城守亦空。況疊接呂、孫兩統領電，以賊勢日逼，囑璋拔兵助剿，璋無以應，請軍憲妥籌調拔，藉衛遼、沈。既不准璋添兵，勢難只身御寇。璋非不顧全大局，乃服官三十餘年，徒知愛民，不能獲信于上，殊堪愧情，惟有退位讓賢，決不恋棧自誤。速復，以便進省繳印，聽候參辦。一面電復呂、孫兩統領，自向裕帥請兵助防可也。”

十五日奉上諭：“遼陽州知州徐慶璋，督率民團萬余，誓與斯民共守，如果防守得力，着裕祿先行傳旨嘉獎，一面據實復奏。欽此。”聞命之下，惶悚莫深。

十六日電呂、孫兩統領：所謂之隊即金、胡兩營，已在貨郎溝駐防。敵處各營，現調往吉洞峪防剿，續募之營，裕帥來函中止，無隊可拔，請電告裕帥速籌。

余觀察復電：“事非負氣可辦，緩則疏通。況公已簡在帝心，有旨嘉獎，昨已行文。要知此事，濬亦煞費苦心，斷不向公賣好。公思讓位，

豈濬不欲避賢耶！公名滿朝廷，以視濬之謗書盈篋者，又何如耶！”

十七日聞十五日賊犯辽、海界梨树堡山岭，經鷹字右營程克昌管帶，團防魁福、沈宗漢，督率兵团击退。伤賊三十餘人，斃賊六名，賊酋一名，团哨王东槐生擒一名。团勇受伤七名，內三名較重，并解到夺获器械等件。当賞王东槐銀百两，給受伤团勇撫卹調养二百两。其出力勇丁，如何賞給，活賊应否解省，电請軍宪速示。

璋与长、依两帅及宋帅宮保正在約期分路进攻海城，忽来省电，有議和停战之說。果尔，亦令賊先退出境，而后可与議和。今效城下之盟，不特貽笑他国，抑且中賊奸計，是眞斷送辽阳矣。电問余道如何情形，飞速复示。

裕帅来电：“团勇杀賊立功甚慰，生擒之賊，应就地正法，无須解省，以免周折。出力勇丁，除哨总及受伤者已由尊处給賞，其余再賞銀四百两，連已賞之款，将来由省汇发。其次出力团长，仍希择尤稟候汇核奏獎。再，陈舫仙廉訪昨日到省，日內队伍六營即見开拔赴辽，不令进城。囑轉致尊处，代向城外覓定駐扎之处，并为廉訪于城內防备公館及存积軍火糧餉房屋一所。特此布达，先为料理是要。”

又接余道电云：“昔因津有議和停战之語，恐我国現值軍气方壯之时，此言一播，兵心解散。故請裕帅函致长、依两帅，令其察而不宣，仍当相机进剿。适封信时漏裝原电，故濬复电达长帅，公見电未見函，輒加以断送辽沈之罪。濬虽昏憤，亦何敢擅言停战，落人唾罵。請向长帅处索原函一閱，当可释然。”

十八日大高嶺孙、呂两統領电問：“海城賊股有何动静？长、依、宋三帅是否开仗？聞捉倭賊一名，如間有口供，祈示。并將海城进剿情形，立刻电知。敵軍現进队四門子，击康家堡子之賊。”

电稟李傳相：“前蒙允拨制錢数万串，近聞解到錦府，被該處轉运局截留，捏稟海城失守，辽阳慌乱。豈知海城虽失，辽阳有璋在一日，寸土不能让夷，至今市廛不惊，安堵如故。不但辽阳能保，即海城指日可复，凤、岫乘胜可取，諒此小醜，曷当大創。若給璋六十營兵，假以事权，餉足械精，即无各軍，限我半年，定当肅清奉境。如有虛妄，甘当軍令。目下如果議和，不特盟同城下，貽后世羞；恐各國紛紛效尤，我朝

从无安靖之日；而中堂适足为万世唾罵也。璋夙受知遇，何敢緘默不言。是否，祈裁夺。現錢仍請速发，以顧危局。”

十九日聞蓋平于十五日失守，宋帥救援不及，回駐高坎，拟與長、依兩帥及璋部進攻海城。

電呂、孫統領：“十五日城南梨樹堡子有倭賊二百余名突竄，經駐扎該處之城團迎擊，打傷倭賊三十餘名，斃賊七名，生擒一名，取供后即行正法，其供另函達。長、依兩帥，約同宋帥與敵部各營，定十八日丑刻，掩旗息鼓進仗。弟派四營在四面城協同城乡各團，暨委員執令督隊，約同日進取，兼截該逆歸路。大約今日定有捷音，容當報聞。東路之賊，全賴兩兄與聶總統進剿，以分賊勢。”

二十日昨日我軍在海城請陽台北與賊接仗，鎮東營擊斃倭賊數名，即搶尸而退。前駐貨郎沟之金、胡兩營，聶統領調赴鳳界龙头寨助剿。審馬集孫巡檢伟申稱，鳳屬團長王忠信等解到倭賊首級三顆，當賞銀壹百五十兩。又據探報：今日辰刻，在甘泉堡南岡上，見倭夷甚多。各統領尚在奮【力】爭戰，當有捷報。電軍憲：“璋自制辦槍械、砂鉛丸、旗幟、号衣各款，垫用甚多，若一一請領，不勝其煩，惟懇多發數萬金，以凭隨時給發，汇总詳報，決不至私毫肥已。”

長帥來信：“四更三点接到公牘備悉。定邊兩營，鎮東三營，及鎮東馬隊，均經調齊吉洞峪，會同各練長進規析木城。足征戎機神速，布置周密，佩甚！慰甚！現在蓋平不守，宋帥勢必力攻，賊股亦分其力。想岐嶺子非目下險要之外，又兼執事派城團錫練長扼扎，似可保無他慮。惟依帥各隊，在騰鼈堡一路進兵，敵軍由鞍山站、閔山子兩路而進，特以此間地面辽闊，尚嫌空虛，戴鴻均一營已調赴此路矣。”

裕帥來電：“我軍近逼海城，不見賊踪，恐有詭謀。乞密囑鎮東營并稟商長、依兩帥，加意確探嚴防，相机攻剿為要。”

天津轉運總辦胡云憲來電：“制錢二萬串，于十月二十九日交東征轉運局轉解，初不料延擋多日，到錦已在海城失守后，道報難解，業經錦局挪用。十四當再解三萬串至石三站，請執事派弁提用。諸多愧對，望鑒原。”

二十一日我軍在甘泉堡以南，連日接仗获胜，賊退入海城，不敢

入出。聞蓋平失而復得，殺賊二千余，一大快也。

又電余觀察：“連日雖獲勝仗，而賊退我軍亦退。璋部屢欲進剿，為各統領所尼。如此以往，海城何日可復？實深焦急。璋成六營，右營已調吉東峪，尙有五營，苦無軍械。若日內抬槍運到，當再撥中營往助，合攻海城。璋素短吏治，尙能用兵，前后陳營，將及兩月，各帥隊不欲求如我之營哨，恐不可多得。非自負，惟求軍宪速撥餉銀，以濟危局。虛糜請無慮事。”

裕帥来电：“团长王忠信解驗倭級，仍照前章給賞，具見核實無濫。至應需各款，並非疑尊處有所浮費，特以开支餉項，必須按照定章，始免部中挑剔。且京餉未到，庫中搜括已空，而應放之項甚多。客軍之在沈者，因餉不應時，又須通融撥借，故難放手給發。茲飭所司，勻撥萬金，乞即派人具領。并希將用過數目，隨時造報立案。”

大高嶺孫、呂兩統領来电：“干軍刻由四門子進至灣龍地時，與賊卡賊探接仗。海城各約戰日期已過，何至今尙未進剿，速示。”

二十二日奉旨：“徐慶璋着以知府遇缺請旨簡放，交軍機處存記。欽此。”聞命之下，無任悚惶，自顧何能，驟膺帝簡。殆叨天之福，沐祖宗之蔭，以得此耳。敢不竭智盡忠，以救時艱而報君國。

余觀察来电：“前奉旨嘉獎。裕帥復奏有‘任事實心，民情愛戴，辦理團練尤為得力’等語。再，尊處續招之營，再三苦磨，允將前電已成三營給餉。并飭所司先撥萬金。帥已電達。知我罪我，悉唯公命。”

二十三日聞長帥各統領與鎮東前營，由七里橋至三里橋，追勦賊踪，海城几可克復。詎知被三里橋伏賊，由牆內槍傷我軍十多名，陣亡七名，長帥令各營收兵，退駐湯二河一帶。

又接吉洞峪督隊俞委員鳳翔稟知：賊在析木城添兵運炮，防守綦嚴。現擬撥隊堵截炮東援道，俟海城得手，即當進剿以分賊。

二十四日接吉洞峪委員俞鳳翔、何厚忱等稟知：二十二日探悉，潘家大嶺、南馬峪兩處有賊。恐分犯韓家嶺，當即會商營官彭玉春、程克昌、馬振芳、高登科，把總齊玉祥暨團長徐珍等，帶隊分路布置，設計截擊。鏖戰數時，賊勢不支，紛逃窜，遂奪回潘家大嶺。惟該處三面皆通賊路，我軍兵單，万難駐扎。札飭回扎附近山口，以便相機進

攻。該委員、營官等，調度得宜，堪為慰藉。電催李委員綱，將領出鉛丸、銅帽、火繩，並准發兵餉一萬兩，速催小車運辽，以便發放。

又電余觀察：“此处有銅炮八尊，因开花子所剩無多。聞奉軍亦有此炮，諒开花子必多。乞查明如有兩磅开花子，拔借二千粒，望示復。”

二十五日各軍進攻海城，雖未獲即日克復，而該夷已無北窜之路。詎吉洞峪一帶，賊屢扑犯，意圖繞越。經俞委員鳳翔指拔各營，分路截击，練長徐珍亦督勇嚴防。賊因未能得志，遂有以八千金賄买吉洞峪之路一說。飭俞委員分諭各鄉屯，切弗受夷奸計，賊計如此，其勢劣力竭可知。現聞壽統領山，會同聶軍，並調東路團練万余，進攻鳳城，料此時鳳城之賊，無暇西顧，長、依兩帥及璋部各營團，攻海城西北，而南路尚少布置。倘宋帥能截斷南路援賊，則海城指日可復。聞宋帥刻已退駐田莊台，不知何意。請完台飛致宋帥，仍駐高坎或石橋子等處，俾賊有後顧之慮，我軍得手。前三里橋陣亡兵，各給銀兩撫卹家屬；受傷等亦分別給醫藥之資。先此電稟。

二十六日電余觀察：“遼以南文報，令璋拔送。查南路長、依兩帥處尚可，其餘附近營口等營，因海城未復，道路不通。每有文件，須擇膽大壯兵，改裝繞道而往，未免稍遲。設拔更難。特復，請妥辦，免悞”。

長帥來函云：“前三日得手書，謂進討弟宜在後督隊，足下愛我之切，情見乎詞，惟倭情詭譎異常，變幻叵測，若不身歷其境，就近指揮，恐遙度難以中穀。頃接來函云：念二日奪回潘家大嶺，附近賊已逃避。足征執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亦可知營團將士皆踊躍用命，敵愾同仇，無任忻慰。閔山忠子嘉孝廉昨向弟道及，有李商者，海城失守時，為賊所執，幸粗識文字，未即加害，且令為司書，今始尋間逸出。據云：二十二雙山一戰，倭兵死亡四百余名，竊窺其密裏私囊，意將回窜海城，糧已運析木城。其于雙山凿疊層設炮，然甚患宋、依兩帥及敵軍會同夾擊，有恐難生還故國之語。茲弟已函致壽山統領，懇其轉達宋帥，或取蓋邑，或顧海城，以分賊勢。敵軍仍會合鎮邊、敵愾、老湖諸軍，同時進擊，如能得手，賊必回窜析木城。尊處營團若相機攻取，彼必首尾不相顧矣。運用之妙，閔下高人一籌，尚祈指授營團，俾知心法，是為切盼”。

二十七日稟裕軍宪：“頃探二十四、五日，賊在白草溝、韓家大嶺，西盤嶺各處伏犯。經俞委員，馬、程等營官，督率各營兵团，分布迎擊，斃賊多名，陣斬賊酋一名，奪获賊印、槍刀、衣帽多件。我軍陣亡員弁張鴻恩一名。除照章賞給撫卹外，擬將出力各員弁，匯案稟請奏獎，以示鼓勵，先此稟聞。”

裕帥来电：“接總署電，奉旨：‘裕祿電奏悉，徐慶璋經理團練甚為得力，民情愛戴，深堪嘉尚。團民接仗出力，即着分別獎賞，以示鼓勵。欽此。’用特奉達。至來電言倭賊賄買吉洞峪之路，此事虛實，誠未可知，然亦切實防范。希閣下督飭各團練，一體嚴守，并曉以大義，勿為賊惑是要。”

大高嶺孫、呂兩統領電云：“康家堡賊隊漸添，西路賊股陸續增兵，內有穿我中國號衣者，分居陡嶺、長嶺、薛里站等處。旋又探悉，次林子、龍灣、顧家屯亦來倭兵若干。似此分路逼近，彼眾我寡，兼無炮位，誠恐不支。千乞調隊援助，合力并勦，不勝叩盼。”

二十八日電裕軍宪：“前因鎮東前營在七里橋接仗，孤軍无助，受傷太多，正派中營肖成恒，右營錫壽助勦。甫往前敵，嗣后營管帶馬振芳來稟：因連日擊斃倭賊甚多，詎該夷復來大股伏犯韓家嶺，雖為該營官奮勇擊退，但兵力太單，恐眾寡不敵。且值俞委員患嘔吐症甚劇，難以支持，請速添隊督截等情。查城內雖有四營，尙須留守，未便撥派。只得仍飛調中、右兩營，就近開赴韓家嶺，相机助勦，合此電稟。”

二十九日大高嶺孫、呂兩統領来电：囑添兵助防。璋在城僅留三營，余調攻海城及吉洞峪一帶，實無隊可拔。陳廉訪亦僅十營，現守安山站要路，未便分拔。況依帥因前敵兵單，又將東路撤調一營，東路更屬可慮，稟請軍宪速奪。

裕帥来电：“高營官等連日接仗獲勝，深堪嘉尚。望將各該營接仗情形，詳細具報，當先具奏，以便匯案請獎。再，依帥抽調壽山之軍，以攻海城，東路誠覺大空，而省城實無營可拔，敵與唐軍門會商，暫將歸其調遣之奉軍步隊兩營，拔令前往，一俟該營到日，乞即晤商，指令扼要駐扎，以顧門戶。惟兵力尚單，仍希傳諭附近團練，相助防守

为要。”

## 乙 未

### 正 月

初六日电裕軍帥：據馬管帶稟：初三日哨官喬全志、什長王福臣、团长暢永勝在梨寶沟與賊接仗，設計斃賊甚多，賊敗退。該哨等會同魁營官，督隊追殺十余里，日暮收隊回營。該弁等竟能以少擊眾，洵屬奮勇可嘉。惟吉洞峪練長徐珍，來辽面懸，該處糧食已盡，接濟數百石，以免潰散而資防禦，請示遵辦。裕帥復電：“吉洞峪口糧不繼，自應趕為接濟，以免渙散。遼城如果有糧可購，即由尊處趕買紅糧五百石解往，價由省撥。倘買不及，當由省運糧前往。”

初七日余觀察来电：“奉軍昨開兩營赴遼，系往分開兩嶺墳扎，以便依帥抽調壽統領之隊，歸入前敵。該處地最緊要，兩營尤嫌不足，到時祈費神指示，令其扼處嚴扎。至紅糧由省撥尙合算，明日即起運”。

初十日電余觀察：“昨接委員李綱來稟，璋所定洋抬槍，兵司概不让鐵鑪先行打造。璋拟即令各軍進攻海城，待槍甚急，請飭兵司先盡璋用，切勿遲悞。緣長、依兩帥所部各軍，意見微有不同，故數日未見進仗。璋當親赴前敵調處，同心合力進勦，方可恢復海城。餉銀并急速發。”

十一日在省造洋抬槍，無現銀不肯即發。電余觀察等撥銀千兩，交省委員李綱，以資給發，將來此銀由餉項扣留撥還。并祈轉稟軍完，多發抬槍、來福槍數百杆，以資御敵。

十二日裕帥来电：神機營所撥槍械，只抬槍、排槍兩項，并無來福槍。頭批運到抬槍，均已分撥無存，俟現赴山海关兼領二批槍械到省，如能勻撥，當再酌發。

十三日電劉帥坤一、吳撫帥大澂、魏方伯光稟：“倭賊犯順不及兩月，迭陷八城各海口。當海城失守，大兵未集，璋僅三營及民團極力堵勦。兩月以來，屢挫賊勢，获保危城。然日內不復海邑，東作將興，不

似冬天专心坚守。民团一散，辽东南吉洞峪等十三处要隘，均可直达辽、沈。虽有依、长两帅及陈臬司，兵力較单，恐顾战不能顾守。为今之計，惟恳大帅速拨劲旅，会同依、长、陈三軍，卑府各营，月內先攻复海城，以振軍威。且目下倭夷手足皆冻，病斃相继，正可乘机攻取，事半功倍。如月內不复海城，辽、沈不堪設想。璋即能借資民力，勢难阻其农工。想大帅公忠体国，必以奉天陵寢为重，万望兼程前进，半月內到，辽城可保。如逾期不来，此后勢穷力竭，璋一死不足惜，其如根本生灵何！冒昧瀝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十六日聞山东威海已失，北洋鉄甲全付东流。傅相調聶士成防守北塘，令陈臬宪湘軍同李道光久五营赴摩天岭，已經奏准。璋与依、长两帅陈臬宪商同尅日进攻海城，若湘軍調守岭防，則依、长两軍与璋部兵力太单，恐难得手。海城不复，辽、沈难安。且岭防遽易生手，恐未能周密，东路亦属可慮。况北塘道路紓远，莫如于山海关各軍中改調数营，而留聶軍門仍駐摩天岭，以資防守。留陈廉訪各营，令勦海城之賊。此举关系辽、沈安危，电軍宪速奏挽回成命。万一不能，則請奏調高鎮余虎恩、登鎮章高元等营，速接岭防后，再令聶軍起程。

十七日裕帅复电：“威海失守，局势又变，殊深焦灼。来电所論，誠切机宜。惟功亭一軍，屢奉严旨，飭催迅令开拔。頃聞津电，知宋帅曾已奏留未准，此間即使力陈，恐难收回成命。余鎮为峴帅所部，章鎮現隨宋帅，容即商請調拨，然慮緩不济【急】。現值事机紧迫，只可請唐軍門亲統所部出省，前往布置，較为妥速。”

电聶軍門：“頃聞大队已将开赴北塘，惟陈廉訪所帶各营，均在安山站，极速須四五日方能东去接防。务祈大魔暫留数日，俟湘軍到后，再行起节。所有該处应防地方若干，何处最要，祈詳細电示。陈廉訪拟一切照执事成法办理。乞即速复。”

十八日聞聶軍已拔队起程，陈臬宪尙未拔赴防所。日內岭防，仅恃孙、呂两軍，甚为可慮。前調奉軍张、吳两营，赴南分水岭与金、胡两营协同防勦。乃寿統領一軍，依帅已調回攻打海城。喜鵲岭、关门山均无兵守，賊若乘隙而北，辽、沈大可危矣。且陈軍拔赴【摩天】岭，安山站又慮空虛。就近苦无兵可調，电軍宪速請广东提督唐仁廉带队来

辽，先赴鞍山站补扎，为长、依两帅声援。

大高岭謝团长来电：聶軍刻已开拔，呂總統恐嶺防有失，帶队回顧，各團民如失慈父母，因关大局，未敢攀留。頃據探報，倭賊似聞信，調添大股千余，大炮七尊至雪农站，不久即分投窜犯。民團分守各口，虽极踊跃，奈无官軍，甚覺勢孤。且大甸、四門子等處，尤宜派重兵扼扎，方免抄后。萬分危急，宜速調大軍前往助勦。

十九日頃嶺團謝永恩告急，早料聶軍开拔，賊必添隊乘隙而攻。雖有孙、呂兩統領，恐難力扼，已面商陳臬赴防所。前赴南分水嶺之奉軍張、吳兩營，今移往喜鵲嶺一帶駐扎，惟壽統領以十營扼守之地，仅易兩營前往，恐難濟事。璋所部九營，除分布各處，城內僅留三營，此外无可拔。請與唐帥熟商妥布，以維全局。再，據電局探明，東路尚無別情。大高嶺電線系機器損壞之故，刻已通行。惟聶軍門拔隊，該處居民十分惊慌。昨日面商長、依兩帥，極欲奏留，能得宪台會銜，尤為妥洽，于全局亦大有裨益。務祈裁奪電示。

二十日裕帥復電：“三電具悉，聶軍調往關內，屢奉廷旨嚴催，宋、吳兩帥奏留，均未邀准。前曾電留聶軍門，俟陳廉訪到防接督。詎意已于十八日夜行，队伍聞由遼陽之東赴新民屯。自仍親與呂、孫、耿三統領會商一切，道出遼陽，期迎會陳廉訪，面告嶺防情形。現陳軍已陸續開拔，中途當可會晤。既謝永恩來電告急，即就近電明，拔隊速進鞍山站等處。陳軍雖移，而壽統領即到，營數多于湘軍，不必再行添隊。至關門山、喜鵲嶺之防，前派奉軍兩營原為填紮該處。并曾致依帥，仍留三營協同防守。不意依帥復將該營調去，奉軍又由尊處囑往南分水嶺，事皆悉在。現關門山等處不可空虛，只得仍令張、吳兩營前往。兵雖不多，近接果總統來咨，亦即率吉字馬步等趕程分紮，前后聲氣，似堪聯絡，不致過單。刻下唐軍門隊尚未到，惟有就現在兵力分布。此外如尚隘須派兵駐防者，即希見告，當設法商拔駐守，以顧全局。”

劉峴帥来电：前電已悉。吳清帥率魏、吳、劉二十營出關，與宋祝帥面籌進勦海城之策，執事盡可就近稟商機宜。此間別無勁旅可以應命。頃聶軍門來，詢知嶺防四、五日內似可無慮。陳臬昨已拔隊，亦可到防。惟大高嶺後路旁岔太多，論〔？〕營及奉軍共有十營，足敷防守。

或令奉軍四營，抬槍隊一營數[?]果。總統統歸陳軍調遣約束，如有扰民退逃，請其就近懲辦。即他軍不守營規者，見之必自生愧，未識究意以為如何？

再接劉欽帥①來電：吳清帥率魏、吳、劉二十營已抵田莊台駐紮。海城西南，既有吳帥大軍堵勦，西北一路，璋與長、依兩帥，極力圍攻，自此海城可望克復。

二十一日長、依兩帥與璋約二十二日攻打海城，飭吉東峪等營同日進攻四面城。并知張觀察、章丞亦定日帶團取寬甸界之長甸、香爐溝等。電約防嶺各軍，亦于明日分路進勦鳳城，以分賊勢。裕帥來電：聶軍門回顧畿疆，嚴旨催促，難以挽留各情，昨已電達在案。現聶部已于十八日拔，長、依兩帥雖為大局起見，留亦無及，乞轉達。

二十二日前調奉軍張、吳兩營，移往喜鵲嶺一帶駐防。今聞拔隊行至三家子地方，遭遇倭賊大隊突犯，該軍與金、胡兩營出隊迎擊，賊始敗退。查三家子距岫巖四十五里，賊欲在岫巖設立糧台，是以屢次突犯。張、吳兩營必難撤調，當與金、胡兩營加意嚴防，惟南分水嶺、喜鵲嶺兩處，亦屬緊要，電軍宪另拔勁旅，速赴防守。

大高嶺孫、呂兩統領來電：“敵处分扎十八、九處，周圍二百余里，至屢次與賊血戰之伍，皆系所挑奮勇與馬隊迎敵，余皆守嶺。茲聶功亭拔隊進關，陳廉訪尙未到防，而聶軍所紮之下馬塘、虎嶺子、齊家拐子各要隘，均須派兵填紮，方足以固根本，而無誤事機。已將奮勇隊撤紮此處，僅留馬隊在前探報。勦攻海城，聞之勃然興奮，恨無隊可以援助，惟盼陳廉訪之軍立到，戰守方資裕如。”

涂大令景濤來電：“陳舫軍移軍大高嶺，裕帥命濤隨營照料，聯絡奉軍，严密防守，遵于今日夜行。濤向唐帥借得地雷千個，雷兵百名，帮同設險。請轉稟軍憲，電謝唐帥，催其起運。”

二十三日昨長帥分東、西兩路，派隊與賊接仗。西路由五道河小山進占王霸山，距海城八里；東路由艾家堡前二台子攻打雙台子。各隊正在猛攻，忽聞周統領右腿受傷，幸不甚重，各軍亦有受傷數名。依

① 劉坤一。

帥亦同时由西北进兵。惟約宋帥所部徐、李两營夾攻，临时被宋帥調回高攷，不知何意？

再，吉东峪一帶，嶺路分歧，各兵团日夜防守，并无民房栖止。轉瞬春和，恐雨水連綿，防守不易，已趕办雨衣靴，請軍宪飭发帳棚等件，以备雨夜嶺防之用。

二十四日裕帥来电：三家子地方既甚緊要，吳、張两營應暫緩移調。其关门山防所，陳廉訪派涂穉衡大令隨同照料聯絡。奉軍今已到辽，明日前進。長、依两帥于二十二日丑刻合兵攻海城，已薄城下。敵部駐紮吉洞峪各軍，亦于 是日进攻析木城。倭賊首尾被制，或可漸冀殄灭。

二十五日开河伊邇。若不克復海、蓋，則營口腹背受敵，事更棘手。璋堅守辽陽，兩月有余，倭逆之竄犯辽境，此皆經兵团击退。前約同長帥、依帥合攻海城，仅得十[小]勝。璋部仍进攻析木城。惟海城不復，則析木城系通鳳、岫要道，為該逆所必爭，虽得亦難堅守。况轉瞬春和，民將東作，人心一散，大局可危。電吳、宋两帥，速派勁旅，分攻海、蓋是要。

聞二十三日俞委員鳳翔，在吉东峪督率馬胡營官等，分南、北进攻四面城。行至吉洞峪，遇倭卡三道，賊六十余名悉被击伤逃避。跟踪追勦，斃賊不少。已到城东桥头，距城內突出二千余賊，左右枪炮齐放，我軍奮勇攻击，賊人伤亡甚多，退守深濠，鏖战多时，賊人枪炮如雨，抵死不散。我軍陣亡數名，受傷數十名，馬營官被枪击透棉衣三层，皮肤受伤。胡營官乔丁各哨馬均击斃。适天大雪，火器不能用，該委員令各队按伍退扎。此番接仗，各營勇气百倍，海城虽不夺回，亦足以塞賊胆，洵屬異常奮勇。分電各帥，一面請軍宪核夺奏獎，以示鼓励。

二十六日喜鵲嶺一帶，知軍宪已派奉軍蔣、雷两營，于二十五日由沈拔队往扎。依、長两帥約吳清帥、徐鎮邦道、李道光久，定二十七日夾攻唐王、亮甲两山。依帥攻雙山、望寶山，長帥攻玉皇山，璋仍令俞委員督率馬營官等，亦于 是日进攻析木城，以牽賊勢。

電錦府轉運局周守冕：辽地大兵云集，需錢孔殷，再迟半月，直有

兵民交困之势。务恳閣下，垂念时艰，无论如何为难，速拨多車，令沈委員培安，将錢运辽，以济危局。

申刻裕帥来电：馬振芳等带队进攻，弁兵伤亡，殊堪憫惻。惟究鑿賊若干名，現在是否进扎析木城？抑在前处駐扎？如何获胜情形，望查明詳細示知，以凭具奏。所需帳棚，前尊处已留佟茂隆營內五十架，再設法匀拨三、四十架，因省城存者无多，已令赶造矣。

二十七日电复裕帥：昨奉電敬悉。正拟派員往查，适有自前敵來者。詢悉馬振芳、胡魁福、程克昌三營官，各率五成隊进攻析木城，先鑿設卡賊三處，共六十餘名。后来倭賊大队二千余，馬振芳等奮勇迎擊，槍斃賊二三百名，我軍【傷】三、四十名，陣亡十余名。賊退守深濠，拒死不出。馬振芳等仍进攻至析木城街口橋頭，馬振芳被槍落馬，幸傷不重。胡魁福等騎馬，均被槍斃。知有埋伏，當即拔伍退扎。現在俞委員鳳翔與馬振芳尙在陣[查]戰傷確數，俟呈報到日，再行稟聞。

劉欽帥坤一来电：將長、依兩帥與李道光久及尊處获胜大概，電督辦處，請其代奏，其詳細情形，自應由各該處另陳。倭焰就衰，執事勇建功業。

吳欽帥来电：頃接舫仙十九开拔赴嶺，已為代奏。道生、子揚熟悉倭情，轉囑務與舫仙合力堅守。弟約祝帥會攻海城，十日內軍威必震，海、蓋得手，即行分兵助公進戰。

周廉訪来电：宥電悉。具見調度得法，將士用命，刻下南北各軍齊覓[集]，尤望心齊力果，成此大功。錦州存錢，已囑有車即解。袁慰亭<sup>①</sup>月初來石接辦運務。

二十八日前向陳臬完借劈山炮二尊并子母彈，今因攻析木城，炮子用罄，故向陳軍借發數百粒，以應急需。頃接金、胡兩營官急電：賊約三千余，由吉東峪、三家子、沙坎分三路來攻，眾寡不敵，乞添兵接應。璋部正攻析木城，無隊可拔，仍令張、吳兩營折回三家子，會同金、胡二軍，合力兜勦，並速催蔣、雷兩軍馳防喜鵲嶺一帶。飛電陳臬完，就近速分勁旅前往接應。一面又飛札鳳界小湯沟七牌團長吳殿元，辽

① 袁世凱字慰亭。

界团长徐国栋、孔庆麟等，各率团勇数千名，力助官軍堵勦，以固岭防。

寅刻周太守来电：公为辽东保障，况事关大局，承囑自当竭力，惟目下实在应接不暇，为沈君所目击。月初必当报命，如有捷音，隨示为盼。

二十九日前賊由三家子等处，分三路夹攻，势必救援析木城、海城而来。惟析木城为賊必爭之路，璋部在彼，兵力較单，众寡悬殊，电吳、宋两帥分队助勦，以遏賊援。

前敌連日接仗，因遇雪大抬枪不能用，必須洋抬枪方可。电余觀察，无论何处有造出洋抬枪，匀拨数百杆，以济要用。

頃聞鳳城賊股分扰析木城，其大队已顾西路，鳳城必不多。电請陳臬宪、孙、呂两統領，率同謝進士，分路进攻鳳城，或可恢复。

裕軍宪来电：“昨晨接涂令电，知張、吳两營因尙未接尊處电知，先已开拔，过甜水站涂令留住。祈迅速轉飭張、吳两營官，遵照前电，迅即回三家子，协同金、胡两軍，合力严防，无稍迟悞。”

大高嶺陳廉訪来电：“貴軍攻析木城，海城派賊來接，自在意中。商家堡、三家子一帶，有張、吳等營由甜水站回顧，似可放心。惟昨接呂、孙探報，薛里站東門拉子又添賊股，并分扰車道嶺，四門子等處吃緊請援。弟僅得四營駐甜水站，如三家子實系吃緊，亦只好分兩營策應四門子，兩營策應高家堡，皆暫局也。但道路均在百里以外，即展翅飛越，亦須兩天會集。請飭在防各軍，竭力助守，以固南路之防。鄙意攻析木城，其後著也，未知高見何如？劈山炮子，已電飭軍裝局許游擊照發一百粒。電未畢，又奉調進勦鳳城，派營赴三家子之信即罷。候與呂、孙、謝諸君商定，即當請旨辦理。”

呂、孙两統領来电：“本當遵囑挑隊攻襲鳳城，詎倭奴調集大股，由沙子岡、康家堡分道進犯。團練前往迎擊，未能抵禦，相繼潰敗。幸敵軍馬隊從斜路橫判〔？〕，取兩賊顛，血戰逾時，賊方退走，但大股已近逼四門子。弟等連夜帶隊，飛往堵御，并速商陳廉訪，設法進勦，誠分吃緊。頃金、胡兩公來函求救，云渠處賊已添隊兩三千，如無兵往為万助，恐難支持。三家子尤關辽、沈大局，請飛速設法調他隊往援。”

電裕軍宪：張、吳两營官以宪復電稍迟，未奉行知，先接營務處严

飭，因而即日开拔。經璋两次文函追，至二十七尙[未?]回防，而事机相左，殊深躁急。現又飞函追張、吳兩君，迅速回防，以免疎虞。

三十日電裕軍宪：“前奉札飭拔旗倉小米以濟民團食用。遵即轉飭謝進士酌核數目，迅來拉運。現據塔嶺子練長王德恩等呈稱，該處與吉東峪、三家子、分水嶺等地方毆連，自去冬迄今，皆隨官軍防堵。今因糧盡乏食，亦請接濟等情。可否拔給小米一百八十石，以資民食而免潰散，乞速電示。”

余觀察来电：“神機營所拔抬槍雖到，亦系需用火繩，省中現無洋機抬槍。濬在吉林所造者須三月下旬方能發運，前敵用急，徒喚奈何！”

## 二 月

初一日接大高嶺孫、呂兩統領電。知三家子地方被賊占住，金、胡兩營退守南分水嶺。

電催軍宪，速發餉銀捌萬兩，并請早發二月之餉，因璋處悉索已罄，若有要需，恐多貽誤。

陳廉訪来电：“雪里站賊添數千有之。第二十九三更來信，語賊猖獗，已占四門子、灣壠地，將攻磨子嶺、大小高嶺，直犯遼、沈。弟當夜由甜水站派三營策應。但相距太遠，勢恐不及，且偏裨之將，只此十營，實難分布。愚見若由弟處請添兵，各帥必疑我竊權，然不添得力之兵，難資穩固。能由閣下電稟劉、吳兩帥，拔得力湘軍十營，來此防勦，似較有把握，商之何如？”

初二日頃金、胡兩營官暨團練報：三家子、高家堡地方，均被賊占。查三家子西通海城，東通鳳凰，南通岫巖，北通遼，四路冲要，必須收回，方可進攻析木城，以絕海城援賊。特面諭該團練是夜回防，如能將三家子收回，賞給糧二百石，東錢四千串，以為鼓勵。飛電大高嶺陳宪，孫、呂兩統領，謝永恩團長，速拔兵团，督同金、吳、胡、張四營，前往南分水嶺等處，合力堵勦，防賊北窜，并顧大高嶺后路。又電稟軍宪暨唐軍門、劉、吳、宋各帥，添營助勦。

大高嶺来电：“查南分水嶺大路直通亮甲山、河欄溝等處，若無重

兵扼守，万一窜入海城，未免辽城先危。可否稟商依帥緩攻西面，即移扎南分水嶺，可攻可守。攻則夾擊海城，阻賊股援兵之道；守則扼守遼、沈，並顧嶺防後路之虞。况海城西南有宋、吳兩帥，西北則長帥及執事所統鎮東各營。若兵聚一处，而空隙未填，大局似可慮。”

呂、孫兩統領来电：“前懸賞派馬隊分三路夜襲賊巢，廷抄兩夜，賊仍退踞東明拉子、薛里站，更須加意嚴防。三家子吃緊，弟已再四電稟各帥添兵。敵部與陳隊均扼扎要隘，萬无可拔，已諄囑謝進士趕速調團防守。似此重地，千乞飛調大軍，嚴為堵御，事關大局，勿勿遲緩。”

初三日裕帥来电：“三家子既失，南分水嶺防務較緊，自應添兵助守。現已商請唐軍門派隊携炮前往。惟到恐需時，尊處能移緩就急，再添抽队伍，暫往扼守，更为穩固。否則就近稟商長、依兩帥，請其酌拔數營堵勦，乞即酌辦。金、胡退守嶺北，殊屬畏怯，已嚴飭折回。并望將電馳達該營官等為要。”

前敵委員俞鳳翔飛報，在南盤嶺與胡營官魁福，擊退倭賊。惟興隆沟已被賊占，高營官登科潛逃，團練潰散等情。興隆沟既失，吉峒峪難保，而隆昌州為最要之地，即調回協政[攻？]，海鎮東前營齊玉春，中營王良臣赴隆昌州嚴防，添拔守城鷹字后營吳秉興，前往助守。又另派隊守土門子各要隘。查興隆沟、吉峒峪為遼、沈要口。未失之先，別處隘口應守者甚多，璋僅以六營兵分布各隘，左支右絀，布置難周。今要口已失，窜沈歧路孔多，前稟軍宪，多練數營，亦為兵少隘多，不敷調拔，乃奉批不准。有守兵無戰[兵]，一遇大敵，兵力不支，致有今日之失，惜哉！聞遼、鳳、岫各團，甚為得力，有收回三家子之信。

裕帥来电：“吉峒峪一帶，又形吃緊，尊處現派三營前往援應，甚妥。即祈督飭各營，力加扼守。高登科如果先行退避，即請將情形電示，以凭參懲，並即由尊處選派營官更換。三家子援兵，早已電請陳廉訪派營携炮前往。商之唐軍門，以該軍在省僅止三營，現無槍械，未允拔往，仍囑轉商陳廉訪。而陳尙無回電，殊深焦急。日前接宋帥電，吳帥本有調李健齋軍赴東路協同防勦之語。今已由急電催請，請李軍星夜來遼援應，未知能照辦否？尊處仍當激励各營及鄉團人等，併力固守，毋稍疎失。”

刘峴帅来电：“謝团练会同金、胡两營，击退倭寇，保全要隘，深堪嘉尚。即祈查明出力人員，先由敵处酌賞功牌花銀，再候汇案奏獎。至倭窜三家子，亦当自顾后路，未必敢于深入，以前后均有重兵也。一切調度，即請尊处就近与裕、长、依諸公商酌。瞬屆开冻，关津处处宜防。現在警报頻仍，迭奉电旨，严切布置，已难周密，安能远顾沈、辽。千里赴援，鞭长不及，高明諒之。”

初四日兴隆沟、吉洞峪失守，前敌各營，必多畏怯。特派俞委員凤翔持令堵截，飭各回扎隆昌州，有不遵者，即正軍法。定边后營官高登科，在兴隆沟遇賊即退，电請改派記名总兵邓行先前往接管，以資得力。长帅亦派兵三營，赴南分水岭南头助勦。

稟催軍宪，速拨各營餉需，并飞电錦州沈委員培安，速解現錢來辽。以倭賊日逼，大兵云集，現錢奇缺故也。

裕帅来电：“吉洞峪、兴隆沟为賊所扰。昨电請刘帅，速調李健齋一軍开赴东路，未有回电。仍望閣下就現有兵力，并激励乡团，严密堵御，毋令窜越。至步不如馬，因〔固〕屬实情。惟仓卒召募，馬匹能否不致以疲瘦充数，枪械尤为难爭，省庫所存者，半多朽坏。尊处如欲添兵，亦只可再募三哨，足成一營，乞妥酌辦理。”

初五日前調鎮东中營王良臣，速往八盘岭援防，乃队未到齐，仓卒会同馬振芳与賊接仗。哨官刘长胜、李长馨陣亡，伤兵多名，賊亦伤亡无数。王良臣、馬振芳、吳东新、齐玉春四營，均由七岭子进攻，分队埋伏大小牛儿岭，酣战一昼夜，斃賊甚众，并斃賊酋一名，敗退十余里，窜回海城。

电軍宪：“倭賊已至八盘岭，距辽六十余里，危急万分。迭向长、依两帅告急，刻得复电，已派寿統領全軍來援。明日如到，事尚可为。沙都护部下常、貴两營，过辽暫为截留，以壯声援。”

飞电各帅：“賊勢蔓延，辽城危在旦夕，救援之师，未聞一至。璋死不足惜，其如辽、沈何！”哀恳各帅顾念根本重地，迅速援辽。一面召集商民，告以及早迁逃；而商民意以璋在，不忍他徙，昼則互市如常，夜則上城助守。璋虽爱民，何幸得民之深如是也。

陈廉訪来电：“辽城本有鎮东数營，亦可堅守三、四日。”峴帅来

电已請長、依兩帥回顧遼陽，相距不遠，當能速捷。且令李光久來助此間之防，會同一路。弟有數營隊已赴湯河沿，如長、依回顧，弟即率隊由望寶台出力合勦。”

初六日裕帥来电：“南分水嶺既經長帥派營助守，陳廉訪昨又拔隊前往，此路暫可無慮。惟八盤嶺距隆昌州遠近若干？該處有無險要可扼？務飭派各營實力堵御，勿再疏失。至閣下職司守土，現值時事多艱，自應激励兵民，同心守御。出示散民，督隊出戰，尙須熟籌。在知之者，謂閣下一腔孤憤，誓不與賊俱生；不知者，反以惧干城守之咎，借詞出避，致累聲名，尙望三思，勿過激切。”

峴帥来电：“清帥與長、依兩帥銳意攻海城，而不顧根本，殊不可解。坤飛速電催派援，並即電奏請旨。尙祈固守待救，以維大局。鷹字前營程克昌帶兵不力，另派馬隊哨官齊玉祥，就近接管，严扼隆昌州地方。一面飭鄧行先速接高登科管帶後，率隊移駐鷄王屯，與該處薛練長昌福，協同扼守。”

余觀察来电：“遼事日急，省中非敢膜視，特以存兵不及千人，余屬旗隊，无可分拔，異常焦憤。公威惠素孚，商民依恋，或可保守。接峴帥電，已允拔李光久一軍東援，而清帥尼之。昨依帥電奏，以接公函告，知興隆溝失守，遼陽危在旦夕，親率所部，並帶李光久、徐邦道兩軍回援，尙能有濟。鎮東各營，現扎何處？乞先調集料理城守，勿自餒。散民之說，尤不可行。”

軍憲電諭：“遼陽吃緊，隘口太多，兵不敷防，不如調集各營，暫固城守，以待外援。”噫！璋亦知兵分則力薄，兵合則力厚。第前守興隆溝，今必守七嶺子等處者，防賊北竄。若專守遼城，則一片平坦，毫無阻隔，賊必繞遼犯沈。沈如不保，遼豈能獨存，故分守各隘，為遼計實為沈計耳。

前稟軍憲多練數營，正慮前敵之兵不足恃，遼境隘口紛錯不齊，若一处不守，賊必乘隙而進，即征調各營回援，而各隘相繼以失，欲守孤城，其可得乎！惜乎！璋早慮及此，而軍憲之不我准也。時勢艱難，軍情變幻，璋惟守與城存亡之義，以報答于君王已耳。

電進齋五哥：“自去冬迄今，遼邑東、西、南各城相繼失陷，寇氛逼

近。弟激励兵、团，屡挫贼势。曾言贼到春暖，其势必张；东作将兴，民心难固。請各帅正月內力攻海城，以图克复，庶辽、沈无虑。若迟至春仲，恐难得手。不幸而我言获中，今贼由南路分窜，要隘十四处，绵亘百余里，东堵西御，煞费苦心。二月間，兴隆沟失守，农事几至潰散。而該处之定边营，兵又不满一千，守御不力，被贼窜过。平坦一片，处处可通，自此辽城危在旦夕。虽函請长、依两帅回援，軍尙未到，成敗又未可知。倘或邀天之福，轉危为安，则兄弟尙得相見；否則此电即为永訣之詞。为国尽忠，亦臣子分内事。特不获乎上，遇事掣肘，未能展我所为，此实死不瞑目者也。”

初七日前調鎮东各營均往七岭子駐守。今贼果来扑犯，我軍接仗，各有伤亡，贼退駐石桥子。把总齐玉祥帶馬队三四十名，在隆昌州与贼相持不退，頗称勇敢。聞贼大股已窜安山站，而沙河一带兵单可慮。即与长、依两帅商同守御。依帅派寿統領山拔队与璋軍同扎潘家炉，距辽南三十五里。惟請长帅派守沙河，尙在犹豫。但不即日往守，必为贼占，而潘家炉駐扎之兵，亦防贼来抄襲，事在旦夕，焦灼实深。

电余觀察：“长、依两帅昨夜撤回，并无留队。西防殊欠斟酌，幸贼未跟踪而至，否則不堪設想。今日贼已至安山站，璋力請依帅派队与璋軍同扎潘家炉，已經允从。及請长帅派兵守沙河，竟不首肯。两帅意見不合，甚为焦灼。現稟請吳帥派队来援，尙可救急。若又迟悞，辽、沈虽有长、依两帅，照此情形，恐难必保全。乞即稟明軍宪，預为防范。”

初八日前因吉洞峪失守，恐各处团练不齐，当派愈委員、厖练长等前往各处劝諭，仍复团集。初六日行至龙期寨等处，探知有贼盘踞。該委員即約会辽、凤、岫三界之练长鍾进学、周郁文、韓文祥、袁德山、黃正紳等，各尊[率]团练，奋勇直前，击退倭人，夺回三家子，生擒贼十二名，伤斃五名，夺获馬衣帽多件。其七通碑黃练长正紳，又飭擒倭贼一名，一併解送到州，即賞各练长銀千两，以示鼓励，电裕帅知之。电大高岭陈廉訪，就近轉飭奉軍金、胡、张、吳四營，速移三家子会同該处团练扼守。

又密电刘峴帅：依軍忠勇敢战，嫌兵太单，速令李道光久，徐鎮邦道来辽，商同会攻海城，以期克复。

初九日接进齋五哥来电：“电悉。弟軍苦守情形，閱之痛心。峴帥已飞电吳清帥派兵往援。又电奏，請严旨督催。并电依、长两帅回顾根本，或能轉危为安。如竟不能，弟可率队冲出，隨依、长大營業苦守半年，血战多次，已可問心无愧，不必拘定城亡与亡之义也。”

裕帅来电：“龙期寨等处团练夺回三家子，实属奋勇可嘉。尊处賞銀千两，甚是。特来电，总冊报由省筹拨，現已电陈督办軍務處轉奏。三家子一帶，已电商陈廉訪就近拨兵駐守，將金、胡、張、吳四營，亦請歸陳廉訪节制調遣。茲致該營官等一電，即专馬速送为要。至所获倭賊，即由尊处提訊正法，无庸解省，以免中途疏虞。”

电余觀察：“聞安山站倭賊修造炮台，賊尙不多。璋屢請長帥派隊往击，竟不我允。沙河之队，三次往說，更余始允拔七營前往，然恐仍難堵御。依帥之兵，虽多勇敢，與長帥說明，力顧東南，不能兼顾西北。經璋迭懸，今亦派去三營，并派壽統領入山進剿。說明克復吉東峪，仍須璋派隊往守，兵力不足，甚難分布。璋因兩帥意見不合，竭力調停，終未釋然，奈何！連日與長、依兩帥，三面籌商，煞費經營，始得停妥。言定長帥顧西北一路，自遼城至沙河一帶，守三堡、劉二堡等處，派隊駐扎；并依帥添派三營，一同守助。依帥顧東南一路，在七嶺子之北，調軍台、潘家爐、魏家堡、櫻桃園等處，派隊駐扎；添璋鎮東各營，一同助守。依帥另派壽統領入山迎剿，以冀克復吉東峪等處要口。璋隊駐潘家爐、七嶺子等處，以為復〔聲？〕援，當電大高嶺陳廉訪知之。俟有進剿日期，再約會攻。”

初十日电各大帥：“鷹字中營哨長稟稱，帶兵三名，改装往探。興隆沟、隆昌州兩處，倭人設立糧台，頭大隊往鴨王屯、騰鰲堡調遣。又探花園等處，有倭賊數名，居住民房。該哨長潛約鄉團，擒獲七名解州，當賞鄉團銀二百兩。前獲倭賊，暫留一名，余六名正法。聞防嶺湘軍，在老軍堂地方開仗，電稟裕帥，多發餉銀，實以前敵急需，不能稍緩。璋向商号借用已二萬有余，今實无可再墊，不勝盼禱！”

电大高嶺陳臬宪：“頃接長帥來函，知麾下奉旨與長、依兩帥援辽。惟南分水嶺、河欄沟、湯河沿為大高嶺后身，該處甚屬緊要，若無勁旅堵御，既可抄后，亦能竄辽，顧西失東，恐非善計。想麾下成算在

胸，必有万全之策以处之也。”

余观察来电：“吉峒峪依帅派寿往攻，定能得手。惟认攻而不认守，殊費蓋筹。濬处又爱莫能助，究系作何布置，乞筹策。”

十一日聞湘軍魏中丞光齋、李道光久等軍与賊接仗，連日获胜。初八日被大股冲动，竟致失利。牛庄失守，大軍已南退，不知駐于何处。湘軍素称劲旅，竟有此失，軍務如此，不堪設想。電請軍宪，預為筹备。

裕軍宪来电：“尊处需款，亟宜拨发。惟部餉未到，省城竭蹶万分，勉凑銀一万两，即派人領回应用。至擊获倭賊，即在辽地正法，无庸解省。嗣后擊获倭賊照办，以快人心，一面報明。如訊明供詞，即录送备案。至電請賞乡团及弁兵人等銀二百两，以示鼓励，甚好。汇总再報。”

十二日前長帥允駐沙河，今日始拨隊往扎。聞大股俱往牛庄奔窜，安山站已无賊踪，若得重兵駐防，亦足固辽、沈門戶。陳臬宪向東路柳子林一帶進兵，追抄賊后。依帥部下壽統領率隊暨璋鎮東各營迎堵賊前，則隆昌州、吉峒峪等隘口，不難奪回。惟嫌兵單口多，不敷調防為慮。聞李傅相奉命赴日本議和。

呂、孫兩統領来电：“牛庄失守，魏、李南退，不知牛庄距營口遠近，宋帥現在何處，大局能否擰持，魏、李之營伍軍裝是否整齐成軍？弟等與兄苦心孤詣，防守數月，時勢如此，奈何！奈何！千乞飛示。”

劉峴帥来电：“諸軍回援，數日無警，克保無虞，欣慰之至！近日是何情形？到辽現有几軍？倭寇多少遠近？即祈電示大略。”

電孫、呂統領：“牛庄雖失，宋退營口，吳退田庄台，魏、李尙能整軍。牛庄距營口九十里，營口距田庄台四十里。遼陽境內倭賊，被陳廉訪之軍追剿賊后，敵軍與壽軍迎堵賊前，聞賊遁回海城、牛庄一帶，即安山站亦無賊踪。此处如長帥能派重兵駐守，遼境賊踪全無，可稱完善。該處距遼、海均六十里，賊踪來去無常，甚為可慮。惟聞李傅相已出都赴日本議和，弟與兄等尤宜竭力嚴防，以固根本。即使議和，根本猶存，該夷無多要挾，亦可稍伸忠忿。此電請由局鈔送陳廉訪一閱為懇。”

十三日電劉欽帥：“長、依兩帥均到遼城。長帥駐口城十五里首

山堡一帶，依軍駐城南三十余里潘家爐一帶。探得前竄興隆溝之賊數千，旋又西去，吉洞峪一帶賊不甚多，城南五十余里之石橋，賊尙不少。現聞牛庄失守，陳臬憲拟由東路柳林子地方進兵，追抄賊后。依帥部下壽軍暨卑部鎮東各營，迎堵賊前。惜安山站長帥無重兵駐扎，恐該賊由此路扑犯，殊為可慮。”

電裕軍憲：“頃准奉軍統領金得鳳等移稱：初九日派兵出探，行至三家子，協同該處會首韓天祥等，擒獲倭賊一名。當經賞銀三十兩。除將倭賊嚴押訊明懲辦外，合先電稟。再南路等處之賊，陳廉訪拟派隊抄其后，依帥之軍與璋鎮東各營攻其前，恢復不至太難。所難者嶺口十余處，非有勁旅十數營不能分守。現在該處團練已散，即使復聚，時屆春耕，亦不能如前之得力。安山站雖無賊踪，然必重兵防守，方可扼其北竄。請之長帥數次，終未派隊。尙乞憲台电商長帥，拔隊速往，以固遼、沈。致電時勿言璋意也，是為切禱！”

劉峴帥来电：“唐[庚]電悉。遼城暫可無慮為慰。李道等有牛庄之挫，尙須整頓。惟依、長各帥，先后赴遼。祝帥亦移師此間。奉防唐帮辦各營，又次第出關，兵力漸厚。目前以保遼、沈為主，攻海城之事，當從緩議，免蹈前此復轍。”

裕軍憲来电：“安山站現無賊踪，自應拔隊駐守。長帥之隊，既經開赴沙河，已專电商，請再行進扎數十里，以杜賊回竄。吉洞峪取易守難，誠為至論。惟省城現既無可派之隊，而再請長、依兩帥拔兵，亦恐勢有不能。且即勉力，又拔征兵改為防兵，株守亦成板局，再有調動，難期速捷。若再另行添募，不特一時難成此多營，即招集烏合之眾，徒有其名，亦屬無濟于事。刻下吉東峪團練雖散，而附近團練當有能殺賊立功者。近時謝永恩等本有請籌拔練丁，編營隨防之稟。究竟此項團練不必言戰，若恃以防守能否編列得力之人，練成數營，以輔兵力之不足。尊處辦過有案，尙望體察情形，籌議示復。此外如別有良策，亦望一并示之。再，牛庄初八日失守，營口初十日失守。”

袁觀察來函：“宋帥現拟率師北顧，並援遼陽，日內計可拔隊，望尊處探明示知”。

十四日電軍憲：“宋帥奉命東征，朝野仰望，依若長城。詎知抵奉

后，統帶百营雄师，不能当万余倭寇，一敗即退，退輒数百里。当兴隆沟等处失守，璋以五营之兵，拒万余之贼，支持数日，援兵始来，若亦尤而效之，今日岂仅无辽阳已乎！目下营口、牛庄皆失，路通辽、沈，防不胜防，宋帅如果率师援辽，可請其駐小北河、刘二堡等处。既可堵窜沈路，亦可护辽。至鞍山站、小北河、鷹鰲堡一带，仍須請長、依兩帥派队駐守。然可通之路尚多，亦不过數衍數日而已。倘能催請吳、魏、李三軍保辽城，轉危為安，亦未可定。時勢如此，曷勝浩嘆。窃思倭賊，自渡江內犯以來，战胜攻克，逆焰日張。以中國之全力，不能制蕞爾之島夷，聞者疚心，言者疾首。推原其故，非其士卒之果強，甲兵之果利，蓋勢之所值，有迫于不得已者。倭人法令素苛，稍有退縮，概行誅殺。迨逃至中土，服飾詭異，言語鈞韁，一為我擒，又難倖免。是預絕其求生之路，而堅其必死之心。此所以一夫拚命，万人莫敵也。然乐生惡死，人有同情，前當冰雪載途，倭人手足敵瘃，不耐严寒，聞有相率投環者，有泣向乡民求救者，但苦其情之莫达耳。管蠡之見，欲克強虜，莫若散其軍心，惟有將擒获倭賊，赦其死罪，使之招降，未始非散敵之意，電請軍宪，酌示遵行。”

十五日牛庄、营口相继失守，聞营口道厅及各委員均避田庄台，其商民因有英人保险，尙无騷擾。惟营口既失，辽、沈可慮，非多拨防兵，各隘严守不可。辽地雖有依、長兩帥之兵，而長帥落落難合，別有意見。依帥勇于任戰，兵力尙單。電請各宪帥速拔勁旅，以為分布。

十六日劉峴帥来电：“該弁兵約會團練，收回三家子，且隨在捉生斬級，使倭寇畏憚惊疑，亦是御敵之一法。執事胆略過人，且不惜重賞以鼓勵之，是以人皆用命。三家子應派何營經守，所獲之賊應否解省，想壽帥自有卓裁。依、長現抵何處？唐帮办曾否分兵前來？祈電示。”

余觀察来电：“賊勢西趨，辽圍當可漸松，惟小北河一帶，太覺空虛，賊如乘隙竄犯省西，則辽、沈均在圍中，運道閉塞，大局更危。督帥避擁兵自衛之嫌，有隊无不遣發，致事機緊迫，身旁無一兵可拔。欲調別帥之兵，而權不我屬，仰求于人，諸多掣肘，又不敢開罪諸帥。受中旨以相要，勢將坐困，言之可悲。長帥沙河隊已去否？乞復。”

十七日兴隆沟、吉东峪一帶，經陳臬宪派队由老君堂抄越贼后，

璋与寿統領各營迎擊賊前，已將其地收回。惟該處被賊蹂躪更甚，民團不多，糧食又盡，當設法接濟。派員再集團練，并拔防營，以資扼守。謝永恩稱大高嶺一帶團練不少，挑選精壯三營，酌給餉械，可成勁旅。當稟軍憲，如能允准，即將此三營扼守小北河。璋與依帥各抽數營，作為游擊，在前敵輪流接應，自然守御更妥。

屢稟軍憲，多練數營，未蒙批准。今賊勢逼緊，處處宜防，軍憲始愁無兵可調。然添募數營，以資調防，雖曰已遲，而亡羊補牢，猶屬可為。惟速籌餉械，較為難耳。

十八日聞田庄台又失，宋、吳各軍均退石山站、田庄台一帶，電局撤去。昨營口人來，知倭首在太古洋行說：遼陽州官防備甚嚴，百姓用命，一時不能攻克，候到關上，斷其後路，遼陽不待攻矣。雖系传言，實為絕計，可危之至！

前電軍憲：大高嶺團練尙多，挑選三營，藉以分布，今已批准，給發一半餉械。一面飭謝永恩速挑成軍，仍令分防四門子、吉東峪一帶守助。

鳳界下巴會寨鄉民呂太等声称：有倭賊三名，在伊屯內騷擾，被該民人擊斃，割首級三顆，來遼呈驗。與團民奮勇殺賊者有間，當賞銀三十兩，以示區別。

孫、呂兩統領來電：“宋、吳兩帥，現扎何處？新民屯系此間各軍糧道，似須添重兵扼御，未知各大帥如何布置，殊深懸切。”

電石山站袁道：“頃聞田庄台已被宋帥收回。李傅相于十二日由天津啟節赴香港議和，確否？祈電復。吉東峪等處，已為陳廉訪、依帥所部壽統領及璋所部各營，前后夾擊，均經克復，遼境幸無倭賊。惟西路安山站一帶，無兵扼守，現擬整頓團練，復派六營往守。其南路吉東峪等處，恐守亦無益，殊為可慮。”

十九日裕帥來電：“團練亦〔只〕能防守本鄉，若令遠出，恐遷地弗良。劉福全現守連山關，該處防兵，數本無多，抽調尤非所宜。小北河等處，已電請長、依兩帥，拔隊往扎。等處速商〔此句似有脫誤〕，彭現有馬步十二營，似不必專作游擊，能拔數營助守更妙。至吉東峪等處，謝團雖認分守，惟地段太多，恐難周顧。且以團改營，專由謝〔似有

脫韁]其營哨各官，能否得力，殊不可知。鄙見莫若就此精壯千五百人內，由尊處督謝精选千人，成為兩營，其餘五百人，可挑補高登科潰勇散營。營哨各官，仍由閣下親加选定，即編入鎮東軍內。則鎮東連高、彭兩營，共湊足馬步十四營，自成一軍，當可數供指揮。器械省中可勉拔抬槍二百杆，余實無從設法。究竟如何辦理，乞即妥籌示復。吉東峪等處，照常團練，需用口糧，當由官為接濟，多少并希核示。鳳界鄉民，殺賊請賞，照議辦理。”

二十日十四日田庄台失守，宋、吳兩帥退至石山站，李道湘軍只剩二百余，張統領淮軍傷亡亦復不少；倭兵死者約二千余名。刻聞倭賊有“休息數日再攻遼沈”之信。璋與長、依兩帥及各統領會議戰守之策，各統領皆不肯言。璋議目下軍情，當以守為戰，而守必須堵要道。安山站、騰鰲堡、劉二堡、小北河四處，每派九營駐扎，再派八營馬隊往來接應，兵勢雖分，均在十里、五里之遙，仍能聯絡一氣。南路吉東峪等處，由璋派隊駐守，東路請陳廉訪防禦。似此举办，稍有把握。各統領皆以為然，而長、依兩帥，未能許可。依帥擬派馬隊四營，游弋騰鰲堡、安山站兩處；長帥擬派馬隊四營，游弋劉二堡、小北河兩處；照此辦理，后無接應，未免可慮。安山站最為要口，既無重兵扼守，南路吉峒峪等處亦不能往扎。璋隊擬移駐沙河、潘家爐一帶，始以為各帥之意見不同，今乃知各帥之不仅在意見也。時勢如此，曷勝浩歎，電裕軍宪知之。

二十一日劉峴帥来电：“吳、魏、李牛庄失敗，損折頗多，現在錦州與石山站收隊，徐圖整頓，未能來遼。長將軍兵力甚厚，應即分扎西路之安山站。執事何不進言？”又接加急電云：“宋、吳均退石山站，倭若乘勝以大股西窜，則北犯之寇，計必不多，應請尊處探明，拔隊抄截彼之后路運道，以圖牽制，祈加意為禱！”

胡臬宪電：“執事自募數營，堅守危城，並能偵獲倭探多名，以寒賊胆，尤為敬佩。惟遼陽為沈阳根本重地，賊如不西攻榆、錦，必注意在遼，務望加意堅守，並稟商依、長兩帥，併力堵勦方妥。沈委員在錦領去制錢兩萬八千串，一經收到，望迅速電復，以慰懸念。”

裕軍宪來電：“所籌甚是，已照來議電達長、依兩帥，會商籌布。如

可照行，各派几营分往，即先电告。”

二十二日寿統領在辽西南六十里安山站遇賊即击，左膀受伤，尤复追杀十余里。該統領三弟永山，去年在凤城杀賊陣亡，忠勇过人，可称二难。

屢获賊奸，具供不日攻辽等語。宋、吳各軍，远退石山站，距海城三百余里，賊无他顾，自然全力攻辽。唯辽地一片平坦，三面皆賊，即长、依两帅，兵俱足恃，亦防不胜防。电各大帅，应請宋、吳两帅，一軍进扎田庄台，以牵賊勢，一軍援辽，以厚兵力。

陈臬宪来电：“頃接奉軍吳、張两營官稟：练长王同仲报，倭人到吉东峪、土門子，十九日申时，回到礼宝沟、白草沟，約有二千余人。探詢奔上、下馬屯，由大东路上辽阳等語。昨在甜水站拿一探賊吳姓，亦有倭匪議定本月二十五日攻辽之說。前后參觀，与閣下前电謂倭曾在營口太古洋行所言，正相符合。异口同声，形跡已露。現飭老君堂、下达連河、下馬屯、六道河、分水岭各營，严为防备。并告知呂、孙两統領，轉达連山耿統領。又飭知下馬塘、老虎岭各營，加意严备，以防其声东击西之計。相应知会，祈垂察焉。”

裕帅来电：“所探賊情，虽系传言，不可不严为防备。业經叠次电奏，請飭劉、宋、吳三帥，速拨劲旅回顧，尙未奉到廷旨。但閱劉峴帥电，不能分顧东路，是請援之師，亦恐徒託空言。現在事机紧迫，惟有就現有之營，严密布防辽阳西路、南路。昨接依帥来电，已飭所部，分扎渾永炉、調軍台、土台子、黑牛屯、向阳寺、藍旗堡等处。长帥部曲，則由首山迤西，向小北河一路扼扎。如此布置，辽城当可支持。惟尙少大枝游击之师，以为策应。尙望面商兩帥，妥筹抽拨，并勤加偵探为要。”

二十三日安山站不駐兵，賊即由石榴子进扎。查石榴子距城五十里，北窜七岭子，西窜沙河，可东可西，賊勢便捷。璋拟派六營作前敵，依帥派队接应，若仅此一路，尙可堵御。賊勢东、西、南三路并进，我軍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特电請陳廉訪发兵，速由老君堂追抄賊后，分其勢以救辽。况聞凤城之賊，不过数百，岭防有孙、呂、耿三軍，足可扼守。若辽阳震动，大高岭守亦无益。惟陳軍系奉旨守岭，必須一面电調，一面电奏。时不宜緩，当复稟裕帥，迅速施行。

二十四日賊勢鴟張，各軍散懈，辽、沈重地，危急万分，不得不以現在軍情，略陳于督办兩邸。事雖越分，亦不顧也。

電稟北京督办軍務處恭、慶王爷：“為謹陳戰守大略，請飭統兵各帥，力保危局，以全根本事：窃遼陽自鳳、岫、海城失守，于今五月有余。相距百二十里，日日戒嚴，守已不易。况三面皆賊，東牽西擊，欲戰不能。而璋所部，初僅三營，迨事機緊迫，始准續添六營。以新募未練之兵，而弁勇中尚不乏敢戰之士，奈器械不精，又無炮位，賴璋各處借湊，得以勉拒猖狂，至于今日者，幸賴士卒尚能用命，鄉團均甘效力，于以知守之一法，恃地利不如恃人和也。惟思宋帥慶，自銜命東來，初敗退于九連城，再敗退于大高嶺，南援金旅，則金旅陷，北顧海、蓋，則海、蓋失。迨避居于田莊台，而牛莊、營口相繼淪沒。相距數十里，不能堵御，以致田莊台亦被賊蹂躪不堪。宋帥即率行退讓至石山站，因而賊勢披猖。此非由于賊之能戰，亦非宋帥之不能戰，實退讓太速故也。若璋亦尤而效之，今日尚復有遼、沈哉！現在遼城僅恃依、長兩帥之軍，並璋部各營分防扼守。無如由海城至遼，路徑紛歧，道途平坦，處處可以繞越，實屬防不勝防。前因吳、魏兩帥所統湘軍，尚在賊后牽制，賊故不敢空城而出。今宋、吳、魏各軍，均已遠距石山站，如倭夷全力攻遼，我軍少接應之隊，大局何堪設想。倘遼城有失，沈阳不能獨存，在璋微末之員，生死不足重輕，其如根本陵寢重地何？向使和議有成，根本重地不失，該夷併無多要挾，似尚可幸。顧即有所挾持，將應償兵費，許給俄、英兩國，共滅倭夷，豈不事半功倍。然而遼沈不守，則亦不敢設此想矣。璋是以寢食不安，不避越位之議，終以保遼沈為急。無如位卑權輕，計不我從，殊為可慮。以今日時勢而論，仍令宋、吳兩帥，一進兵田莊台，一速整師旅，星夜東趨，駐扎遼城以西，能與依、長各軍聯為一氣，方可保顧遼、沈，布置完善，再當徐議進攻。至用人當不限資格，如有知兵勇敢之將，不妨畀以重兵，假以事權，任令調度，免失機宜。即如陳臬司湜，璋見其布置籌謀，實高人一等，惜乎兵太少，權甚輕，不足以展其才猷。璋種種下情，無由上達，而前敵各軍，雖有芻蕘上獻，半多口是心非，以致一籌莫展。當此危迫之際，不得不冒昧直陳。伏乞王爷垂鑒，迅速裁酌，以保根本重地，不勝迫切待命之

至！”

致倭夷大鳥信：“聞大名數月矣，欽用兵亦勇矣。然以严法苛令，驅兵卒于必死之地，謂勇勝則可，謂仁勝則未也。足下之勇，近似楚霸王，自以謂天下无敌，終久為汉高帝所灭。我国非不知力战取胜，第爭一时之胜，伤害无数生灵，稍知爱民者不为。况我大清国，以仁政治民，岂可爭勝一时，而不顧无数生灵哉！故我国大臣，每遇貴國臣工屢戰之时，多存退让，以保生灵，藉祈閣下自行悔悟。不然我大清幅員廣闊，人民众多，爾孤軍深入，不難一鼓歼灭。要知貴國之兵民，亦是上天所生，我大皇帝一視同仁，不忍全行杀戮，以副上天好生之德。所謂以仁心行仁政是也。即本統領雖瑕居微末，亦不敢不仰体我大皇帝仁愛之心。茲將擒捕爾軍潰卒十余名，見其柔弱可憫，不忍加誅，特遣兵丁送回爾營兵一名，其余尙留我營，衣食医药，毋虞缺乏。閣下既為大臣，當愛恤生民，保卫貴國，以為長久之計。爾其思之，古今來力爭殘害而得疆土，有能久存者乎？倘能及早息兵，生靈免遭涂炭，兩國幸甚！生民幸甚！”

傳諭倭兵檄：為收撫事：照得倭夷敗約侵奪高麗，又復妄肆狼貪，扰及中國。雖兩軍相見，互有伤亡，而我武奮揚望即蕩平醜类。惟我中國素以仁愛為心，不忍多行殺戮。近日屢有擒获倭兵，視其手足盡皆傷凍，舉步維艰。詰其犯順之由，據供實為該國長官所逼，均非出自情願，言未終而泪如雨，哀懇求生，情殊可憫。本統領目擊慘狀，甚為惻然，因思無端犯順，罪本在於該國君臣。隨陣倭兵，無非由於勢逼，若概行誅殺，未免有傷上天好生之德。是以本統領將所获倭兵，概行開釋，給與衣糧，择地收養，不加戕害。一俟事平，有願歸國者，即行設法遣送，倘願留中國，必均編籍為民，以仰副我皇上一視同仁之意。爾倭兵果能早明順逆，棄戈來投，本統領定當悉數收留，加意撫視。即各處防營，均應預為知照，隨地收撫，爾倭兵既免冒鋒鏑之苦，盡得享飽煖之安，毋庸心存疑畏。如敢始終抗拒天兵，甘心助逆，一經擒获，立正刑誅。爾倭兵等其各細思，毋貽后悔。為此傳檄知之。

電各大帥：“十八日遣步兵將前获倭夷送回海城一名，借探虛實，并給大鳥一信，檄文數張。昨據該兵回稱，伊等于二十一日入海城，該

夷因璋不杀其被擄之賊兵，即将彼所擄中国有姓名者，候选文职官十九員，武職十員，兵六百五十二名，受伤兵四十名，令遣去之兵，亲往各处看視。詢知每日三餐，供应并无缺乏，該夷囑兵回述，大島不在海城，大島不便給信，只給兵收條，并給兵洋銀六元，告示三張。其告示亦不过收养擄获官兵，并不加害，藉以要結民心等語。該兵深知海城倭夷，現約有三万余人，有器械者不过万余人，余皆火夫之类，核与前聞田庄台、牛庄倭夷，均归海城之語，正相符合。而探報又称，倭賊在吉嶮峪設立糧台，似此全力攻辽之謠，不可不信。如果属实，辽、沈可危。未識各位宪台，能設法救援乎？璋位卑权輕，計自鳳城失后，即已与賊为邻，今支持半載有余，賊虽屡来侵犯，未能得志。而此次賊若併力来犯，璋必决一死戰，以定存亡。然璋微末之員，为国家不足重輕之人，各位宪台，即不憐璋之苦衷，独不念陵寢重地乎。伏乞裁夺。”

聞賊由吉嶮峪退归析木城，并令吉嶮峪百姓速騰房屋，拟在該處設立糧台。安山站时有賊探來往，皆因依、長兩帥之隊均紮近城一帶，布置未远耳。賊若併力来犯，虽有兩軍，恐不足恃。又聞李傳相十九日起節出洋，赴馬關議和。

裕帥来电：“賊由石橋子來犯，業經尊處派營會合依帥之營前往抵禦，甚好。今早與唐帥商，唐軍后来六營，尙未到。其營有現紮十里河者，今拟先派馬隊一營，前往出探。如賊分竄，逼近辽城，即親馳往援應。未能即往者，因隊未到齊，新民屯西路尙未籌布妥協，不能不稍留兼顧耳。至大高嶺之防，現雖稍松，然賊情詭詐，慣于乘隙蹈瑕，其軍万不可撤。今與唐帥商，現在長、依兩帥及蔣軍門并鎮東各營，分布辽城。賊若一路來犯，尙可支持，倘分路扑竄，則備多力少，自形單薄。又电商陳、呂、孫諸軍，請其在各營內挑備奮勇三成，选定得力將弁督帶，隨時偵探，聞有警信，立即馳往救援，合力堵擊。想諸公皆顧大局，當可照办。今日軍情若何？殊深馳系。”

唐帥来电：“軍氣屢挫，言之寒心。惟大力獨能堅守危城，磐磐之才，曷勝欽佩。但賊情狡詐，慣用埋伏包抄，屢次失利，皆由于此。又誤在全隊力攻，以致伤亡太甚。廉有鑒前車，以為宜零星出隊，以與敵戰，設計埋伏，誘而攻之。整隊在后，四路包抄，使賊之計無所施，而我

軍或易得手，幸裁酌行之。前次踏看地勢，至十里河、東山堡一帶，現已與裕帥商定，以兩營紮東山堡，一營紮十里河。迨廉部不日到沈，當亦令往西路駐紮，倘或遼陽危急，必令飛援，斷不能不顧大局，有意膜視。至長帥駐遼之軍，亦有保守之責，廉藺閒言，賢者不免，同是公忠體國，伏乞聯絡軍心，和衷共濟，以扶危局。幸甚！幸甚！”

二十五日敬齋五哥來電：“自初七後，遼陽消息日好，慰甚。軍務一日不了，遼陽一日可危，望聯絡依帥、長帥、陳廉訪三軍，固守嚴防，切弗派兵出境為要。”

唐帥來信：欲璋分兵包抄賊后，第賊距遼不遠，均在三五十里地。且鞍山站等要口，我軍無兵駐紮，若包抄其后，恐賊乘間而來，反遭其害。故璋部與依部均分防櫻桃園、黑牛屯、潘家爐、王家莊一帶，以顧南路，賊來則擊，賊去則守。一時不敢遠進者，實以兵力太單，正恐顧前失后，不得不專事防守。現聞賊大股均奔旅順，在營口、牛莊无几，惟海城尙不少耳。電裕帥知之。

二十六日電稟善尹憲聯：直隸知縣何厚吾，令其來遼幫辦軍務。

依帥擬派隊駐紮鞍山站、騰鰲堡，長帥擬派隊駐劉二堡、小北河。

· 璋當派隊守吉峒峪等十四處要隘，照此布置，似覺周密。

電軍憲：“現聞吉峒峪一帶民房無多，大軍前往駐守，必須攜帶羅鍋、帳棚，即請飭發三百架，勿遲。謝永恩以團改練，名曰鎮東永字營。其關防是否由省頒發，抑由璋處刊給，請示遵行。”

二十七日有賊竄擾，鄉民各鳥兽散，室無居人。當此春耕之際，若不招回墾種，既廢其業，又失其時，日後千百萬生靈，其何能活。急宜出示，招民回籍，照常耕種；無籽種，官為設法接濟。仍使農不失時，民無乏食。當將軍情并此電稟督辦處，及各大帥知之。

北京督辦軍務王爺大人爵前，敬稟者：昨與依將軍、長將軍會議，面定：依帥派隊駐守距遼西南六十里之鞍山站，七十里之騰鰲堡，此堡系海界，距海五十里。另以馬隊數營來回策應，作游击队，以攔海城之賊。長帥派隊駐守距遼西四十五里之劉二堡，遼北六十里之小北河，作為后應，藉杜營口河道竄沈之路。現遼途泥濘，俟三、五日內開拔。璋派隊仍守正南百里之吉峒峪、隆昌洲、興隆溝一帶，惟該處有十

四要隘，东西八十余里，拨八营前往，亦恐不足分布。兴隆沟距潘家大岭仅五十里，該岭为海城、析木城赴凤、岫要道，必須扼守。否則賊西北趋，则包抄安山站后路；东北趋，则又抄大高岭后路。璋身任地方，敢不勉力堵御。乃八营之兵，聚之則厚，分之則单，未免可虞。虽該处团练有复聚之举，第初二日，倭贼窜扰兴隆沟、吉东峪、隆昌洲等处，因我兵团守久战，故贼恨之深，多遭惨害。今民房十存二三，民食已空，民团即有急公报上之心，纠集甚非易易。更且运粮道途汙泥，尤为难事。当此势急时艰，璋何敢稍形畏难，是以与长、依两帅陈說，力任南路，以攔贼冲。一面仍出示招民，照常耕种，毋失农时，以示鎮靜。无籽种者，璋設法借之。似此办理，各民不致逃散，目下市廛安堵如常，請勿憂念。

二十八日岫界、凤界练长佟煥邦等探知，岫巖、凤凰城贼不甚多，該处团勇集有五千，欲璋派队同往克复两城。璋因大股之贼近逼海城，辽地防堵吃紧，无队可派。若能約期进攻，此亦一灭贼之大机会也。

二十九日裕帅来电：“吉峒峪等处，贼扰后，民屋宇稀少，派往之队，固应居住帐棚。惟目下餉糈万絀，且工料亦皆难覓，正餉尚虞不敷，制造猝难办就。查尊处上年曾經耆城守尉留給佟茂蔭，并由省拨发帐棚共計一百五十余架，能否通融匀拨？否則用稽料搭盖窩棚，亦較价廉工省，乞妥筹酌办。謝团改练二营，其营哨各官，曾否选定，应即造冊。其关防即由尊处刊給。”

### 三 月

初一日聞寬甸已克复。又聞贼亦穿号衣战裙，冒充官兵，有本地人作向导，在前敌游行。遇我国兵，措手不及，即行开枪。贼情变詐异常，当知会前敌各軍，格外留意严防。

初二日去冬贼信漸紧，陸續招募防兵，共成九营，所有器械，除抬枪自造外，其余枪炮，皆向各軍匀借，以御强敌。有小鋼炮八尊，系向嵩武軍劉总戎世俊所借。二月初五日，八盤岭一仗，以四营之兵，战退倭夷万八千有余，虽由将士用命，得此鋼炮之力实多。今劉总戎专弁

索取，璋本应交还。乃前敌各营，分守炮位，仅此八尊。况距贼不过三五十里，正在防堵吃紧，一經撤还，各营空虚。惟不还亦觉歉然，电稟刘峴帅，俯念苦衷，另筹炮位，如数拨还，庶两全其美。

續获倭贼五名，并依帅送押四名。璋原拟請示正法，因长、依两帅另有意見，声言与璋无关，自行給軍宪信。今省中来电，詰問何不稟报，此正一国三公，吾誰适从也。

前給倭督大鳥信，并送还贼兵，正以揚我国之仁，散敌国之心，而并破贼之毒計，买命以与我拚命也。况宋、吳各軍，文武官員被擄者約六百余人，贼均留而不杀；依帅部兵受伤被擄者，贼亦雇人抬回。彼夷尚有仁心，我中国豈反不如乎。余君恂卿，議我此举甚属无謂，抑何智計之不远耶。

初三日刘峴帅来电：“倭寇以宋、吳皆退，复欲图辽，自不可不严为之备。所幸尊处兵力尚厚，祈与长、依两帅妥商，分途布置，并与陈呂、孙、唐各軍聯絡声援，以維大局。此間同深焦灼，无可如何。”

裕軍帥電：奉旨：“徐庆璋督率民团，坚守辽阳，深資得力，着裕祿寬筹餉械，以資接濟，庶免掣肘。欽此”。璋聞命之下，愈益悚惶。

初四日聞賊大股初往旅順，行至金州，折回營口、牛庄一帶。璋先派八營分守辽南，高登科仍接管定邊后營，鄧行先接管定邊前營，同駐五間房，守三隘口。鎮東前營齊玉春，鷹字前營齊玉祥，同駐興隆溝，守三嶺口。鎮東中營王良臣，鷹字中營魁福，同駐吉嶺峪，守四嶺口。鎮東后營馬振芳，右營錫壽，同駐隆昌洲，守四嶺口。再俟謝永恩成營后，調守石橋子。電告軍宪，似此布置，暫可無慮。

刘峴帅来电：“倭即全力攻辽，有依、长五十余營，尊处数營，似足待敌。大高嶺、貨郎沟呂、孙、陈三軍及奉省唐軍，可以倚为声援。宋帥所部，退石山站与閻阳驛，尚須休养整頓。吳帥回家，以所部交魏方伯接統，駐紮大凌河西。敗潰之余，补輯不易，目下恐難远来，祈就近与之商办。再，宋祝帥請分拨摩天嶺二十營援辽，并拟派徐邦道十一營前进。坤以該各处情形不熟，未敢专断，囑其电商裕、依、长三帥。至唐帥各營，已飭赶紧由錦赴奉。倭寇狡甚，往往声东击西，尊处务須確筹。否則抽調頻仍，轉恐为敌所乘，高明当以为然。”

初五日吉林赵甥子明来电：知我十姊于昨日病故，老年手足，一旦永訣，曷胜痛悼。当电詢究因何病不起，并渠将来拟作何办法。

軍帥電囑，多派馬隊，為前敵游击之師，以通各營聲氣，此策甚善。但璋部下馬隊僅止一營，除發探差遣三哨外，只賸二哨，如何數拔。若添募亦非易事。況無餉械，添募無益。臨渴掘井，其何能穀。囑余道轉告軍宪。

接津電，知台灣、澎湖業已开战。

初六日裕帥来电：“馬隊不數分拔游击，自屬實在情形。現在潘家爐一帶，依軍駐有營隊。老君堂等處，陳軍亦有營隊駐紮。務飭尊處所派八營，與陳、依兩軍聲氣時通，互相聯絡策應，方見緩急足恃。昨接宋帥函：徐軍已開拔來辽，計在日內可到。到後如與長、依兩帥及徐鎮軍相商，能勻一大枝勁旅，駐于適中地段，專作各路游击策應之師，局勢方覺靈活。祈裁奪，就近酌商辦理。”

初七日前與長、依兩帥面定分紮各處：依帥顧遼西南一路安山站、騰鰲堡等處；長帥顧遼西北一路劉二堡、小北河等處；豫軍駐沙河，布置本極周妥。今長帥忽將首山堡西八里廟所駐各隊，全數開往小北河，令豫軍改駐劉二堡。不知其意何居。

徐劍農總戎聞將過省，電稟軍宪，催其迅赴騰鰲堡駐紮，庶與依軍聯絡一氣。

袁道世凱来电：知李傅相在馬關議和，初六日四点钟由會議處乘轎回轎，途中為倭奸用手槍擊中傅相左頰，幸傷輕。中堂神色鎮定，議論如常。第七旬勳旧，險歷重洋，曲意遭此剝肤之灾，殊為歎恨。

初八日陳廉訪来电：“頃據探報，倭賊大股將逼老君堂，各營已準備迎敵等語。現添派駐亮甲山、貨郎沟之營，分隊前往下大連河等處策應。應請長、依兩帥及貴部，分營赴七東峪、七嶺子一帶，兩路彼此夾擊，以符前約，特此奉商。”

依帥之隊，行至吉王屯、陶官屯等處，即見賊大隊已占安山站東山頭。璋派隊往吉峒峪等處，尚未到防。聞賊已于昨日窜過吉峒峪，派鎮東前、后兩營，鷹字中營，進紮八礮嶺南八公寨、喜莊一帶，與陳廉訪之牛二嶺等隊聯絡一氣，以期夾擊。又派四營分駐沙河、首山堡一帶，

以为各軍接應，兼資近城調守。聞依帥各軍，已與慶戰一日，不能取勝，甚為可慮。璋近城僅此四營，若依帥不退，尙可支持，否則 辽城危矣！

電稟軍憲：速令徐總戎一軍，暨唐帥派馬隊，一同前往援救。并請飛電留豫軍蔣尚鈞，仍駐八里庄或首山堡，以壯遼城聲勢。劉二堡請長帥另行援隊防守。

電催謝永恩：將新成兩營練兵，拔隊速赴七嶺子聽候調遣。此番賊來万余，三路分扑我軍，東截西堵，調度掣肘，日夕惊惶。璋雖自問無愧，而于心大不甘也。璋蓋于半月前早論及之，屢向長、依兩帥指明，東、西、南各要隘，商同分地扼守，及早赴防。迭次苦勸，几至舌敝唇焦。乃兩帥意見不合，遲之又久，迨軍憲奏准后六七日，拔隊前往，而各要隘已被賊先三日搶占去矣。機宜坐失，轉致著著落后，防不勝防，惜哉！

余觀察来电：“兩帥不和，有關大局，尙望妥為調停。賊數日未動，逆料必有詭謀。今一旦竄出，处处可危，焦灼莫名。徐劍農之隊，為巨流河所隔，尙未到省，已由督帥專函飛催，令其星馳赴援。合肥在馬關開議，要挾太甚，恐難速成。被倭人行刺一節，想早知之。”

謝永恩来电：“賊氣近逼，飭卑部開拔七嶺子防守，本當遵办。但卑部軍械尙未領到，先前所領槍炮，均發給民團。此間賊時添隊，團民昼夜堵御，勢難挪拔，且亦未敢擅專，尙祈俯鑒。”

初九日聞營口有英國商輪進口，倭欲收稅，各國不允。英國令營口各商，仍舊生業，如倭人滋擾，惟英國是問。自倭賊去年犯順，南、北洋各口戒嚴，內外商人，咸有戒心，商務大為減色。西洋諸國，挾重貲，歷重洋，不辭艱險者，無非利中國之利。今倭賊肆擾不休，致中外各商，皆為裹足。眾怒難犯，倭其能久存乎！

倭賊此番分三路來攻，其意專注于遼、沈。老君堂一股，恐大高嶺各軍救援，作此聲東擊西之舉。幸依帥于安山站一路，連夜帶病督師，竭力迎擊，得兩勝仗，賊已退回安山站。惟海城、牛莊、田莊台一帶，賊均不多，我軍若由西路出一勁旅，海城可復，遼危亦解矣。電稟各帥，及早進兵，毋失機宜，幸甚！

午后，接倭夷致依帅与璋来文，約期會議停战。璋答以未奉我皇上諭旨，未便擅专。如果貴国有停战之信，貴軍当先退兵海城，我軍駐紮安山站、吉峒峪各处。停战期內，决不往攻海城，以践信約。此信甫发，始接各宪停战来电。

上諭恭录：“本日据李鴻章奏：停战約已于初五日画押。除現攻之台、澎不計外，所有奉天、直隶、山东等处，一律停战，定期二十一日。自初五日至二十六日届滿。約款六条，已飭总署分电，应即传諭各營將領，遵守无誤。至津关各海口偵探防范，仍严諭将弁不可稍疏。惟不得寻衅多事，致生枝节。欽此。”

是日依帅又接倭夷来文，約明日沙河赴会。依帅拟定訂十一日会晉冀长昌前往，約我同往。璋因停战必議和，我輩会亦无益，何必前去。并請依帅以婉詞复之。

初十日照会倭夷：詰其停战期內扰我边界，殊失信义。停战三礼拜，自初五起至二十六止，現在我軍严守條約，以待和議。惟辽属团练三十余万，小民咸怀忠忿，一时恐难周知，抑或启衅，反失和局。令安山站、吉峒峪等兵，速回海城，各守駐紮之地，毋自取禍。当稟軍宪知之。

裕帅来电：“倭将会沙河，不知其命意所在。閣下所答之信，甚合要。但不知其信由何处送来？遣何人所送？目下停战虽有明文，然狡謀百出，不可不为严防。閣下仍宜在城严守，毋庸来省。有事尽可信函相商，即系紧要，亲笔作函，亦无不可。俟和約大定，城防无事，或再来省一行，是为至要！”

十一日倭賊在吉峒峪約有七千余，均已退回海城，和議大約可成。聞徐总戎邦道已到沈。此刻道涂泥濘，拔队匪易，既在停战期內，似可从緩来辽。和議成否，尚在未定，我軍仍当严防。团练器械极少，稟軍宪速发抬枪为要。

刘欽帅来电：“辽、沈有执事及长、依、裕、唐諸帥，倭何能为。祝帥已派徐鎮軍赴援，坤亦囑陈臬台相机前进。”

十二日裕帅来电：“和局无論成否，此时必应严为預备。惟所需抬枪，天津及吉林制造之件，均未解到。其由安徽撥发之火机抬枪，委員迎提，亦无报解信息。应俟到日，即行酌撥。”

十三日謝進士永恩添募之營，軍宪先准挑选三營，原以一營補定邊后營缺額。迨謝君挑成三營，定邊又已募足，无可分撥。今謝君以挑成碍難遣散，情願自筹一營之餉，極力報效。

何令厚吾到遼，拟令分統馬步四營，特請軍宪發關防一顆，并每月公費薪水若干，請示遵行。

十四日余觀察来电：“鎮東及鷹字中營等，現兵馬步等几營，謝永恩今日来电，據稱已成三營，似與前議不符。現督辦軍務處查取各營兵數，乞將實數開示。目下停戰期內，我雖遵守條約，而彼族終難免不生異心。此時縱不便進兵，一切守備如挖壕筑台等事，均宜乘暇暗為布置。首山堡為遼城屏蔽，尤宜嚴守，不可輕棄，高明想能鑒及。聞長部又由小北河回遼，不知是何意見，實所不解。子寬已到，公有好帮手矣。羨甚！”

十五日石山站袁道来电：“初七日總署電開，初五日李中堂會同日本大臣，議明停戰草約六條：第一條，大清、大日本帝國政府，現允中、日兩國所有在奉天、直隸、山東地方水陸各軍，均確照以下所定條款，一律辦理。第二條，兩國軍隊應遵該約暫行停戰者，各自須駐守現在屯紮地方，但停戰期內，不得互為前进。第三條，中日兩國，現正在停戰期內，所有兩國前敵兵力，無論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进，并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战斗之力。惟如有分派新兵非往前敵助戰者，不在此列。第四條，海上轉運兵勇軍需并所有戰時禁物，仍按戰時公例，隨時由敵船查捕。第五條，兩國政府于此約簽定之後，限二十一日期內，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惟兩國軍隊外，所有電線不通之處，各自專馬知照；兩國前敵各將領，于得信後亦可彼此知照，立即停戰。第六條，此項停戰條約，約明于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即中國三月二十六日夜半十二点钟屆滿，彼此無須知會。如期內和議決裂，此項停戰之約，亦即中止。中、日兩國欽差全權大臣即行簽押蓋印，以昭信守云云。以上各款，即行速飭各營，一體遵守。停戰期內，各將弁兵勇，不得逾越現紮之界構衅生事。仍當訓練整備，不可稍涉松懈。遵旨電遼，務望多抄數分，專馬飛送前敵不通電報各營遵照，切勿延誤。”

十六日余觀察来电：“沙都護與公有無嫌隙？務乞加意周旋。子寬

分統甚好，惟鄙意必須自带一營，方能指揮如意，否則仅挂空名，難以有濟，即經費亦難籌措。馬振芳不宜再用，即以此營屬于寬何如？有密事詳明日另函。”

裕帥来电：“營官馬振芳、哨官孫文元之案，現經被人參奏，欽奉諭旨：飭祿查明復奏。將該營哨各官，提省訊辦，以便復奏。閣下務將該二弁严密看管，毋令逃逸。事關奉旨要件，不得疏忽是所至要。日內即派人前赴遼陽迎提，閣下即將該弁等調至遼陽，听候提省。仍即電復”。

十七日電稟軍究：速飭陳丞來署遼篆，使璋得专心兵事，以備不虞，所以顧大局也。馬振芳系合肥得用之弁，袁道世凱因其熟悉奉天情形，特向李傅相要來，璋又向袁道暫借助防。該員打仗既勇，又得軍民之心，二月初八日盤嶺一仗，以四營敵万余賊，該管帶不為無功。今因娶妾一事，以致失機，參革可也。若撤其營官，前敵正在需人之際，恐將才不可多得，而效力从此无人矣。尙宜寬办為是。

十八日馬振芳之案，沙都護奏參，奉旨着軍究查辦，自應將該員撤委。一面委何大令厚吾，前往接管后營。俟其交代清楚，听候提省訊辦。

吉嶺峪賊已退，惟安山站尙被占據。若和議不成，定當約會各軍，一齊攻取各城。璋率本部兵及團練，願效前驅，伸眾忿而彰天威，在此一举。已電達各路文武統帥，未識有几人同仇敵愾也。

裕帥来电：“閣下堅守遼城，屢奉諭旨褒獎，實難驟易生手。來京已經批飭，日內可到，即望遵照辦理為要。”

十九日倭賊在安山站等處挖壕筑壘；并在海城、營口制造我軍各營號衣數千件；其兵又由鳳城調赴海城，意甚叵測。電稟軍究，請徐總戎邦道速來沙河駐紮。擬抽出原紮之鎮東各營，調赴七嶺子一帶，以厚兵力。

聞奉軍馬小倉多備开斯快槍，商與抬槍調換百杆，以備應用。南分水嶺等處練長龐海倉來說，該處練勇六千余名，有根之家，[此句有脫誤]罄為兵食。該團散則不敢，團則無食，懇請接濟。當稟軍究，撥給一、二百石，以資民力。

二十日裕軍宪来电：南分水岭团民乏食，自应接济口粮。查辽阳旗仓，上年拨借各軍兵米四千余石，尙存儲未解，应于此項米內拨給二百余石。除电耆尉遵照外，即由尊处領出，交該练长龐海仓等領回散放。

二十一日接奉劉峴帥行知，內开：查奉防唐仁廉，賦性勇敢，素著戰功，將來槍炮配齊，必能勦办倭寇。將軍長順、依克唐阿，均驍勇善戰，屢挫凶鋒。遼陽州徐慶璋，胆氣過人，帶兵督團，皆能得力。朝廷委任責成，各展所長，必能敵愾同仇，扫蕩島夷，恢復疆土。請督办軍務處代奏等因。

二十三日前克復三家子，璋代吳清帥垫銀千兩。頃奉軍宪，准由本省拔還，囑璋毋須由石山站具領。電稟吳帥，將此領銀收回可也。

二十五日鷹字前營在榆樹屯获到倭探劉春元等三十二名。據稱倭賊威逼鄉民，扮賣滷水，共四百余人，分探遼、沈、大高嶺各處軍情。如議和不成，一聞外邊開仗，令各探城內放火，以期內應。璋即將聽從首犯劉春元先行正法，其餘暫押。一面分電各路統帥，嚴為訪拿，以除內患。

陳廉訪来电：各路探稱，倭制各样号衣，希圖混冒。

夔帥<sup>①</sup>来电，謂：“和局恐不足恃，飭為嚴備，和局未定以前，自須刻刻加意。現聞徐劍农一軍，已由沈到遼，如何駐紮？唐軍亦有開數營來遼之說，確否？乞詳示。昨晚有步隊一營宿湯河沿，今早由小路赴嶺，究系何軍，不得其詳，已派人往查。拟在湯河沿等處設卡稽查，此後如各軍有開赴東山來者，尊處必能預知，望先電告。并請轉告長、依帥，有軍東來，亦請先行電知。敵處如有赴遼之營，亦必預告，庶彼此稽查，不致分辨不清。”

二十六日接劉峴帥電：“聞和議可成，此刻停戰期滿，只宜謹守，不可輕動等語。特飛電各路文武統帥，以安軍心，而免誤事。”

二十八日倭人來文，和議已定，前擧探子，均行放回，以敦和好。璋前后擧到倭探五、六十名，拟准其請，先行省釋。

① 直隸總督王文韶，字夔石。

裕帅来电：“尊处所获倭奸三十二名，所訊首犯刘春元，即照来电正法枭示，其供詞望即录明电告。其余各犯，应即詳細訊明，再行遣回。若遽释放，则恐为贼报信，不可不防。省城現已拿获五十九名，訊供狡展，尚未得其确情。附以奉达。”

下午聞日、中和議已定，二十三画押。奉省被倭已得之地，均归倭有，并割台湾、澎湖，及許京都、杭州、梧州、长沙等处通商，赔款三万万元。如此了局！

二十九日裕帅来电：“本日接总署电，欽差大臣李电，現与日本定約画押，議定停战展期至四月十四日。一切事宜，仍照前停战期內辦理，通飭各營，約束兵勇，不得滋事启衅。如敌營再有执白旗吹喇叭送信来者，应接，不可拒絕等因。因特电达。”

## 四 月

初一日前接津、沈等电：和議已成，有捐辽南，棄台澎之信。果尔，不但东三省无片刻之安，即津沽、榆关、烟台名处，亦防不胜防，而京都从此无宁日矣。盖倭奴不动，我中国不敢先启衅端。一旦有变，彼由陆路则朝发夕至，直达辽、沈；由海道则隔一昼夜即达津、沽等口岸。臥榻之前，狼夷杂处，其能相忍为国乎！吾知和議告成之日，即为我朝西迁之期，凡有血气，誰不痛心！一俟奉明文，璋将挂冠为民，一面約集邻勇、义民亿万，大張撻伐，以决雌雄。有福則归之朝廷，有禍則璋自任，似无碍于国家，若不恢复疆土，誓不空生世上，非璋之大言不慚也。倭奴迭犯辽境，被璋兵团击败者屡矣。倭之伎俩，岂必胜人。从前所失各城，非失于贼之殊能，实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敌各軍，尔忌我詐，我前尔却，胜固不让，敗亦不救；甚至敗則退，胜亦退，步步退让，贼焉得不步步前进。古之善战者曰：战必胜，攻必克。又曰：如入无人之境。今贼直入无人之境，不待战而胜，不待攻而克矣。璋志已决，电告各統帥，其能許我否邪！

李傅相二十六日回津。聞俄国不許日本割据奉天地方。台督唐薇卿<sup>①</sup>电称，台民痛哭，願战不服。并聞唐薇卿、刘鎮軍永福、直督王夔

<sup>①</sup> 台灣巡撫唐景崧，字維（薇）卿。

帅、江督张香帅、公折請戰云。

初五日接劉帥電：和議不可靠，當預備戰事，加意嚴防。并聞王、貝勒、軍機、總理及各疆臣，均多封事，并有主遷都之說者，紛紛不一。但願激而成戰，普天同仇，亦未始非國家之幸。

初八日电稟劉峴帥、王夔帥：和局將成未成，倘仍用兵，急宜聯合英、德，各助戰艦，以固津、沽門戶，兼防遼、沈后路。請唐、魏各軍，扼守遼、沈各海口，以防其窺越。陸軍再分三支兵，向營、海、蓋、鳳，一齊進攻，互相牽制。嚴軍法，勿退讓，破敵必矣。

初九日現在和議既不可靠，戰事即當先籌。安山站系遼、沈要隘，形勢既為賊占，我不進攻，賊必不我待。現探田莊台無賊，宋帥可仍紮田莊台，進攻營口、牛莊一帶。又另委賢員接署遼篆，使璋得專事軍旅。并假我前敵之權，帶勁旅，麾民團，會合依、長帥各軍，布置戰守。各路一齊進攻，使賊勢分力薄，不能兼顧。不出半年，奉天所失之地，定可恢復。電稟各帥裁奪。

凤、岫乡团，紛紛請戰，民氣忠勇，大為可用。惜和局將成，一時未便擅動，飭該團靜候調遣。

初十日徐鎮、羅道需用奉省輿圖，稟軍憲頒發三、四分。稟定帥，請拔借利炮六尊，以資破敵。璋所部十營，自去年迄今，并無快槍利炮，而各營戰守，尙能支持。足見兵不在多，在乎能用人。用人而得人，治民而得民，虽木屑竹頭，亦足勝于敵。以視拥兵數萬，遇敵即逃，餉械極多，隨地而棄者，為奚如耶！

十一日接劉帥電：知和議為內外所阻。上意頗動，或者挽回成戰，亦未可知。

十二日聞倭至海參威地方，偷繪俄國炮台圖，被俄國查獲數名。俄立電助我國，共攻倭寇。已發鐵甲船至海參威等處，俟我國回信，擬與接戰。未識此言確否。

十四日接宋帅信：和議于十四日在烟台換約，但恐敵情狡詐，別生枝節，仍須严防等情。即電知大高嶺陳憲，孫、呂、耿三統領，并知會依、長二帥。

适接王夔帅来电：“忠愤勃发，天日鉴之。然事关大局，不可就一

人一地論。古來忠臣義士，臥薪嘗胆，具有深心，不肯以一時奮激，輕于一擲者，惟忍乃能有濟也。千万思之。”

十六日劉峴帥來電：知遼南已失各地，尙不與倭。併有勸璫謹慎從事，勿涉孟浪等語。

十七日鷹字前營管帶齊玉祥待兵寡恩，恐難得力，即時撤委。一面調鷹字左營幫帶邹立桂，前往接管。

十八日奉劉帥電：十五日督辦處來電：“現在和約已定，即日息兵。可分電遼、沈前敵各營，按兵不動，候旨辦理，不得輕启衅端為要”等因。

和議已定，撤兵尙須時日，善后宜早籌辦，擬晉省向軍完稟商一切。

寧古塔來電：塔城十二日邊報，巖杵河、雙城子，紅土崖，由年前凡俄丁均備槍馬，現已齊楚，以假道寧、璫赴沈為名。聞海參威聚兵約兩万余，帮打倭。如果真，何不直伐。聲勢甚大，恐以和約穩我軍心。變起倉卒，亟當整軍。

十九日裕帥來電：“和議既定，將來一切事宜，候台從至省面商，甚盼。惟此時條約詳細，尙未得知，相商恐難周備。似不如略遲數日，再請來商辦為宜。乞酌之。”

陳廉訪來電：接王夔帥電：“陽電論和戰大局，極為中肯，深佩卓識。昨龔、許兩使電稱：‘俄代爭遼，倭允全退，旅順在內。十四日于烟台換約’。各防謹守，務須加意，并轉告呂、孫兩鎮及徐守知之”。

二十日省中來電：前獲倭夷，擬赦之不殺。俟日後送回，以換我國被擄之人，此見甚好。

二十三日前因倭賊擾亂，大兵云集，小民遷徙流離，室無居人，土地荒蕪不治。今和議已定，民漸归家，東作尙可及時。惟華夷各兵，尙未撤退，各屯恐被滋擾，懸派委員彈壓。前經稟依、長帥委員稽查。今再稟軍完，速賜札委，以資彈壓，而安民業。

二十四日齊齊哈爾來電：“倭允還我遼地。現據璫璫電：俄兵昨已全散矣，知悉奉聞”。

## 五 月

初四日近日街市，各物昂貴，皆因倭夷占踞河濱，土匪乘勢刦掠，以致商運裹足。急宜派兵船沿河搜緝彈壓。曾記左軍門寶貴在省，備有兵船數只，作巡防之用。未識此船現归何处。電稟軍憲，拔發船只，添兵巡緝沿河土匪，以便商販暢行。再，目下牛、海并遼屬百姓，均來要請籽種，一併請示辦理。

初六日裕帥来电：“土匪為害商民，亟宜剿捕。趁此兵力余閒，望切分派队伍，實力巡緝。惟本省前造長龍舢舨等船，均在營口，聞已被匪拆毀。長灘僅存巡船一只，已飭修理下河，應俟完工派往。所需籽種，省中尚可勻拔高粱三、二百石。第恐為時已晚，展轉運往，播種不及，為可慮耳。聞吉嶺一帶，粒米無存。練長徐珍，隨同團防，究為出力之人。遼陽旛倉，應拔兵食四千余石計尚存米千余石，應即拔給五百石，乞就近轉傳徐珍領回，以資接濟。”

初七日劉嶺帥來電：“初四日接前署台灣巡撫唐冬電：‘全台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留唐總統，捧送印敕，堅辭不获。只得暫允，一面電奏，一面布告各國’等因。台既自立拒倭，旦夕將有戰事，我軍自應整備以待。除電飭外，合亟電咨，傳諭各營，趕緊訓練，聽候調遣。并將塹牆，妥速料理，以為守御之計，毋得稍涉疏懈”等因。

電復裕帥：“長龍舢舨等船，既被匪毀，僅余巡船一只，不敷巡緝。現在卑部鷹字右營，已派往騰鰲堡；鷹字前營，已派往安山站。鎮東中、前、右、后各營，拟令進紮八盤嶺南巴會寨一帶，東與老君堂之湘軍，西與鴨王屯、安山站、騰鰲堡各處聯絡一氣，藉資防守。此時以撫輯彈壓為名，設使決裂，即可扼險以守。但卑部現顧西、南兩路，兵力已分，勢難再拔队伍。至小北河兼顧船運，前稟一層，只可從緩再議。昨懸洋抬槍，祈飭發百杆，以備要需。吉嶺團糧，俟徐珍到，即遵拔。”

初八日探倭夷在海城二千余，營口千余，牛庄大隊往東南柳公屯去。又有受傷倭人，從海船載到海城約數百名。現在騰鰲堡、安山站、巴會寨一帶，倭人均退，百姓紛紛請隊彈壓。茲拟乘勢派鷹字、鎮東各營，進紮各處要隘。顯以巡輯彈壓為名，隱以搶先守隘為實，毋

碍和局，兼防决裂。惟近来倭夷所踞地方，頗肆淫掠，乡民恨深切齿。凤、岫各界，新集团练又有十余万，来請协同大兵进剿。璋恐有碍和局，不得不极力劝阻。而各团以倭人不退，农时已失，民生已絕，迨五月后，必与倭人拚命一战。彼时各团，若激于义憤，揭竿而起，官法既不能禁，璋亦不任其咎。电稟各宪帅，預為設法，照会倭官，速即退兵，以免变生不測，有违和局。

初九日裕帅来电：“辽、海交界处，賊既退去，乡民紛紛請队弹压土匪。惟各乡当兵燹之余，必須極力撫循。派往各營，務須諄飭將弁，申明紀律，格外加严，不得稍有騷扰生事。至前奉電旨，互換和約，另商归辽一节，系派何人？如何办法？至今未見明文。本省既【不】知詳細，似難貿然照会倭官，致有舛錯。惟既分電稟帥、峴帥，當能酌核允復。乞傳諭各团，勿輕舉，轉生枝节为要。”

稟裕軍宪：昨議定派吉赴隘駐守，依帥各營進紮岡子、耿庄子一帶，徐鎮邦道分紮安山站。璋部鷹字前營改調七嶺子，鎮東、中、前、后四營，拔過八盤岭南，分紮西庄子、上下巴会聚、廟儿嶺等處，與陳臬、湘軍聯絡，專顧南路。并飭各營申明紀律，不得騷擾。一面張貼安民告示，使倭人見之不疑，不至別生枝节。

告示附录 为出示曉諭事：照得現在和約已成，海城、安山站等處倭人，均已退出。慮有本地土匪乘隙刦掠，惊扰乡民，自应分派各營，按段駐紮彈壓，以安閭閻。惟恐倭人不知詳細，見我調兵，致生猜疑，另启衅端，合即先行曉諭，为此示仰中外人民，一体知悉。爾人民等，均着各安生业，毋庸再行迁避。如有土匪游勇搶掠滋事，准即報明所在各營，立即拿获送案，定行从重究办。本統領為綏靖地方起見，言出法隨，各宜凜遵毋违。特示。

七通碑乡約会首來請領米接濟等情。查該處系屬鳳界，应否由遼陽旂倉拔給米石，拟請憲示遵行。

初十日頃聞高副將登科有稟告退之說。該副將馭兵严肃，民情愛戴，為營官中不可多得之員。當此兵燹之余，撫綏需人，稟軍憲勿准其請，俾璋得收指臂之助云。

呂、孫兩統領来电：“電諭讀悉，自應嚴加整備偵探，以副遠厤。查

薛里站賊股，昨又添兵，今忽報拔退。時來時去，變詐無常。鳳城仍有四、五千賊，筑炮台掘壕沟。析木城之賊，亦修炮台數座。海城并八里庄挖十余里長深沟。誠恐賊由鳳城北路竄犯，已派弁赴孔家屯、草河城、賽馬集一帶偵探矣”。

十一日連日探報，倭夷已陸續退去，和局似無更變。璋擬晉省，面稟軍憲一切事宜。

十二日裕帥來電：“和局既定。條款若何，究未奉有明文。況貴部現已進紮安山站等處彈壓土匪，尤不可無統領就近提挈。驛從來省，應請暫緩。如有要件，不妨函商也”。

十五日接到劉峴帥電：知台北與倭接仗，初六、七、八三日之久，倭已受傷不少。初九日台軍又大勝，并擒其副提督某。聞信之余，不勝大快。

頃由石山站遞到文電：“欽差大臣劉，為電咨飭事：本日奉電旨：‘劉坤一電奏已悉，昨據依克唐阿電稱：安山站等處敵兵已去，拔兵移防等語。已諭令扼守原紮之處，切勿輕動生事。劉坤一所稱，不可自我生衅，所見甚是，現在和議已定，遼地未歸，商辦之事尚多，不可先自妄動，貽誤大局。着劉坤一知照依克唐阿、長順飭令各軍，仍在原處扼紮，不得輕進。欽此’。除知照依、長將軍并分咨電外，相應電咨尊處，轉飭一體欽遵”等因。

十六日遼界西南雙台子等處練長毛訓導穎等稟稱：“各該處兵燹之余，民多乏食，懇請賑濟”。查該處流離失所，凍餒余生，稟准台賞拔倉米三百石，以資接濟，而救民生。

昨聞台灣大勝，今接劉帥電，忽有：“台地經李欽差經方交割倭人。倭兵攻台，基隆不守，省城瓦解”等語。想台地電線，必被倭人割斷，是以忽敗忽勝，瞬息千變。

十七日和局既定，倭夷未退，前敵防范，豈可稍懈。軍中利器极少，刻聞省中由南省解到快槍。稟軍憲、唐帥拔給數百杆，以資守御。

十九日疊接軍憲、劉帥電諭：我軍往前分紮各隘，恐倭人起疑，另生枝節為慮。查安山站等處倭人退后，土匪蜂擁，鄉民紛紛請隊彈壓。璋不得不派兵鎮撫，以除民患。第恐倭人生疑，特先照會倭官，一面又

出示晓諭，使其无所借口，一面稟商依帥，與璋部各營，一同分紮，今已多日。倭官與各營官，彼此見面，並無畏忌。現飭各營，不得再向前进，以防彼族借口。電復稟聞。

二十日頃聞海城倭夷新到一万六千，炮位百余尊。析木城亦增兵五六千，并小白皮船二十余只，分巡附近村屯。其糧台復移甘泉堡，防守較前更密。照此情形，和議似有中變。現在依帥已遵旨將各隊調回，置要隘于不問。倘或決裂，遼南一片平坦，防不勝防，大為可慮。

二十一日遼南一帶，山路崎嶇，防守以地雷為宜。上年嵩武軍隨帶地雷六十個，現尚有寄在遼陽者，惟電表、白金絲、印度膠綫等件，該軍帶往石山站，致兩處均不能用。且石山站地勢平坦，雷無所用。電稟劉帥，轉飭劉鎮士俊，將電機等件，全數解遼，以防戰事，擇要扼守。

二十二日電天津胡臬光：頃由沈委員思瀛，電致蘇州軍裝局購運電機、大千里鏡、鋼綫等件。如解送到津，尚求臬台飭撥車輛，迅速轉運來遼，以應需要為要。

二十三日刻據鳳界小湯溝練長吳殿元等稟稱：“近探倭夷在大孤山虜集万余，鳳城約二万余，鳳聞倭欲由寬甸奔通化、懷仁及海龍城，并越遼陽抵鐵關，直搗沈阳”等語。即飭弁分路飛探，現雖未奉开战明文，但恐決裂之後，我軍得信稍遲，尤宜加意嚴防。除稟商依、長兩帥及分飭各營預備外，電稟各路統帥以聞。

二十四日分統謝永恩由省返遼。該團每月需米六百石，已稟明軍究，准由璋處撥給等情。查此項米石，何處撥發，稟究示遵行。

裕帥來電：謝永恩團練，已經挑練成營給餉，本難再撥米糧。該進士來省面稟，尚有未挑入營之團勇，現在缺糧，求為接濟。故允由尊處仍于旗倉存米內酌量撥給；并無每月六百石之說。查遼陽旗倉，現尚存米五百五十余石，應作何撥發，乞卽查明數目具復，以凭飭者尉遵照。

二十五日刻聞陳臬光一軍，奉旨回紮錦州。因思和議尚無確信，連日又聞鳳、海倭夷均有增無退。大高嶺為遼沈東南緊要門戶，若僅留孫、呂兩軍，兵力太單。電軍究飛電奏留，以固嶺防，而衛遼、沈。一面電稟陳臬光，從緩拔隊，以待后命。

二十六日辽西新立各屯，地濱辽河，去年被水冲开土壩，田苗湮沒。今地虽布种，土壩无力修筑，恐水漲又复被淹。保正、会首等稟求設法。又隆昌州会首，因該处被賊蹂躪，民不聊生，环求賑濟，而官賑局亦无糧可賑。查去冬各宪台有賞賚吉嶺峪紅糧七十五石，拟給新立屯三十石，作为修壩工食，以保卫民地；其余四十五石，均給隆昌州为貧民賑濟。旅仓仅存米五百五十石零四斗一升，拟悉數拨謝永恩領去，一一稟請先示遵行。

二十七日疊探鳳、岫、海、蓋、析木城五处，倭賊日增等情，和議恐難遽信。曾記去年八月十六日，平壤失守，大兵退至九連城，中間安州、宣州、鐵山以及義州各城，均有要隘可守。賊尚未至，而我軍一味退让，并有謂賊不敢渡江，而江防又失，以致賊由鳳、岫直竄，南至金、復、旅順，西至海、蓋，如入无人之境。今倭賊虽退安山站等处，而暗中添兵增炮，未始非懈我軍心，希圖狡逞。一旦猝發，我軍无隘可守，遼沈豈不危哉！璋是以借彈壓土匪为名，令我各軍搶先扼守，庶不致再蹈前轍，致中賊謀。電稟各路統帥，請示以定進止。

接劉帥電：“大高嶺陳軍勿遽移”等語。即電達陳臬宪，請仍紮旧处，以固嶺防。

二十八日稟劉峴帥：“来电敬悉，遵即轉達陳臬宪。前于二十五日戌刻，聞調湘軍之信，璋當即面稟長、依兩帥，并電商裕帥，先后奏留矣。用特稟復，以慰屢系。”

陳廉訪来电：“湜自正月大病后，迄未復元，且旧患隱疾，近益加剧。緣國事孔亟，不肯言病，隱忍从軍，勉報君父。現和局已定，返辽有期，朝廷自有把握。昨奉回駐錦州之旨，并欽帥飭進關面陳一是一，當已電復行期。現拟日內單騎先行，道經遼陽，借可面陳積愫，以慰離懷。”

已刻復陳廉訪：“来电敬悉。具見憂國成病，曷勝欽佩。現在和議未定，大隊未可遽撤。然宪台以柱石之躬，安危所系，自宜加意調攝。尙祈蒞辽就医，防所相离不远，尙可兼顾。保國保身，兩有裨益，請速臨為盼。”

三十日查定邊前營鄧管帶行先，操防不力，不洽軍心。即改派副將肖成恒前往接帶，以資得力。

山海关欽差營務處馮侍御錫仁來電：“前電敬悉。欽帥已電督辦處。頃又得復電，倭集兵數萬，其心叵測。查由寬甸至鐵嶺，約在千里外，且多山路，恐是聲東擊西之計，自應嚴防。倭使到津後，如何定議，尙無音信。”

陳廉訪接劉峴帥電，知夔帥已面詢倭使，關外何故添兵。據云：由台歸隊，遣撤歸國，並無別意。

## 閏 五 月

初二日天津胡臬憲來電：“傅相與夔帥詢諸倭使林董，言添兵為調防起見，一俟三國議定，遼地即行全退，似無他意。電機大千里鏡等件，到時容飭局員，拔車轉運”。

初五日電裕軍憲：“大高嶺團練，前經稟准改練兩營。該進士謝永恩挑足三營之人，因其未先稟明，仍照兩營之數請餉，其餘一營，本令該進士自行籌款辦理。迨該進士赴省領餉，僅蒙照練軍舊章，每兵發三兩六錢之數，以致該兵等疑被營哨官尅扣，眾心不服。前日其後營之兵來遼請示，璋查明尙無尅扣情事。惟各哨官不能管束眾兵，已經酌量責懲，派員押送回防。無如各兵皆稱：‘前敵各軍，每月領餉四兩二錢，客軍且月領四兩六錢，同在一处駐防，何以餉有多少？且伊等與賊僅隔一嶺，豈尙不算前敵’等語。雖經璋明白開導，細察究未心服。不意后營甫去，中營又來。璋現在已飭謝進士將所余一營，設法遣散。據稱遣散必須酌量給資，實無款可籌。伏思此事有關防營，不可因省餉而懈眾心。應如何責遣，並加給發餉之處，璋未敢擅專。應請憲台酌核示遵。”

初六日裕帥來電：“謝團僅令改練千人，迨後挑成三營，仍系有心矇混。前次酌拔旂倉糧石，已屬格外体恤。茲該守令將所余一營遣散，輒敢借口遺資，殊屬狡強。軍營餉項，皆經奏咨立案，豈容任意增減，此項遺資，萬難籌發。至各營加餉，系因戰事而給，並非謂前敵概應加支也。現在和局已定，廷旨飭撤兵節餉，所有奉軍已領加餉各營，正拟停發。永字兩營，亦不能凭空加給。其四兩六錢之餉，各軍營制不同，又豈可妄為比擬。該進士所余一營，仍由該守嚴飭，妥為開導遣散。倘

敢借詞挾制，即行稟請，从严治办。并將所帶兩營，一併裁撤，以儆虛懷，而戢囂凌。”

十五日分統何令厚稟稱：隆昌州八盤嶺各防營，連日瘟疫盛行，士卒病者不少，且有死亡。查該處自冬至春，屢向倭人接仗，斃賊最多，實由戾氣所致。但該處為遼南要隘，未便因瘟疫而移營，致疏防守。當趕配藿香正氣丸百余料，分發各營。惟治時疫以行軍散、辟瘟丹為最，遼城藥料不真。未能修配。電稟軍究，飭配數十料，轉發各營，俾資調治，而安軍心。

十六日錦州周太守冕来电：“承示遼境盼賑各情，現蒙津海關道究允為籌墊三萬金，交嚴佑之即解等因。特先奉慰。”

裕帥来电：“軍士感受瘟疫，深為焦急。近日省城患時疫者亦多，行軍散、辟瘟丹諸藥雖好，藥肆無真品，難以配合，非由浙省帶來，不能得效。現用古方立生丹，治本軍瘟疫極靈，藥味不多，取效甚速。當飭陳丞鈔寄。現省城已配分發各營。遼陽可配，即由遼制好分發；若無藥料，當由省制就解往。俟方到酌辦可也。”

二十五日頃據海城坐探委員戚榮卿稟稱：倭酋大鳥于前月十四日仍回海城。十五日又到一將軍名山澤靜吾，住城內商民富九家。于本月十七日未刻，忽烈風大雨，迅雷擊斃該軍賊酋長福太郎、伊藤祿田二人，并誅同室三卒，坏其快槍三杆。城東五里外村名响堂，賊酋馳馬，雷斃其馬，酋墜地，食頃始苏。近運子藥百車堆城內計引寺。運入大米千余石，鎌刀五車，皆短柄，不知何用。無運出城之物。瘟疫較重，日斃三、二十人不等。營口照常收稅，各城修理街道，似無退志。電各路統帥知之。

劉峴帥致裕帥電：“坤等會奏折，本日准督辦處咨：‘已復奏奉旨在案。查原奏內稱：“駐守大高嶺及遼、沈各軍，俟防務大定，再行議奏”。又稱：“遼地未收，商約未定，前敵得力諸軍，此時宜緩撤遣，請飭坤等轉飭仍前扼守。”即請查照辦理。’除另錄分咨外，謹電聞。”

二十一日電軍究：“久違究范，殊少稟承。現和約已定，賊雖未退，日下諒無更變。玆擬初六日進省，請示一切，俾有遵循，不至丛脞。”

## 六 月

初二日电錦州周少翁：“迭奉来电，諸承关会，咸甚！辽地待賑孔急，今因水阻，款难速到，徒深焦灼。一俟水勢稍退，尙迄速进为祷！”

是日得周少翁复电：“严佑翁囑先解尊处賑銀二万两，因大凌河漲发，阻隔已數日，俟水退即进。知念特聞。”

初四日山海关来电：奉飭探明酌保情形，因十三日有上諭一道，特恭录呈鉴：

上諭：“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諭中外臣工保荐人材，业經次第擢用。当茲时事多艰，尤應遴拔真才，借資干濟。着各部堂官及直省將軍、督撫等，于平日真知灼見，器識宏通，才猷卓越，究心時務，体用兼备者，臚列事實，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輿、算法、格致、制造諸事，必試有明效，不涉空談，各舉专善，俾資考取。該大臣當念以人臣事君之義，一秉大公，詳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責，謬采虛聲，甚至援引私人，瞻徇情面，濫保之咎，例有专条，定惟原保之人是問。欽此。”

前据牛庄廩生張鵬飛等稟称：該處自倭人退后，土匪嘯聚，为害閭閻。当飭該紳商等迅办团练，以卫地方。应需枪械子药，由璋筹济。該紳士等遵办去后。茲探聞該處土匪，漸聚千余人，声言欲夺官兵器械，希图起事。查該處虽在海城、營口交界之区，若待倭人退尽，再行派队往拏，恐星星不灭，勢將燎原。璋職任統領，不敢稍存畛域。一面照会海城倭官，告知我軍系专办土匪，以免彼族疑惧。一面飭派卑部鎮東后營何令厚吾督率鎮東前營，前往牛庄、耿庄子駐紮，相机勦办。何令現駐西庄子一帶，拟派謝永恩二營填紮，以免疎虞。是否有當？电各帥復示遵行。

初五日裕帥来电：“牛庄土匪一事，固應消患未萌。惟尊处照会倭官，并經派队駐紮，諸未妥洽。如未办則暫停止。倘已照会，趕即遣人追回。何令之队，亦勿前进，另函詳商。千乞查照辦理為要！”

初六日劉峴帥来电：“海城有雷击倭酋之事。倭許还辽地，而多运子药、刀械，情殊叵測。尊处務須密探，并望隨時电示。”

电复裕帅：“昨奉长、依两帅面諭，照会已发。因民間請兵彈压土匪，措詞尙妥。且倭人常有照会往来，彼族深为信服，諒不至別启釁端。何令队未拔，自应遵諭停止。俟有照会，再行电聞。”

初十日峴帥来电：“牛庄既有土匪，紳士請兵駐防，并經尊處照会倭官，而后拔營前进，相机勦办，諸臻妥協。余电均悉。”

十一日电各宪帅：“昨据海城坐探委員稟称：‘析木城、海城賊較前少一半。海城來賊二百余人，黑馬五百余匹，人馬俱狼狽，詢系由台灣來。是日运进子藥五十余車，初一日又进五十余車，均卸小南关。当口大烏派賊二百余人，推挽藥車，趕炮垛四十，分运双山子、欢喜嶺設防。三日前，大烏倍价徧买正藍色花旗布，仿做我国衣服等件，意将施詐。及析木城有倭炮四尊’等情。据此觀其詭詐情形，似无退志。不知和局究竟如何？何日退還東地？乞示知。”

十三日电各帥：“前因牛庄土匪嘯聚，电請派兵搜捕，并照会倭官各在案。旋据倭官島宏毅复称：‘牛庄一帶，請派貴署壯役數名前往’等語。复蒙裕帥電諭，飭令停止，以免生釁，并遴派團練密商。現已遵照裕帥辦理，合再稟聞”。

十六日前周太守冕解到賑款庫平銀式万一千两，今又电告續拔九千，共成三万两。飢民盼賑甚切，亟應派員散放。但地方辽闊，非多員分路散放，不能迅速。查趙主簿新家，办事妥慎，电請裕帥，速飭星夜來辽辦理。惟事系義賑，委員車馬之費，未便開銷。該巡檢薪水車價，應懸空台拔發，以資津貼。其余各員，璋与叶令溶光籌給。未識究意以为何如？

十七日前鎮東鷹字中營哨長李芝，所获倭賊三名，胡臬宪电詢作何下落？不知此三名早經正法。現除病斃多名，当时送回二名不計外，尙有六名。只就璋部所获而言。更有敵愾軍送到三名，湘軍送到二名，均經收養，共現存十一名。当稟復胡宪知之。

二十五日电大高嶺：朱冕庄見營口倭賊虽減少，但照常收稅，似无退志。海城之賊，忽去忽來，未見減少。殆因台南未得，增費五千万未允，似此，奉地恐難即退。現定期下月在甘泉堡中日交換被擄之人。

## 七 月

初七日李傅相来电：“总署江电：‘日本林使照称：“現在海城之中国俘虏五百九十八名，于中历七月初七日，在安山站南之乾綫堡交付。所有日本俘虏乡田爱民吉等十一名，亦于是日送交該處”等因。希速电奉省，飭派委員，如期交收’云。当速派委員馳往，如期接收；并将日本俘虏十一名，妥速送交勿誤。通事道途恐赶不及，但得通曉汉文之員，可与筆談”云云。

当又接裕帅电：言“此事亟应电复倭官。惟总署电云‘七月初七日’即系本日，而倭官所言系中历七月十三日，不知以何期为准？查倭官照会，既有日期、时刻，来文地方較近，自不致誤。尊处稟商长、依两帅酌核于复倭官照会，将此节声明。至奉天所存日兵，向仅辽阳之十一名，此外各軍，均未有日本兵卒。可于文內告知倭官。其前获之倭賊已正法，万不可說出，自夸其詞，轉使有所借口，新生枝节。究竟何日交換俘虜，定期后，望即电知，以便汇入前电，分咨总署及刘、王二帅。俟交換之时，即望閣下將日本俘虜，亲帶交付，并将我国被获收回。务望將辦理情形，于事后一面电告，一面具文申报，藉便分咨为要。正发电間，又接王帅来电，亦系轉行总署前电，惟內言此事，为期甚近，囑录造具名冊，就近派員，会同閣下，如期交收。查日本俘虜十人之花名，尊处有案，即由尊处送交倭官。至派員一节，現在由省派往，亦屬不及。前曾行知，請尊处会同長、依两帅所派委員，亲自前往接收，希仍速照前札辦理为要。”

初八日电裕軍宪：“今日辰刻，又据駐安山站之卑部鷹字前營管帶邹立桂轉報，接据日本第四师团參謀陸軍炮兵中佐正六位牟田文称：‘前天遣人送去蕪函，諒邀鈞鑒，併与辽城徐總統关知文件，均为交換俘虜之事。原文內称清历七月十三日，我大日本九月一日，將两国被虜兵卒，均行送在甘泉堡交換。但去差后，忽接我国电报，声称：‘兩國大皇帝會議妥協，拟于清历七月初七日，即我大日本八月廿。〔下闕〕

# 張蔭桓等致翁同龢函

陸壯游輯

說明：1924年秋，我在乡間，适逢齊燮元和盧永祥混戰，避兵虞山。無意中發見一批信件，均为致翁同龢者，計張蔭桓三十八通，李鴻藻四通，孫家鼐二通，孫毓汶三通，曾廣鈞一通。這些信件多是有关甲午中日戰爭的，可以作为研究這一段歷史的資料。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于這些信件，都無記載，因此，覺得應該把我所存的抄件公開出來，供大家參考。這些信件，有些不具名，不記日期，但據其筆迹、所用箋紙與內容，可以確定為某人某時所寫。原函有些類乎便條，字迹並不恭正，且有別字和漏字，均照原文錄出，并再三與原件校對，確系抄件不誤。文中人名、事件等，為便於讀者檢閱，亦據所知者加注。

陸壯游

## 張蔭桓致翁同龢函<sup>①</sup>

—

韓事粗定，袁道<sup>②</sup>與大島<sup>③</sup>約華兵不添，倭兵止退，已抵岸者僅留八百駐漢城，并約定中日同時撤兵。全州既復，韓兵疊有小勝，慮倭為祟，欲我撤兵，俾倭亦撤。合肥<sup>④</sup>之電，叶提督<sup>⑤</sup>暫屯牙山，整隊待發，俟與倭約定同撤之期，即派輪船往渡云。電奏明早呈覽，宜有電旨也。韓亂从此竟弭，亦大幸事。知念密布，即承晚安不一。桓頓首。十一日<sup>⑥</sup>。

① 張蔭桓字樵野，廣東南海人，監生，時官戶部左侍郎。翁同龢字瓶生、叔平，晚号松禅，江蘇常熟人，時官戶部尚書。光緒二十年十月入值軍機，會辦軍務。

② 袁世凱時任朝鮮商務總辦，道員。大島為日本駐朝使臣大島圭介。

③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時任直隸總督。

④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直隸提督。

⑤ 此信為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一日所作。

## 二

今日雅召，談讌甚懽，敬謝謝。倭韓之役，兩赤<sup>①</sup>意在調停，因以探得倭人謀侵台、沪之說來告，并由德璀琳<sup>②</sup>達北洋<sup>③</sup>，此种議論，倭都新聞紙應有之義，不足訝也。北洋二電南洋戒備，樞堂接晤兩赤，舉倭之無理者告之，兩赤願訪倭談作撮合山，大約極高之着，不過四國合保而已。容晤言。即承 晚安不宣。名心印。 廿二日酉正<sup>④</sup>。

## 三

午后英使遣譯官來言：英、俄、法、美四國駐韓領事聯銜貽袁、馬<sup>⑤</sup>書，請兩國撤兵，袁電到否？

答以：接到。

復言：倭兵先撤，華兵撤否？

答以：倭兵果撤，華兵決不留恋，特倭言難信耳。

復言：倭與華合保朝鮮之說可商否？

答以：此中却有區別，蓋倭與韓立約，認韓為自主之國；而韓之于中，世為藩服，我不能與倭相提並論也。

譯言：倭使署已將合保之說電請倭廷示諭准其與華商議。

答以：無論作何商議，總以先撤兵為主，否則无可商，請回達歐使云云，譯唯唯而去。因悟兩赤調停之說，欲以兩國合保作收束也。

申初，兩赤挈其弟來見，系藏約已結之事。兩赤亦以四國領事公請撤兵為言。當舉答英使之言告。至俄廷抑倭之意，英俄相忌，不願令兩赤知道，遲公<sup>⑥</sup>快人快語，舉津電告之，此中機軸，又煩周折耳。即承 晚安不宣。名心印。 廿三酉刻<sup>⑦</sup>。

① 赫德(Hart, Sir R.)總稅務司。

② 稅務司，Detring Gustav。

③ 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商務大臣。

④ 五月廿二日。

⑤ 袁世凱與馬建忠皆當時駐韓負責人。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游學法國。

⑥ 孫毓汶字萊山，號遲齋，时任兵部尚書，入值軍機。

⑦ 五月廿三日。

## 四

昨烏見韓王，自言奉國命，以韓地匪亂，帶兵來護館，商請王即派辦理交涉大臣，會商立法治民，勸農獎商諸大端，便可與各國並立自主。王答以爾先撤兵再說。北洋遞袁電如此。尙有問答續寄云。信如所言，較赤遞三端為婉。然誘韓自主，撤革韓政，大致亦具耳。今日京津電空，聲息忽滯，殊悶悶。敬承 著安不宣。名心叩。廿四日申正①。

## 五

今日袁電：韓警甚急，倭以重兵二萬壓之云。北洋以為不確，俄□②倭議正緊，必有區處。屬袁語韓鎮靜以待。頃電北洋，叩以俄議究如何措置。復到當有分曉也。連日美使欲為調和，先撤兵，會商善後。所商則共保朝鮮平安，為整理政治，此均不可行之事。英俄相忌，不便拒置不答，虛與委蛇，差免別增一敵。容晤言。即承 著安不宣。名心叩。廿六日酉刻③。

## 六

韓事直無把握，奈何。山羊復文，早間庫中送閱，已令速繕送矣。謹上叔平六兄大人閣下。蔭桓頓首。

廿七日④

## 七

頃函言無把握者，無成算之謂也。去牋想未達左右。明日三庫復奏已証〔？〕。感冒，得暇當趨談。皖餉容語庫早收。山羊文已復。敬承叔翁先生晚安。桓白。廿七日⑤。

① 五月廿四日。

② 原信此字殘缺。

③ 五月廿六日。

④ 五月廿七日。

⑤ 五月廿七日。

## 八

早間枉談甚感之。已刻署<sup>①</sup>得袁電：韓答倭文未認非屬，現仍駐漢，以口舌爭云。午后英使復來調和，答以明日公商，再給回信。此承叔平六兄大人道安。蔭桓頓首。廿八日<sup>②</sup>。

## 九

今日英使來言，倭署使已奉外部電准來署商議之權。能否就范，殊難預決。陝西司奉單，初四日正班議復。甘省購買洋槍一折，中有鏽壞字樣，似在迴避之列，可否飭令下班再遞，幸酌裁。烟客畫冊頗有能事促迫意，久承鑒諾，輒願如約切切。謹上 叔平先生座右。蔭桓頓首。初二酉<sup>③</sup>。

## 十

南廳候至辰初，畿相<sup>④</sup>未到。看廳人云，畿相不來矣。因乘雨歸返寓。昨件如須公商，擬請酌定日時，傳諭檔房預送知會，當無參差。若俟晤商畿相，定期恐後，奏不能速耳。乞裁奪。今日申初，接晤倭使如何？來函但云要事，能否善了，直無把握，愧憤萬狀。謹上 叔平六兄大人閣下。蔭桓頓首。六月五日。

## 一一

今早緩步趨班，苔滑泥濘，往返幸免傾跌，然較晴時吃力矣。承示籌款，海、農<sup>⑤</sup>各任其半，甚公允，惟海款他日由部<sup>⑥</sup>籌還，此與部中全認無異，宜執事之未許也。昨晤邸，未再提及，但云電津提款備撥耳。議事昨無端倪，來人只任通信，無議權，仍隔膜。余面罄不尽。謹上

① 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② 五月廿八日。

③ 六月初二日。

④ 福銀字畿庭，宗室，咸丰九年進士，隸廩藍旗，時官体仁閣大學士。

⑤ 海指海軍衙門，光緒十一年設立。農指戶部。

⑥ 部指戶部。

叔平先生閣下。蔭桓頓。六月六日。

### 一一

日昨辱承教益，渥荷关垂，飽德之怀，何有极也。华款事，今日晤庆邸<sup>①</sup>定初九日奏。尊拟会語，漱庄<sup>②</sup>已交到云。署中今日自已迄酉，接晤西使三人，大都韓倭之事。倭署使已奉准議权，与商先撤兵，后會議，渠允照电本国，断非仓卒能定也。即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  
初七日<sup>③</sup>。

### 一三

今日召見，已将辰正，雷雨之后，圣駕須速还瀛台，內监传宣及之，只可撮要陈对。承諭戶部拨款靠得住，海軍恐不現成，奏言海軍亦电津提拨，但願備而不用。承詢前日接見倭使情形，当略陈大要，因問答已呈覽，无須瑣言。奉諭总須顧全国体，并及明日倭使陞見事，謹分別条奏。上頤案旁坐钟，諭已将九点钟了。雨意未住，遂退出。为时虽暫，天顏甚懽，安得早了边事，以慰宸廑。部拨外款，尚有樞寄也。余晤言。即承 著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蔭桓頓首。初九日<sup>④</sup>。

### 一四

今日汪使<sup>⑤</sup>电言，倭廷以各国相劝，拟定期撤兵。龔使<sup>⑥</sup>电言，倭在英新购大快船，已駛回日本。倭情叵測。两說互較，頗難亿逆。小村<sup>⑦</sup>迄无回信。昨与迟龕商定，电属汪使詢倭外部。頃詢总办，此电迟稿未交来，或須詳酌也。事机百变，可慮实多。十三午后趨教一談，小別不无恋恋。即承 道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白。十一日<sup>⑧</sup>。

① 庆亲王奕劻。

② 熙敬字漱庄，滿洲廂黃旗人，时任戶部滿尚書。

③ 六月初七日。

④ 六月初九日。

⑤ 汪凤藻字芝房，江苏元和人，时任駐日公使。

⑥ 龔照璫字仰齋，安徽合肥人，时任駐英公使。

⑦ 台灣巡撫邵友濂字小村。

⑧ 六月十一日

## 一五

頃辱鈞答，复拜嘉惠，感佩何极。抄件呈覽。不图今日复有冒頓，奈何。即承 晚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桓白。 十二日①。

## 一六

倭繪韓圖一本送覽，当与署中自繪本无大参差也。即承 叔平六兄大人著安。桓白。 廿四日②。

## 一七

手示謹悉。朝鮮地图敵寓无存，仍就署藏之本校閱，取来送覽。頃北洋电，韓王廿一日被拘。使署、电局均散。系得自仁川委員自烟台回京，距今已四日。果有其事，□③关自必稟达赫德。鄙意衡之，恐未尽确。电線为倭割斷，消息不灵，奈何。謹复 叔平先生座右。蔭桓頓首。 廿四日④。

## 一八

倭兵昨在牙山潛击我船，衅由彼开，势迫于战。今日英使来言其事，有英商受雇裝兵之商船亦被击沉，內有德国教习一人在內，我兵逃出者十一人。济远与之相持，尙能自顾，广乙則敗矣。北洋来电甚长，已令章京速贍，明早攜呈台覽。昨送地图，只管留閱，署中尙有一本也。即承 晚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桓白。 廿五日⑤。

## 一九

今日會議，曾及宁波、定海否？撫提均到任未久，幸皆旧治，或不

① 六月十二日。

② 六月廿四日。

③ 原信上有殘缺。

④ 六月廿四日。

⑤ 六月廿五日。

致臨事倉卒耳。山东威海卫，北洋水師根本，此時全師而出，駐守不知几營？故若乘虛來襲，亦甚可慮。

午間北洋來電兩紙，已令總辦惠送樞中，當邀垂督。邦交先絕，互市即停，自系公法。北洋初電尙能制敵，第二電則首鼠矣。倭之執政為民黨所攻，勢已睽異，禁其互市，則商民益怨，彼族欲耀兵以弭謗而謗愈丛，當軸或自謀變計，若互市雖停而他國仍能代運倭貨，則停而不停耳。北洋慮各國交責，自是老謀深算，然設為三層辦法，一他國商民自用倭物准運入口，一倭貨已屯于華者，准他國商民代運出口，一他國商民運倭貨以銷售于我者，暫停入口，俟戰事大定，照常運售，如此辦去，似尚不致各國交讓。大約運倭貨來華者，英美兩商而已，北洋初電，足為布告文中添作，所慮絕妙好詞，以西人文法譯之，語氣多不貫，專恃此以御侮，似未足以觀變也。或能杜言者之口亦是一法。各國得此，亦斷不肯代判曲直，法越非前車乎？即就條約論，美約原有他國欺藐不恭，美國出為排解，法越之事，總署倩美使排解，以為上策。年時赴美，始悉美國實無此權，美之政事，取決議院，若未經議院議准，總統且不能辦，况美使乎？因知前約，姑為此說耳。

每謂中國與外國聯絡，政教不同，言語不通，極難融洽，外國自為結納，其勢甚順，中國自為計，總非自強不可，此論已于十年前奏陳及之矣。又前事之可笑者，德署使允與中國立密約，為我攻法，為紓越難，我酬以五百万金，當時張幼樵吳重吟均以為無上妙法，不悟德署使無此權，德兵一動，亦豈五百万金能了之乎？走奉使日斯巴彌亞時，曾與該署使相遇，其人亦在德館充武隨員也。署中于正使、代办一例視之，未免太優矣，偶有所觸，不禁齷齪。又今日迟龕電詢沪道，德華銀行是否華商資本，有無洋商股份在內，已譯發矣。德華為德商，庚寅<sup>①</sup>擬借洋款時，巴蘭德<sup>②</sup>屢為說項，張朗茲所借有此銀行之款，遲公殆忘之耳。前承屬抄約本三紙送覽，此時恐用不着，聊備他日查考耳。手布即承 道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頓首。廿六日<sup>③</sup>。

①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

② 德國駐華公使 Brandt, M. Von

③ 六月廿六日。

## 二十

北洋電，牙軍廿三日鏖戰，殺敵千余，我軍傷已過百，擬移駐水原云。叶<sup>①</sup>亦能軍，差強人意，惟平壤已為倭踞，義州各隊恐須以戰為進耳。水師丁提督<sup>②</sup>統戰艦往返漢江口，未遇敵而還，廻顧威海云，大約無意接戰，摩壘而已。容續布。即承道安。惟新亮督不宣。名心叩。廿八日申正<sup>③</sup>。

## 二一

平壤依然。北洋續電呈覽。昨英使來，意在說合，故為危詞，未足鑿聽也。拙作一首乞教政。寺僧初四出京，若农恐不能作急就草耳。敬承叔平先生道安。蔭桓頓首。七月朔旦。

## 二二

唐紹儀<sup>④</sup>自仁川回津，言廿八日牙軍大挫，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可慨也。又仁川稅司言，倭劫韓庫藏，迫大院君下令拒我，而未言王在何處。北洋兩電甚長，明早當必公閱也。可慰者，卫、馬、左、聶諸軍已進守平壤城，他日進兵，當以平壤為根基耳。《日本雜事詩》<sup>⑤</sup>兩本奉覽。函內各節，勿語受之<sup>⑥</sup>為叩。明早再奉白。瓶翁先生閣下。桓頓首。初五日戌刻<sup>⑦</sup>。

## 二三

牙軍仍無消息，丁船已赴大同江矣。依將軍<sup>⑧</sup>催發秋餉，此電當

① 叶志超。

②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廬江人，海軍提督。

③ 六月廿八日。

④ 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人，時代袁世凱任駐韓商務總辦。

⑤ 《日本雜事詩》黃遵憲著。

⑥ 崇禮字受之，蔣氏，漢軍正白旗人，光緒二十年任理藩院尚書，八月改熱河都統。

⑦ 七月初五日。

⑧ 依克唐阿，時任黑龍江將軍。

邀覽。后日庫期恐趕不及，十二庫期，劄子當可到庫耳。余晤言。即頌  
瓶生先生道安。蔭桓頓首。初八日酉刻<sup>①</sup>。

## 二四

今日北洋無電來，牙軍利鈍仍無確耗，昨電得自華商赴牙山收帳  
者傳述，不足信也。明日放餉先卜魁，以其路遠，或竟彼此以行放竣  
後，乞電復以壯之。津款固急，北洋呼應尚便，後期勻放可耳。海軍放  
款亦不瀕滯，則卜魁來員可遄返也。頃得伯行上言，北洋近益焦勞，收  
發電報每至竟夕不寐，七十老翁，何以堪之也。正擬奉布，適辱惠牋，  
謹承 叔翁先生道安。桓白。初九酉刻<sup>②</sup>。

## 二五

叶弁能到平壤，此意外之喜。北洋電送覽。落叶之賦，或當免乎。  
即承 晨安不次。名心叩。初十早<sup>③</sup>。

## 二六

今日申刻，倭船廿一只扑威海衛，擊敗后回，游弋成山、威海之間。  
北洋直奉各口均戒嚴，從前法越之役，尙不致如是之近也。東省之  
登州府城、胶、萊等口均可慮，倭不得志于威海而南窜，則江、浙、閩、  
台亦極吃要。頃在署得北洋電，即復以飛電山东設防，又電南洋，并請  
轉電浙、閩、台各省。事機太迫，未及函商樞堂，殊慄慄耳。明早又有會  
閱折片之事，容晤言。即承 叔平六兄大人。桓白。七月初十日酉刻。

## 二七

丁艦今早自大同江回威海，並未遇敵。北洋西去剿捕，肅清渤海  
云。鐵甲守口有余，迎戰不足。津沽之防能固，較前兩日機局略穩耳。

① 七月初八日。

② 七月初九日。

③ 七月初十日。

敬承 晚安不次。名心叩。十五日酉刻<sup>①</sup>。

## 二八

叶軍今早抵平壤，聶軍明晨可到，午后北洋来电也。惟后路粮台轉运如何，安設如何，挽运迄未筹及。樞中亦不促之，殊默默耳。即函晚安不次。桓白。廿三日<sup>②</sup>。

## 二九

今日北洋电：据仁川稅司函，前月廿一、廿四平壤有战事，倭均不利云。諸統將无电来，或不确也。广乙帶船官林国祥已回津，又兵丁七十余托英船带回。日本传言，广乙系华官自行击沉，恐以資敌。汪芝房所述或不訛耳。閩电借款仍論鎊，又費躊躇也。庆邸述口敕，現因祭祀，初五始會議。有此數日閒暇，亦意外也。香牌收到。即承 叔平先生道安。蔭桓頓首。八月朔。

## 三十

奉示，謹悉。借款論鎊，似专指电商而言。閩假大衍，原訂銀元，未必翻异也。广东解員事，昨已見粵督电报，解款免割庫当属速收。此數日庫期均幸免，容屬庫官可耳。既为名捕之人，到即扣留，似无待解款交收与否。为数亦有限，意必有看鞘之丁役，不致參差。仍請諭飭司務厅辦理为妥，乞酌之。前日南洋电：陈湜、程文炳<sup>③</sup>月餉各三万五千金，須由部供支，或即就海商豫繳之款开发。此电不識邀覽否。明日演礼，拟不到，大致亦略晚，但願是日无雨，或免失仪耳。手肅，再承 晚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桓白。八月朔夕。

## 三一

今日辰初一刻到庫，申初一刻始散。未到前堂，因詣起居不值，便

① 七月十五日。

② 七月廿三日。

③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从攻太平天国起家，按察晉苏，至是起用东援。程文炳字从周，安徽阜陽人，在袁甲三軍領馬队，累迁至提督，至是詔趣統皖軍赴前敵。

赴总署，鑑时返寓，知从者枉顾，誠相左矣。辱示函稿，周匝之至，游夏不能贊一詞。但請易各堂各字為善字耳。聞近有新增善堂，各字不改亦可。新加坡稿义无可辭，今晚能就，當于明早送上也。電稿移易數字，乞酌定，交檔案房速電可乎。敬承 叔平六兄大人道安。桓白。

八月十二日。

### 三二

部票難處，誠如尊論。鄙意第一端誠難，外此三端，尙易補苴，晤教再詳言之。電先信後，未嘗不可。承諭擬拔山西、津海、江海、江漢各電，並加函通款，甚善。津海于此中辦法最透辟，曩曾告琴軒<sup>①</sup> 奉商鈞座為書托之，並寄與章程，如津海能領辦，則各關可附之矣。江海初任，須有親老喜惧之思。江漢健者，但楚中恐無如許富人，不如專托津海為得要領。山西本富地，現在撫藩<sup>②</sup> 不識能為部民信服否，官民等威相去太遠，設以官样行之，不惟無益而有損也，幸酌之。今日葉軍糧五艘，在大同為敵劫去，存糧不敷五日，深用焦灼，已告所司抄電送樞堂，必有以濟之也。敬承 道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頓首。 十三日<sup>③</sup>。

### 三三

日昨趨談，久累清神，深抱不安。今午到部，琴軒云台从強起早朝，明日仍須請假。跋念起居，良切馳系。窺計大解能通則寒熱可除，勿薦有喜矣。琴軒又云，明年內帑拔濟部庫三百万，誠曠典也，意必有交片耳。今日樞中申正始散，總署章京候至四点钟携回電旨九件，只宋慶幫辦北洋軍務一件為新政，外此無甚要義，不悟日晡乃畢耳。聞電借款不諧，適兩赤來署言可借銀不論鎊，但須定借數乃可。利息七厘早已知道，當告以拟借千万，年期須統籌乃定。兩赤唯唯而退。或兩

① 那桐字琴軒，葉赫那拉氏，滿廂黃旗。

② 張煦字南坡，甘肅靈州人，時任山西巡撫。胡聘之字蘄生，湖北天門人，時任山西布政使。

③ 八月十三日。

赤私囊，未可知也。姑予言千万，如可少借，俟其回信，再酌不迟也。还本脱利，无论几年清訖，亦如是办去。今酌订节略来商果如願，則台鎊可作罢論，我公謂然否。手布敬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 廿二日戌初<sup>①</sup>。

### 三四

頃楊子通<sup>②</sup>復電，美國允借，仍論鎊，周息五釐，年期愈久愈好。墨西哥鷹銀，墨使商定再復云。来电亦以鎊價已登峰造極，不能再漲，他日还款，有益无損云。此虛拟之詞，难于上陈者也。細繹台撫<sup>③</sup>電，華商包鎊之說，认系拟办未定之事，須奏准后向華洋各商从長計議，能否就范，再行电商。且銀期系今年十一月、明年正月、三月，分三期交收，即此時奏准，而台暨亦須十一月乃得此款濟用，并非手到擊來之物，但部中准借，則台撫有所恃而不恐耳。昨日赫德所說，公早晤遲公亦甚願有成，且看節略送來再說，如今日不送，明日再令司員催之，似不宜過急也。清恙甚念也，大解否？今日會議，大致如常。桂公<sup>④</sup>出守山海关，有明发。另電旨三道，聞及大東沟鴨綠江口筑炮台事。又后路糧台移設處所。又田在田募數營，此大略也。即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 八月廿三日。

### 三五

曩告赫德，借款之數，酌拟千万，周息七釐半，年期未定。今日与迟公共晤赫德，借款利息仍尔，年期赫拟十年还本抽利，每年本利共需一百四十二万四千兩，本利按年递減，如是十年，本脱利脱。計十年之間，共費利銀四百二十萬兩。此中細數，赫明日送來。交銀之期，未能遽定。看此情形，当非子虛。俟其接到倫頓復電，再与訂也。手布，敬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 廿四日。<sup>⑤</sup>

① 八月廿二日。

② 楊儒字子通，漢軍正紅旗人，时任出使美國兼日國、秘國大臣。

③ 邵友濂字小村，浙江余姚人，光緒二十年四月初二日任台灣巡撫，九月十五日調湘撫。

④ 御前侍衛公桂祥，光緒后之父，八月丁卯，命統帶馬步各營，至山海关一帶駐紮。

⑤ 八月廿四日。

## 三六

平壤潰退，連日軍報，無非收拾散卒，料量傷病，暫不能復戰矣。寇焰方熾，後路有無扼守之地，殊焦灼。海軍戮方伯謙，奉電旨而未明發，或亦不願使敵有聞也。兩赤所商，昨令隨槎舊僚核算，細帳尙明白，特呈台覽。日內兩赤開送來時可資考証也。清恙肺胃燥熱，若大解暢則病除矣。荸薺煮粥，黑芝麻蒸熟和糖食相宜，萬不可服補藥，切切。敬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頓首。 八月廿五日。

## 三七

手示謹悉。換給部票一層，微特部权不旁落，事歸划一。此中妙用，尙有不必明宣者。此票鬯行，則不鈔之鈔。設外間或有顧慮，持以抵解部款，庫中亦樂收之，以示大信。收一萬則省一萬利息，若使部庫充裕，不嫌多收。設仍紓支，則歲定抵解數目，借期未滿，借券先歸，此亦本可借款已供軍實，并非虛收紙幣也。信義既孚，庫中以此搭放，由漸行之，便與鈔票無異。若由外省發照，似無如許功用也。琴軒諸君苟慮部票多發，終為經手之累，則此可不商耳，幸賜酌之。頃訂粵電，似有借數，無年期，記憶不清，并求再核。今日庫中收放六十余萬，委頓不可言。新嘉坡函明日不識能交卷否。北洋轉叶電，此數日內定有戰事，跂聽捷音而已。敬承 晚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頓首上。 十二晚①。

## 三八

今早商催赫德借款，遲公亦甚着意，當告總辦章京往詢之。乃退直至南廳，閱悉總辦所呈早事，赫德已詳復，無待促之矣。惜此兩函，樞堂逕發，總辦携去，未能在樞中一閱，遂煩筆談。茲特飭抄呈覽。赫德經手，一年交款，不能速，其勢浹然。因其初議交款之期，中國自定，走遂要以奉旨五日或七日。赫言不克踐，而借款不虛。只可屬總辦，告

① 九月十二日。

以代拟合同，再行核奏。至汇丰管司人今日来京，不便接晤。赫欲該行面訂，慮疑其办事不切實耳。亦告以暫不必來見，俟定立合同之日，接晤不晚也。又粵中借華債事，赫電杜稅司辦法六款，亦應有之義，惟第四條銀號酬金歸稅司，為借款辦公經費，似近攬取，且欲形之奏牘，尤不得體也，總办駁之，大約總須與之訂晤一次，始能周匝。鈞意謂然否？幸酌示。明日拟出城會議，不到班矣。今日酉正始知庫內帑收竣矣。即承叔平六兄大人著安。桓白。九月十三日酉上。

### 李鴻藻致翁同龢函

聞叶嶠兩軍尙有一二千人，距平壤僅二百余里，此說確否？日來有何消息，望示悉。李嘯溪映庚摺謁時，乞进而教之。弟名謹上<sup>①</sup>。明日想无发看之件。

### 二

北洋有電否？平壤消息何如？倭船又至何處？昨端王<sup>②</sup>，折作何措置？明日发看，有何新事？均乞示悉為感。弟名頓首。十五未刻<sup>③</sup>。

### 三

台事不堪設想，如何如何。月前與鑑堂<sup>④</sup>談及荆川<sup>⑤</sup>，意似不滿，邵<sup>⑥</sup>言或不謬也。昨召對后，晤南皮<sup>⑦</sup>云：北洋電，叶布置頗有把握，

① 原信無日期，據內容推斷，應為光緒二十年七月中旬。

② 端郡王載漪。

③ 七月十五日。

④ 李秉衡字鑑堂，奉天海城人，光緒二十年四月授皖撫，七月調魯撫。

⑤ 荆川指唐景崧，字微卿，廣西瀘陽人，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五日由台灣布政使繼邵友濂署巡撫。

⑥ 邵友濂，與唐景崧同官久，言其貪汚無用。

⑦ 張之万字子青，直隸南皮人，時官東閣大學士，入值軍機。

确否？原函奉繳，祈贊入。弟名頓首。初九辰<sup>①</sup>。

#### 四

聞受之云，我軍糧運五艘為倭所劫，懊悶已極。海軍船只一無所用，真可殺也。言之痛恨。尊處如有所聞，乞詳示。弟名頓首。十四日<sup>②</sup>。

#### 孙家鼐致翁同龢函<sup>③</sup>

昨晚閱手書，字跡有異平時，知勞倦極矣。不審夜來得睡否？今日精神何如？頭痛發熱均退否？極念。張野秋<sup>④</sup>條陳內有報捐鉅萬，准特旨錄用一條否？部議准否？有欲報捐者向鼐詢問，鼐不知其詳，稍健乞示。今日仍撤書房，辰正時外起方完，樞臣始進，已有信無書房。鼐俟上還瀛台始退，時則已初二刻矣。出至苑門，知續有慶邸一起上船，時慶邸猶未退，聞尚有慈聖起也。余別無見。閱名臣奏議蓋三四篇云。均齋主人。蟄生頓首。廿三<sup>⑤</sup>。

#### 二

假期內當可靜養，貴體能漸愈否？近又大解否？今日仍無書房，辰正二刻余，上還瀛台。外間消息，不卜何如？日旰君勤。已四日無京營，赴山海关大車需數百輛，地方亦不免勞費也。均齋主人。蟄生頓首。廿四日<sup>⑥</sup>。

① 八月初九日。

② 八月十四日。

③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时官工部汉尚書。

④ 张百熙字野秋，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累迁侍讀。甲午战起，疏劾李鴻章陽作戰備，陰主和，又劾礼亲王世鐸，筦樞務，一倚鴻章，貽誤兵机，皆不报。

⑤ 八月廿三日。

⑥ 八月廿四日。

孙毓汶致翁同龢函<sup>①</sup>

## 一

手示祇悉。今日閱件无，即日办頌不寐，明晨何如。尊札当轉告諸公。通沟外見紅色船二，丁帶八远前往，因不远离語，故李電聲明。瓶老仁兄。弟遲頓首。

## 二

此數日无多要件。會議大約是初五。文卿<sup>②</sup>有復電，以銀還銀之說未允，而未有緩圖，一誘[?]難濟急也。現餉皆刻不可緩，奈何奈何！法事將毕時，香濤<sup>③</sup>向英議，竟有不再借之說，此時議辦，亦須防此一着，在人者总无凭耳。阿船又加三万余鎊，今日有旨允之。外一船行遲，不令購矣。筱邨<sup>④</sup>有復電否？復上。瓶翁吾師。弟遲頓首。

## 三

昨递北洋折呈覽后改懿旨。散直及酉初矣。台撫借款□<sup>⑤</sup>鎊，大部是否議准，乞先示，明晨須復陳。又购猎船事先亦十之由已据電復，似在可允。禮邸<sup>⑥</sup>有擬面談之言，仍盼力疾一臨也。此叩。瓶翁仁兄夕佳。弟遲頓首。

①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光緒二十年时任兵部汉尚書，入值軍机。以下几函，均为光緒二十年八月所作。

② 譚鍾麟字云觀，号文卿，湖南茶陵人，时任閩浙总督。

③ 張之洞字孝達，号香濤，中法战役时任两广总督，光緒二十年时任湖广总督，是年十月調署江督。

④ 指邵友濂，見前。

⑤ 原信上缺一字。

⑥ 礼亲王世鐸，入值軍机。

## 曾廣鈞致翁同龢函<sup>①</sup>

宮保夫子大人鈞座：

頃得鄂信，知劉毅齋<sup>②</sup>病故。又據人言，倭重兵扼瑞興，叶軍抵金川后無續信，平壤一二日內必有戰事。受業封事，今晚必遞。聞北洋拟以海軍全隊護山海关，無攻人之意。分隊之說，必不謂然，奈何！敬叩福安。受業曾廣鈞謹稟。十六夜<sup>③</sup>。

拟一二日譯出中日師船強弱奉覽。又及。

① 曾廣鈞，字重伯，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孫。

② 劉錦棠字毅齋，湖南湘鄉人，新疆巡撫，光緒二十年七月死。

③ 此信為光緒二十年七月所作。

# 長順函稿

## 長順

編者按：長順字鶴汀，達呼里勒貝爾氏，隸滿洲正白旗。光緒十四年（1888年）任吉林將軍。甲午戰爭時，日軍侵陷海城，清廷命長順往援。乙未年（1895年）戰爭停止，辞职。長順函稿四冊，系1893年至1895年發信的底稿，其中也夾有來信原件。今選錄1894年至1895年有關甲午中日戰爭的几通。

### 致榮祿函（一）

仲華仁兄大人閣下：

迭寄書函，應已均入英鑒。頃接探報，倭人于前月二十七八日由大東沟搶渡過江，宋祝三<sup>①</sup>宮保駐紮九連城，相距一百二三十里。聞系不戰而退，鳳城亦遂失守，各軍直奔摩天嶺而止。丰、富、倭<sup>②</sup>三軍皆陷賊后，隔截已將十日，杳無音信。又聞豐、富有撤退熊岳之語，未識究能冲出賊圍否。俊峰<sup>③</sup>既御賊于大東沟，連城之軍，聲氣相連，自應互相策應。既不救援，又不任戰，聽其孤軍隔截。兵事如此，尙可言乎。聞此次槍砲糧餉并民間轉運大車，所失又屬不少。長此奔潰，既失奉邊，奉城危若壘卵。岫巖、金州沿海之地，倭亦分竄而入，勢將扰及山海关一帶。大局如何可了！聞宋慶奏稱有斬倭二千余人，而以俊峰為恆怯無能，以過予人，軍心如何可服。頃又聞堯山<sup>④</sup>于蒲石河得勝，所部亦退摩天嶺，并傳堯山有受傷之說。軍事傷敗，竟至于此，為之嘆嘆。

弟于前月二十九日奉密旨，赴奉助勦倭寇，飭令酌調精銳兵丁三

① 宋慶字祝三。

② 丰紳阿、富云圃、倭恒額。

③ 倭恒額。

④ 依克唐阿。

四千人。查边練各軍精銳无多，原防之地未便抽動。新勇又仓猝未能成軍，難以驅戰。倭人鎗炮精利，吉林所購之槍分拨无存，手无利器，何以任戰。現經奏請借撥江省毛瑟槍一千杆。况將才最為緊要，奮勇得力之統領營官，历年求之而不可得。今雖有一二上選，亦聊備行間而已。弟昔日西邊之事，均屬因人成功。今大將云集，尙難抵禦，而以碌碌猶人，縱橫其間，功豈易言。惟念以身報國，人臣之義。既臨疆場，定當激励士卒以足勇气。然倭人善用讒計，又不可孟浪挑戰。一切進止機宜，容至奉省後，商明靜、壽兩帥定奪。知關垂愛，略為陳之。專肅，敬請勸安，諸維伟照不宣。愚弟頓首。十月初七日。

### 致榮祿函(二)

仲華仁兄將軍麾下：

敬密啟者：迭次寄緘，應已一一入照。前閱電抄，欣謹執事寵承恩命，會商辦理軍務，懽忭莫名。惟倭氛日熾，奉邊各城連陷，軍事糜烂至此，凡屬疆臣，愧憤何窮。朝廷宵旰憂勞，執事戎機密參，正不知盡勞為何如也。弟自奉命赴奉剿倭後，日夜惴惴，自古疆場効命，臣職之常，弟豈以死生利害稍存畏怖之心。惟念今日軍事敗壞至此，竟有收拾不起之象。自平壤大失，連城繼棄，鳳城又喪，一敗再敗，勢如破竹，可為寒心。大約賊未至而兵心先亂，兵亂而民遂以潰。追究軍事之所以失，實由於將帥不和而各懷覲望，有以致之。

今自宋帥赴援旅順後，聶功亭、呂道生兩總鎮，以五千余人退守摩天嶺。聞兩鎮甚勁，尙能堵持，實為難得。依帥今亦會集于此，所募新勇未經訓練，斷難任戰。弟所帶只四千余人，今疊奉諭旨，飛催進兵，奉省又告援緊急。時局至此，豈敢作規避之想，為貪生畏死之計。惟論機論勢，此去無益于大局，轉恐有悞于軍事。何則？弟之兵與依帥之兵等类齊觀，在彼總視為旗員旗兵，遇有戰事往往覲望不前，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為通病。依帥之于蒲石河，可為前鑒。以弟雜入其間，則于各軍之外，又樹一帜。蓋多一主將之人，增一牽綴之處，遇事仍不能融合一起。然非主將之果各有畛域之分也，在下者即不能無各主其將之意，橫梗于胸。平壤以後，戰事之不能得手，大率由此。如以弟所

率四千余人統歸依帥調用，兵力較厚。況邊軍又屬旧部，在彼即可獨當一路，戰守皆可自主。查九月二十三日電旨，飭即挑選吉林兵丁三、四千歸依帥調遣。是月二十三日又准依帥咨催，將前挑吉林兵勇三、四千人遵旨來催，咨送到營，并飛函言及新添之勇，均屬烏合，恐不足恃各等因。是依帥始終望吉林之兵前去，以備助剿也。

逆計倭人于冬腊之交，或不大舉入寇，各軍連營尙能暫為駐守。今藩屬已失，奉邊被擾，大局岌岌，似非另籌办法，必不能扫清倭蹤，復我疆土。弟兵如歸依帥后，或令弟入都陛見，面授机宜。屆時拟將勦倭規韓戰守大局，并三省各情形，稟商諸王大臣之前，即與執事諸君亦可妥商用兵事宜，俾可戮力同心，出而討逆。此一隅之見也，執事如以為可，敬乞商請恭王、庆王，作何調遣之處，悉出卓裁。

弟自十五日由吉起程后，一路師行濡遲，焦灼莫名。一切調餉運糧后路事情，不能不妥為布置，故未能迅速前进。今定二十七日入沈城，各隊約出月初旬可以到齊，再行會商戰守之事。所陳之策，雖屬緩著，特恐大局非如此不能挽回。故詳陳其略，以備戎籌一二。專此密布，敬請勦安，諸維心照不宣。愚弟頓首。十月二十四日泐于開原行次。

### 致榮祿函(三)

敬再啟者：

弟到奉后，略悉軍事確情，而未得其詳。論今日全省形勢，自以旅順為最重最要。細審賊之用兵，約分三股：大高嶺以南一股；岫巖一股；而以大股萃于金州。其意欲據此要地為冬腊正進兵運餉之計，以擾我全局，可慮甚大。宋帥赴援旅順，自是急則治標之意。據壽帥述及，既不能挽留宋帥以保辽沈門戶，而屢次請發大兵，朝廷又不謂然，不知何意。聞前日聶、呂、耿各軍之戰，幸能稍稍得手，然主將无人，如何調度。幸而賊無大股，尙可力遏其竄。万一大隊到来，各軍並不力戰，如何可恃。況聞沈城紳士將軍事稟達恭王以后，尙未奉批，豈以辽沈為可緩圖而不顧耶。弟才質庸下，碌碌猶人，兵力既薄，豈能遠勝于各統將。審思至再，似不若將吉林之兵，專歸依帥，彼尙可以有為也。否則，兵愈分而愈雜，將愈多而愈紊，雖有孙吳，亦難制勝。弟擬數日內單

騎先至大高嶺一帶察看軍情，往返不過五、六日，屆時再行定奪。以上各情，于恭王、慶王前亦略為稟及，乞有以教我為叩。又泐，再請勸安。

弟又頓首。十月二十八日。

### 致榮祿函(四)

仲華仁兄統制大人麾下：

前月杪抵沈后，曾勒一書，排遞督辦軍務處轉呈，未知已入伟鑒否。頃閱電抄，欣譖麾下新承恩命，補授漢軍正白旗都統。逖听之下，誠懼誠忻，恭維戎机密勿，助福丰隆，引企翹暉，莫名儻頌。弟奉命勦倭，日深竟竟。自念材質庸下，謀略犹人，豈能出奇制勝，以扫倭氛。惟有誓師決戰，以酬國恩于万一耳。朔風戎馬，懷想故人，其有以教我否。手此，恭賀鴻禧，敬請勸安，維希心鑒不具。愚弟頓首。

### 致榮祿函(五)

敬密啓者：

弟抵沈后，即聞旅順失守之信。宋祝帥救援不及。頃接其由熊岳来电，倭將以全力北犯奉省，意欲各軍會集遼、海，竭力堵遏，并請力顧遼沈等因。計自倭賊渡江，占踞連城、鳳城后，即以大股扑犯金灣。既陷金灣，不數日間而旅順之失又聞。糜千万金錢之船塢炮台，今為賊有，言之可為痛心。賊既踞此，運餉、運兵，水陸便捷，北洋咽喉為之扼斷。若非乘此設法攻取，以重兵死爭，開春海道暢行，更難恢復，即烟台、威海亦不能保守矣。

又據探報，賊之來路，鳳城一股，岫巖一股，金、旅一股。然三股之中，又各分股肆竄。況彼兵皆有地图，道路均能熟悉，零星分扰，防不勝防。現計各軍駐紮之所，宋祝帥帶馬、宋、劉各軍退在蓋平一帶；程之伟、蔣希夷、章高元等軍，在熊岳、海州，為復州后路；此為省西南之軍。依堯帥進紮草河口，兩次勝仗，現聞戰守不利；聶、呂、孫、耿四總統之軍，在大高嶺、連山關各處；而豐厚參、聶馥山兩總統在龍鳳峪；此為省以南之軍。富云圃、倭俊峰之吉齊軍在城廬、興京，此為省以東之軍。兵不為少，將亦云多，然無一城能守，一人力戰。況疊經挫敗，

胆氣皆喪。即如連山關之收回，據奏各賊越牆而出，所斬不過數人，其非大股可知。由是觀之，寇之肆擾既如彼，我之兵將不足恃又如此，時事尙忍言乎。

弟半生戎馬，際此時艰，義無退避。日前奉到諭旨，飭即力顧遼沈。一俟各軍到齊，即與壽帥會商擇要扼紮，惟有拼死迎戰，以盡臣職。所恐聲望既下，兵力又薄，亦屬無能為力。然默計時局果至如此，勢將不了。沈城興京舊都，陵寢禁嚴，豈容倭奴逼視。該賊凭陵不已，倘或挾此以要求，為臣子者，將何計之從。外間传言，英、德兩國欲為中、倭調和，庚邸達之宸聽，天怒愈甚。此雖得諸傳聞，未可凭信，然倭既摧殘藩屬，扰我邊城，自無言和之理。媚敵辱國，非特臣工不敢言，亦即天下士民所不願言。惟審量彼已之勢，默揣當今之局，和則犯千古之不韙，戰則尤兵將之不可恃。此中應如何安危定傾，非出自宸斷，將無有以輕言進者。執事參與戎事，知必有深謀遠慮以處之。弟言不足聽，實因事勢至此，不能不鰥鰥過慮，為書交促，纵筆及之，不自知其言之過戾過甚，祈有以亮之。手肅，再請勛安，並叩大禧。名正肅。

### 致榮祿函(六)

又密啟者：

宋祝帥威望兼卓，經營旅順，駐以重兵，非一年矣。今以百戰之師，駐險要之所，倭寇一犯，即為所據；驅兵馳援，又未能收回。宋帥之軍如是，其他尙有何言。然目前戰事，更難得手。昨接前敵探報，鳳城、石城漫出賊三千余名，分路四竄。是賊則分道而來，我則各守一隅。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如何可御。宋帥現已退集蓋州，疊来电告，東、北兩面，未能兼顧，所有各軍，請由壽帥酌為調度等因。是宋帥之意，將置沈城東北而不顧。各軍更無主將，號令不一，賊果直犯沈城，如何可御。事勢岌岌，焦憤无穷。現計唐仁廉、吳鳳桂兩軍門所部應可到關，乘此各口封凍，應飭防守各軍并京關駐紮重兵，星馳電調，併力攻旅，勢在必取。如此則遼、沈之急不救自解。若猶稽延于明春，一任各軍之觀望不前，三省不保，都城如何可守。務望執事將現在奉省主客各軍之不可恃，與併力攻取旅順之不可緩，慷慨昌言于諸王大臣之

前，以定大局，是为至幸。今附上目前駐軍草图一张，即乞留覽为幸。又泐，再請台安。弟名正肅。

### 致榮祿函(七)

仲华仁兄大人閣下：

辱惠教，喻之于道。反复尋繹，言簡意賅，至引義之高，見愛之切，具征忠告盛心，敢不拜嘉。夫國步艰难，匪躬之義，弟豈昧昧。惟自受命以來，夙夜兢兢，恐無以膺軍旅之重。今將士勞苦，師久無功，清人河上之譏，知不能免，然猶可從容以圖功。迺入正以來，倭又分股突陷威海，以致榮城、威海相繼淪陷。查威海、旅順為北洋之咽喉，水路之重鎮，不數月間，均不保守。時事之棘，兵機之鈍，竟至于此！蓋旅順失則奉邊無一日之寧，威海失則畿輔有寇擾之慮。聞信之下，憤痛無地，朝廷重念畿疆，飛飭提督聶士成入關扼守，實為防剿要着。轉瞬海洋冰泮，各口戒嚴，津沽固為可慮，即關以內灤、樂沿海一帶，賊寇登岸，無在不可以分竄，亟應先布重兵以為之所。向來天津所倚為長城者，水則鐵甲，陸則淮軍。今鐵甲已毀，水師絕無可恃；淮軍半歸外調，陸戰亦覺兵單。且淮軍中能戰能守，現祇曹、聶兩將，他無聞焉。即曰有湘軍可調，有民團可募，而湘中宿將凋謝，兵亦徒有其名；練團于戰事，非所諳习，亦難恃以御侮。以京師最要門戶，並不能多設勁旅，此則大可憂也。

更有進者，夷氛內犯，果扰津沽，勢必外援麤集。其時驕將悍卒亦所難免。畿畧重地，何可無心腹勁旅為之牽制。今日之羽林兵，未經戰陣，緩急實未可恃，雖在肘腋之間，難為腹心之寄。國家每有征調，必以吉江馬隊與漢隊相輔而行，不但冲突包抄易為利用，亦因其風氣朴厚，實少二心。咸、同之間，平粵、捻、回逆，得力頗多，且未聞有一將一卒激而生變者，此其明效大驗。當此海氛不靖，畿輔戒嚴，想吾兄獨不當早籌及之乎。

弟不自揣，竊願提一旅之師入關拱衛，以防患于未然。至此間連營接壘，不下五六万人，津沽灤樂之間，兵勢无是聯絡。倭之堅守海城，進窺海岸者，以此守可以力保之辽沈，與守難以意料之畿疆，孰緩孰

急？处兵备严密之地，与处倭寇窥伺之区，孰危孰安？必有能辨之者。弟可置之不論不議。惟閣下夙称知己，如能俯鉴报国微忱，代为設法，得偿所願，弟当酌带数营，择要扼守。一面陸續酌調前往，以厚兵力。所賸各營，即归沙振亭都护統帶，俾有归宿。倘閣下不以弟言为然，则是弟志終不得伸耳。

从来兵情、地勢，非身历其境者不知。吾兄襄办軍務，所当博訪周諮，集思广益。弟虽不敏，犹能效聚米之伏波，一陈形势。倘果不我遐棄，引之使前，尔时把臂談心，弟必将关內外軍情，傾心一吐，以备采择。弟之幸，亦大局之幸也。蒿目时艰，隐忧特切，素性褊急，未雨綢繆，惟執事諒之，亦惟執事图之。专此，敬請勸安。維希心照不宣。如弟頓首。

### 致榮祿函(八)

再啟者：

振亭所統察哈尔馬队，弟以为万不可用。此間馬队口糧均系七两，彼則十两，相形已為見絀。至臨陣之时，勝則爭先，敗則直奔无遺，杂于汉队之中，反为害事。弟于昔年曾帶此队，故知其弊。如不全數調回，恐振亭兵事，将来难以得手也。盛字軍練兵，臨陣觀望，遇敵却退，其病实在胆小。况家室既近，系恋之心太深；偷惰性成，艰险之途必避。將何責其陷陣冲锋冒死一戰。此所以一蹶不振，未能用命也。夫以有用之餉械，豢养此无用之士卒，豈不可惜。勢非重加整頓，必无用处。弟此次奏請汰弱留強，通行拣选，无论三省上著旗民，一体充補。庶几疲卒漸成勁旅，而實餉不致虛糜。此折上后，未知聖意云何。倘能更章照办，即吉、齊兩軍，亦可漸漸變法，以求实效矣。又泐，再請勸安，維希亮照不一。弟名又頓首。

### 致榮祿函(九)

仲华仁兄大人节下：

月初專弁入都，曾肅寸箋，計入伟照。关外軍務，未及一月，而事机多变，賊情更熾，此將帥之咎也。查敵軍自圍海城，屢攻未能得手，

意在長圍以困。而湘軍遠道而來，未審敵情，未堅軍志，徒欲迫而輕試，已犯兵家所忌。詎意吉東峪之失，遼城之危，敵軍勢不能不同援以遏其竄。計宋、吳及各軍之在牛庄、營口、田庄台一帶者，不下百營之多。賊惟以一路直犯，我軍已驚逸奔駭，几無駐足之所。兵心如是，尙可恃乎！此次軍事之失，雖誤于不知兵事，究由于我軍之不可恃。

弟于兵事，不敢掉以輕心。計自客冬出師至此，與賊接仗已非一次，然終未能大挫賊鋒。今賊不西扰錦、廣，必力犯遼、沈。探聞營口各地，賊踪無多，蟄伏海城，數有萬人之眾。旬月之間，必出巢大扰。其犯遼之路有三：一，大高嶺，則山徑紛歧，雪消則頭頭是道，嶺防各軍，萬不能一一設防。一，吉東峪既為賊有，潘家爐、桃園、八盤嶺等處皆無險隘可堵，賊可長驅而來。一則安山站以西，其地平行寬博，賊如兩股牽制我嶺防、吉東峪之軍，而以大股力犯大道，弟以區區兵力，顧此則失彼，瞻前則蹶后，自度實難堵此巨寇。

至堯山之軍，計其陣亡弁兵甚多，受傷尤復不少，兵將几何，精銳几何，長堪此損折摧殘耶。兵不在多而在精，昔有名言。今堯山于萬人以外，又有招募萬人之奏。不求將而只求兵，弟不謂然。是豈多多益善，才如韓信之將兵耶。此皆非弟所敢知也。是月初四晚間，堯山之軍驟然移北，几致使弟軍搖動。幸堅持無恐，同日回援遼城。今已兩旬，賊無蠢動，又復思出而守境。按之守城為下之說，計亦良得。惟遼城空廓，賊如諭知我軍分出，而以全力繞竄沈阳，抑徑趨遼城，在在可慮。況自三家子、吉東峪失后，处处可通。斯時西路之師未能回援，守遼之軍零星无几，其奈之何。

朝廷一聞臣臣陳請，即促敵軍分紮小北河、劉二堡一帶，為守境之軍。弟既膺軍旅之重，何敢偏執一隅。第恐該賊以大股竄沈，而我兵備多力分无可堵；犯遼，而我兵遠守回顧无可援；非計之善也。

總之。軍興以來，默數各軍，無一可恃。既無可恃，即難任戰。是以已失之城未聞克復，而賊逼之地即多危急。非賊之果強于我，我之果弱于賊也。往往未經交綏，而胆氣先寒。此中實難令人索解。關外軍情如是，在樞廷諸公，恐亦未必周知也。弟既知之，何敢緘默。執事嵩目時艰，用敢縷陳左右。臨穎无任悚惕。匆匆泐此，不尽所意，敬請勦安，

維希雅照不一。愚弟頓首。三月初一日。

### 致桂祥函

瀛洲仁兄公爺閣下：

前肅寸函，計邀英鑒。敬維勳猷絕特，景福便蕃，引企畱暉，曷勝抃頌。弟自奉命勦倭后，即于前月二十七日，率師至沈。日昨又奉旨，飭即力顧辽沈。拟與壽帥商定駐兵之所，以備戰守。計自倭賊渡江，占踞連城、鳳城后，即以大股突犯金灣，即陷金灣。不數日間，而旅順之失又聞。賊既踞此，運餉運兵，水陸便捷，北洋咽喉為之扼斷，烟台、威海無日安宁。若非乘此設法攻取，以重兵死爭，開春海道暢行，更難恢復。况船塢炮台，糜金錢千万，今為賊有，言之實為痛心。

又據探報：賊之來路，鳳城一股，岫巖一股，金、旅一股，然三股之中，又各分股肆竄。況彼兵皆有地图，道路均能熟悉。零星分扰，防不勝防。現計各軍駐紮之所，宋祝帥帶馬、宋、劉各軍，在蓋平一帶；程之伟、蔣希夷、章高元等軍，在熊岳、海州，為復州后路；此為省西南之軍。依堯帥進紮草河口；聶、呂、孫、耿四總統之軍，在大高嶺、連山各處；而豐厚參、聶馥山兩總統，在龍鳳峪；此為省以南之軍。富云圃、倭俊峰之吉、齊軍，在城廬、興京，此為省以東之軍。兵不為少，將亦云多，然無一城能守，一人力戰。況疊經挫敗，胆氣皆喪，即如連山之奪回，據奏各賊越牆而出，所斬不過數十人，其非大股可知。由是觀之，寇之肆扰既如彼，我之兵將不足恃又如此，軍事至此，戰守皆無可言！弟半生戎馬，際此時艰，義無退避。亦既誓師而出，惟有拚死迎戰，以盡臣職。所慮聲望既下，兵力又薄，碌碌隨諸帥之后，于軍事無裨毫末耳。執事將何以教之？

頃晤遂使傅顯庭兄，藉悉起居。到此，又聞麾下奉命旋都，至為懸系。今乘顯庭兄之便，帶呈倭刀一柄，聊以奉贈。此刀犀利無前，曾割盜首百余級，祈哂納是荷。軍事之詳，筆難盡書，想顯庭兄面陳也。手肅，敬請勳安，諸希心照不一。愚弟頓首。十一月初六日。

### 复訥子襄函

子襄仁兄大人閣下：

前泐复书，計入籤掌。頃复奉函，藉諭兴居暢适，禔福并臻，引企彌暉，曷胜饒頌。弟自奉命剿倭后，当即飞調各队出征。前月十五日，弟先率亲軍百名启行，二十七日抵沈。計調驍勇營千名，練軍馬队五百名，后路亲軍各三營，合計不过四千余人。吉省新軍十營，尙未练成。地要兵单，誠如来书，未便多調。然倭寇分竄各邊城，股數太多，實難堵御。幸日來前敵各軍，攻击稍稍得手，大高嶺以南連山關亦經奪回。將士用命，或不如前之聞風而潰矣。弟材質庸下，智略犹人，自信偏裨之才，未能統籌全局。君命所在，惟有瀝血以圖報耳。

志書<sup>①</sup>經費示及，校刻尙須添款，弟既从戎，難以兼筹款項，已將來函寄交雨帥酌奪辦理矣。此复，敬請行安，諸維亮照不宣。愚弟頓首。十一月初二日。

① 長順在吉林將軍任內，主持修成《吉林通志》，蓋指此書。

# 台灣戰爭記

吳 質 卿

**編者按：**吳質卿 1895 年時為劉永福文案，亲身參與劉永福在台灣的抗日戰爭。其後人存有抄件一冊，封面寫有“光緒二十一年台灣戰爭日記”、“日本侵略台灣失守傷心史”、“先人筆記”、“吳質卿”等字樣。內容為《復日本國樺山氏書》（附錄《樺山氏來書》）、《吳質卿感事詩》和《吳質卿台灣日記》，末尾抄錄《僧格林沁奏折》一通。在《台灣日記》題目下注有：“号桐林，知县，世襲云騎尉，蜀南人。”

《復樺山氏書》注、《感事詩》注和《日記》均記載 1895 年劉永福的黑旗軍和台灣人民保卫祖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事迹。特別是《日記》，系作者逐日記錄亲身的經歷，更為可以重視的史料。作者曾撰《今生自述》，台灣抗戰部分羅香林曾節錄刊于《劉永福歷史草》輯校一书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六冊據羅本轉載，內容甚為簡略，而且說到內渡請援時曾到烟台謁李秉衡、山海关謁劉坤一、天津謁王文韶、北京謁翁同龢等，并說屯劉永福內渡等等，全為無稽之談。這份《日記》，既可以補充《自述》的不足，更可以糾正其錯誤。《復樺山氏書》雖為少見的資料，但加注者從未見過，注中記載台灣抗日軍的部署情況，非常詳細，尤可注意。故一併刊出，以供歷史工作者參考。

## 台灣戰爭日記

六月十三日四点钟，附爹利士洋船，次日八点钟到台南。先坐划子上岸，入武毅右營柯王貴處，坐談片刻，隨坐馬車入城，謁劉淵亭軍門。夜間往投效，約次日往見。越日見劉軍門，坐談數刻，延余入幕辦理文案。次日擎获奸細，委余鞫訊，以余能問案。遂又札余總辦委審局事務，仍兼文案。黑旗幕中同事：羅六琴、沈真生、李品三。

十五日與劉公談籌餉事。余極力贊銀票之美，與議院諸生議定，准行銀票，設官銀票局。

十六日余在議院聽議事。歸謂公曰：“議院紳耆多瑣瑣，恐不足為台灣治化之原。”劉公亦喟然歎之。

十七日余審十七案，至四更始歸室。

十八日拏獲奸細十三人，余分別審訊，斬一人，其人身旁搜得倭人信札，其余悉縱去。此十二人皆由台北敗回來投效者。

十九日前敵獲勝。來請餉械，劉公慮甚，同余商議籌餉之事，直至天明，未能成寐。

二十日派員四出籌餉，余至議院，聞諸紳籌餉之法，眾人徒歎奈何。又至洋關稅務司麥嘉林英人處坐談。麥言外洋士坦<sup>①</sup>希一事，此間何不仿行。余因詢士坦希乃郵政之信票，簡而易行，還與劉公商之，公大喜，立刻概行。數日間，即賣洋五千余元。

二十五日議院議定余往署鳳山縣事。余以台南事多關係全局，不肯前去。商之劉公，亦謂誠然。

二十六日前敵來電告急，請添餉械。

二十七日劉公族姪知縣劉禹卿，往南洋調張香帥回來，兩手空空，餉械均無。

二十八日劉公出巡各海口，公乘馬，余亦乘馬。帕首腰刀，隨帶洋槍隊數十人，夜間始歸。

二十九日得前敵電報，連次勝仗。惟我兵傷亡甚多，請添大兵，發餉械。劉公憂甚，蓋存餉早已告罄，軍械槍械亦空，連日搜括殆盡。旋派文案羅六琴前往廈門，與沿海各督撫打電，哀求拯濟。

七月初一日接鳳山旅后及恒春一帶防營統兵將領飛報，恒春縣屬之鵝鸞鼻地方，有倭船數艘游弋海面。余即刻傳電諭令各營嚴密防範，整備戰守。

初二日安平縣城外海口，有倭船二艘上下游弋。又一艘弋入海口，我炮中彼有余；台軍士以天色將暮，辨認不清為詞，致被該船逃逸。余不勝憤恨，亟請劉公將統帶炮台之人斬首示眾。

初三日前敵來報，奪獲倭糧數船。是日，我黑旗大軍在大甲溪與

① 即郵票，英文 Stamp 的譯音。

賊戰一昼夜，生擒多人，斬殺無算，我軍陣亡一千余人。

初四日大甲溪失守，我軍死亡甚多，劉公電諭各營迅往彰化大甲溪扼守。隨令四營前進救援。

初五日前敵與敵大戰，我軍大獲勝仗。

初六日布袋咀海口有倭船二艘停泊，倭匪二十余人上岸。該處防營統領談少宗並不覺察，致被該匪逃去。余請斬談少宗以儆效尤。劉公即傳令調談少宗回台，俟其到台，即行斬首。

初七日前敵來電云：大勝，倭匪大股逃入后山，我黑旗營務處吳彭年率大軍追入后山，斷其歸路。來電謂數日內必將該匪悉數殲除云云。余正與劉公同飯，見之不勝大驚；劉公亦拍案大罵書生誤事。蓋倭匪入山，必有土匪漢奸為彼內應，況后山有小逕數條可通彰化城外之八卦山，倘倭匪探知此路，則彰化不保矣。劉公憤恨連聲，余即刻傳電吳彭年，令以重兵守八卦山。

初八日彰化府知府黎景嵩來電，請發援兵。并謂土匪引賊進攻八卦山，吳彭年在彼死守，恐不能勝云云。劉公連派四營前往，惟無餉無械，各營均無勇敢氣。劉公親臨各營，傳諭大小將士，曉以大義，激以危詞，眾軍奮勇百倍，立刻前去。公又派余出巡各海口，半夜始還。

初九日八卦山失守，吳彭年率黑旗健兒三百余人同死于八卦山。彰化城中土匪樹白旗降賊。劉公派王德標率精銳兵數百前往救援。公又親赴前敵部置一切。

初十日賊陷云林縣、苗栗縣。

十一日賊船十余艘分扰布袋咀、鳳山旗后、恒春鵝鑾鼻，及安平各海口，又有大鐵甲直犯白沙墩海口，終日炮聲隆隆震地。余巡查各處，軍民尙安處如故。余每一營，以“忠勇”二字相勸。

十二日賊抵嘉義縣。劉公派雲南候補道程泰坤解銀一千兩前往犒師。時偏地皆土匪，程行至中途，竟為土匪所刦。此行有夔府人馬姓，教門人，名漢字玉坪者，同程去，行李為匪所刦，赤足走歸。

十三日余檄簡成功之子名大肚，更名精華，及黃丑更名榮邦，林貓生更名義成等，各率義民協助官軍剿賊，悬以重賞。四人皆土匪中巨魁。

十四日簡精华等隨同黑旗連获胜仗，疊克苗栗、云林等县，进規彰化。公派李品三解銀三千两往前敌犒师。余送至品三轅門，品三帕首腰刀，行走如飞，余甚壯之。

十五日夺获倭馬十余匹。

十六日擒倭三十人，余亲訊許久，尽行斬首。

十七日余捉获奸細二人，審明后，斬其一人。夜間余帶人出街私查，見街头有營兵往来。蓋台地每逢七夕，家家作孟兰会，演戲酬神，乐声彻夜。余遍走各街，皆是如此，恍若太平景象。余見一兵广勇，在路側調戏人家妇女，并摘旁妇簪环，少妇大号。余即着跟人將勇捆綁帶回，立刻正法，梟首示众。

十八日余与罗六琴共建联庄之議。連庄者，即內地編保甲聯團練之謂也。公立刻举行，由台南联至台北，一俟大軍亦到台北，义民即作內应。朝夕望內地餉到，即发大兵前进，分道攻剿。

廿二日凤山海口与賊开仗，終日未有胜负。惟彼此死亡实多。

廿三日易实甫由內地來，仅带銀三千两，并言內地不能接济。人心惶惶，大失所望。

廿四日余赴前敌犒师。

廿五日前敌簡精华大获胜仗。解來倭首十三級，馬二匹。

廿六日黃榮邦亦获胜仗，屢求餉械，刘公无法，令人徒为歎息！

廿七日安平擊來英人，誤以为倭之奸細。余問明，立即遣人送交英領事。

廿八日刘公与余議籌餉之事，夜間至四点钟。刘公欲余內渡，走沿海一帶各处籌餉。余將公事办好，即刻起身出城，乘爹利士船。开輪时起大风，輪船顛簸而行，船中人与貨物彼此相撞，滾地不已。余見人人帶伤，不得已爬上鐵錨，两手抱柱，隨船顛簸。四点钟时，将到澎湖，风勢逾大，竟将船吹退至台南，又吹过凤山恒春，由小琉球吹至小呂宋此地海港中礁石最多，如風再大，則万无生理。始漸漸復行前进。至八月初一日早八点钟，又到澎湖，而該处倭船出口拦阻，将余船拦入澎湖港內。倭匪上船数十人，翻箱倒篋，徧行搜檢，蓋恐与內地有往来文件也。又二匪將余衣服脫下細搜。停輪二刻之久，始放船前行。余所帶文件，裝

在被絮內，又幸开船时遇风，未将鋪盖卷打开，船顛簸时，竟将鋪盖卷滾至船后廁房邊，以故倭人不及覈察也。余之不為倭获，天也。

八月初二日至廈門。寓客棧，晤羅六琴。余亟欲赴閩，因無船只，只得在寓等候，不勝焦灼。夜間往晤岳堯仙。

初三日余因在台南借用美打洋行銀七千元。又聞張香帥令易實甫、陳立唐兌銀二万八千兩到廈，故余由台南將此洋債兌到廈門。不料易由台南還來，與陳相商，絲毫不與。余婉轉商之，二人執意不肯。

初四日余同羅六琴商量洋債如不兌給，則台南官銀錢票必不能行。如銀票不行，則台南人心瓦解矣。无可如何，又親至源豐潤，請該号管事陳子琴與彼耽承。言之數十次，易、陳二人執意不肯。余始奮然與彼相爭，當經陳子琴、岳堯仙二人力勸。不得已止得與美打洋行管事言“票根未到，一俟到来，即行兌發”等語。該洋管事冷笑而去。余十分憤恨，惜不能借干將莫邪斬彼頭顱，持謝台民。噫！台灣之亡，豈天數也哉！

初五日董肯堂招余飲，同談台事，至天明始還。

初六日錢晴江來，言內地若真不接濟，則台灣生靈無噍類矣。現稱倭匪將欲五路進攻，此舉恐難御敵云云。

初七日有輪名海壇者至廈，余即刻上船，開往福建省城。是夜風浪大作，與台南尤異，惟顛簸稍好耳。

初八日到馬尾江停輪，离省城二十余里。余另雇小划子由馬尾大馬頭，極繁華。至台南登岸，行十余里，入福州省城客寓。二更時，入督署見邊潤民<sup>①</sup>制軍。即刻見面，詳詢台事。余細陳求救情形。潤帥謂：“福省無法可設，可即往粵省及南洋<sup>②</sup>求濟，或可有望”云云。

初九日天剛明，邊潤帥傳余入署，又談數刻。其言有曰：“劉淵帥為鄭成功則可，為田橫則不可。”余又再三懇求設法。潤帥止以促余往見南洋，必然有濟為詞，并令余即刻起身。余回寓，即出城乘小划到馬尾江。因夜間風大，遂于江邊停泊。

初十日登海壇輪船仍行返廈。

① 边宝泉字潤民，时任閩浙总督。

② 时张之洞署南洋大臣。

十一日沿途大风，船亦顛簸。

十二日八点钟到厦。

十三日余与刘公书，备言内地接济无望，公宜早自为計。

十四日罗六琴回台南。

十五日錢晴江招余飲。

十六日董肯堂招余飲。

十七日余乘礼和輪船至香港。

十九日到广东省城，謁見譚文卿宮保<sup>①</sup>，又見馬玉山中丞<sup>②</sup>，备陈求救之言，彼甚殷殷，并云格外設法。隨令粵省各善堂籌商，言可設法三數萬，惟一時無銀，必須該善堂首事等議妥，再行兌厦。玉帥招余入署飲，談及台事万苦情形，余不覺聲淚俱下，竟在席前大吐。玉帥命人扶余臥炕上，又令人送藿香丸及姜湯與余服畢，令轎送余出城。臨行送至二堂口，執手殷殷，再三以保身戒。余何人斯，迺承当代大人先生如此垂憐，既感其情，尤不能一刻忘台灣生民也。余出城趕夜渡，次日侵晨至香港。適有船赴上海，余即刻上輪。夜間開船，行五日到上海。余病不支遂寓長发棧。故人林耀章為余診視，次日稍可。寄一電還家。

廿六日印云航招飲。同座唐容川諸人。

廿七日林耀章招飲。余連日服藥，至是精神漸復，即夜赴輪至南京。

廿九日入江寧省城，晤伍善卿，即寓其處。入節署稟見張香帥<sup>③</sup>四更始出。未晤。

九月初一日求見香帥，坐談兩刻，余備陳台事，香帥不勝歎息。余再三求餉求械，香帥以“兩奉上諭，不准接濟台灣”為詞。余苦苦相求，香帥止有長歎，後命余往見惲、桂二公觀察。公令余夜間再會。晚間惲公奉香帥命，持洋蚨百元贈余行。余見事機无可挽回，止得即時出城，附輪返台。

① 譚鍾麟字文卿，时任两广总督。

② 馬丕瑞字玉山，时任广东巡撫。

③ 张之洞字香濤，时以湖广总督兼署两江总督。

初三日到上海寄电厦门，詢近事。逾刻回电云：“台事已坏，刘公内渡，不知何往。”余驟闻之，不胜悲慟。余奉刘公命，内渡筹餉，几及一月，訖无一成。撫躬自愧，有负刘公矣。

初七日又电董肯堂，問刘公下落。不复。

初八日电錢晴江詢問。

初九日电岳堯仙。回云：“貴东已去，来无益。”

初十日董肯堂来电云：“刘公由厦门陆路赴广省去矣。”

十三日余附輪赴厦。

十八日到厦。

十九日晤董肯堂、罗六琴、赵庄甫、沈真生，細詢台事顛末，令人悲歎无已。

二十日董肯堂招飲。

廿六日附輪至香港。

十月初三日入广西省城，晤刘公。大家都从生死患难之后，得庆生还，相对无言，把袂嗁咽，悲从中来，不知涕之何从也。刘公即刻令人搬余行李入寓。談及遇风之事。公曰：“老先生去日，台南城中树拔石飞，颶风大作，吹倒房屋不少。当时甚为失悔，早知有此大风，万万不能令老先生如此辛苦。彼时无可如何，止得对天求神，默祷风神保佑。”公終日不食，直至风息，始进飲食。随即令夹板船由沿海一带探余生死。盖当时訛传爹利士輪船遇风吹坏，竟至爹利士船回到台南，公見余书，始得放心。嗚呼！悠悠斯世，知己难逢。刘公遇我如此其厚，我将何以报公哉！乃余奉命求餉，偏走海洋，竟无一成，有辱公命，余之过也。

此时台湾男女老少逃回内地者不少，然而在台为倭匪伤残，内渡为土匪劫掠。沿海一带，多是台湾遺民，目睹流离情形，令人酸心。有少女三人，欲从余还，叩头哀求，望余救命。无可如何，余出給洋銀廿二元，托交陈恕堂家中令其代为择婿遣嫁。三女叩头而去。陈恕堂者为人正直，存心忠厚，余以此事相托，决其必能善为安置也。

初七日余奉刘公命，撰稿将留台及内渡詳細情形，縷晰呈明两广制軍譚宮保。陈明在台陣亡各員，恳求附入他案汇請獎卹，以慰忠魂。

又呈閩浙制軍邊潤帥、南洋大臣兩江制府張香帥。

十一日稟明在台各員，遺失保札，呈請咨部註冊。

十三日余謁見譚宮保，詳陳遣散各營情形。

十七日呈繳台灣鎮總兵關防一顆，稟請譚宮保派員咨銷。适邊潤帥以部檄清查，特派道員來廣領去，由閩咨送入部繳銷。

十八日呈請譚宮保代奏，備言劉公在台一年有余，身受瘴濕，四肢痠痛，懇請開缺回籍調理云云。是日余入節署，譚宮保謂余所辦各件公事，措詞甚好等諭。余實慚之。

二十日劉公邀余同游趙佗南粵王台。台築五層高樓，登最上層凭欄遠眺，廣州省城，依山跨海，地勢甚雄，惟人烟輒湊，頗有人滿之患。劉公與余談論許久，忽憶台事，不勝感慨系之。

二十一日連日夜辦各營統領及大小員弁離營札，日夜忙迫，竟无晦時。此時辦此等公事，實覺無味。

二十三日同羅六琴游花埭。

二十五日趙庄甫邀游珠江。

二十八日遣散事竣，劉公稟辭。

冬月初三日劉公登舟启行還家，譚宮保特派妥弁帶小輪四只護送回去。余送公登舟，談論半日，用過午膳，將要開船，公促余還。彼此共患難許久，才聚又散，甚覺難乎為情。余上岸見公舟開去，始獨還寓，收拾行李，準備返申。

## 復日本國樺山氏書<sup>①</sup>

大清國欽差帮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總鎮府伊博德恩巴圖魯劉永福復書于大日本國海軍大將子爵樺山氏閣下：

接閱來書，甚承獎譽。惟所言戰事，語多不悉，今試為足下飄縷言之。

竊維我大清國皇帝聖聖相承，數百年來，仁政覃敷，感被中外。当今皇上，尤以柔遠為懷，故嘗遣使各國，結聯好。至于貴國，同隸亞洲

① 本書正文與《樺山氏來書》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六冊 427—9 頁。文字略有異同，然无关大體。今重刊本書，專為刊載作者小註中的資料。

之土，更为唇齿之邦，讲信修睦，久载盟府，宜乎休戚与共，永远勿渝，庶不为他国所窃笑也。不意贵国背盟负义，乘好寻仇，无端而夺我藩封，无端而侵我边境。当是时，中国臣民人人切齿，咸欲灭此朝食，以张我朝廷撻伐之威。适以当轴者衰庸誤国，禁止各营接战，免伤和局，致令牙山、平壤、威海、旅順等处兵机有失。非战之罪也，当轴者誤之耳。不然，贵国即率倾国之师，亦未必能入中国境地也。

迄今四月，我大清国皇帝不忍生灵涂炭，仍复大度包容，重修旧好。乃贵国不体我皇上爱民至意，占据台北，纵容兵卒杀戮焚虏，无所不至，且有准借妇女之示。五月中旬，倭人到台北徧张告示，与台民共約七款：（一）男子須将发辮剪去。（一）不准供奉神位。（一）台地竹圍須概行砍去。（一）妇女准暫行借用。（一）夜間不准閉戶。（一）人死不准埋葬，止准燒灰順風颺送。（一）大小戶口須按人數納稅。嗟嗟！生民何辜，遭此荼毒！来书云：“开府台北，撫綏民庶。”其即此之謂耶？抑別有所謂善政耶？自古兴国之人，必先施仁布泽而后可得民心，而后可感天心。近日台北时疫大作，兵勇死亡甚多，足見贵国日嗜杀人，上干天怒。倭居台北，焚杀百姓，殘忍难言。所至之地，女子自十岁起，无不被其姦淫，虽七八十岁老妇，亦鮮有免者。后五月，时疫大作，倭人死者七千余人。六月，忽有飞虫如蝉，首垂长鬚，尾如蜂蠻，千百成群，飞入倭营，扑人面吸血，土人呼为天馬。倭人中其毒死者約四五千人。而足下不悟，反以余背戾大清国皇帝之圣旨，来相詰責。甚矣！何見理之不明也。

台湾隶我中国二百余年矣。先皇帝締造之初，不知若何經營，若何教养，始得化蛮夷之俗为礼义之乡。台湾海外島嶼，距福建省会一千二百里，澎湖二百四十里，厦门四百二十里。从古未辟荒土也。前明始知其地，国朝順治十六年郑成功自江宁敗归，遂踞之，分設郡县。康熙二十二年成功之孙克塽归降。廷議設府县，旋增道鎮，設学校取士。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增修炮台于安平海口。光緒十年法防事竣，設机器局，創修電報鐵路，并大坪山旗后等处炮台，改台灣为行省，設巡撫控制三府。台南地土磽瘠，台中土产亦属无几，所有茶、糖、礦、樟腦、茄藍、沉香及金、煤諸矿，多产自台北，征出口厘稅銀數百万两，为中国富饒之区。余奉命駐防台湾，义当与台湾共存亡。光緒二十年秋，刘公由閩粵南澳總鎮，奉上諭帮办台湾防务。二十一年正月，唐中丞景崧，移公軍防台南、凤山、恒春一带海口。初駐營三块厝，旋移凤山县属之旗后。公巡防訓練，与士卒同甘苦，故所部諸君皆願隨公共生死焉。一旦委而棄之，將何以对先皇帝于地下？

无以对我先皇帝，即无以对我当今皇帝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余岂懵然学古人为哉？况台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心，又何忍視黎庶沉淪之苦。爰整甲兵，保此人民。五月初旬，台南鎮道文武各員，相率內渡，土匪竝起，紳民迎劉公入台南府城。公即日誓師，與諸軍歃血為盟，共圖進取，以从九吳彭年、增生吳綺章、知縣世襲雲騎尉吳桐林、知縣梁成彬、文童沈仲瑜、趙其清等襄辦營務一切文案事件。安平縣事，以鄭文海代理。鳳山縣事，以戶自鍊署理。恒春縣事，以管帶台南先鋒營歐陽萱兼署。嘉義縣事，以孙育万署理。云林縣事，以李郁華署理。台中府知府，仍以黎景嵩署理。彰化縣事，仍以羅樹助署理。新关税務司，以英人麥嘉林總辦。台南厘金局，以州判陳鳳藻辦理。官銀票局，以同知庄序端總辦。議院事務，以紳士許南英、陳鳴鏞、戶張基、徐元焯、施獻琛總理。各處轉運偵探，以道員陳汝森、陳泰坤、知縣至善錢宗漢、劉肇謨，府經歷陳瑞征、董繼祥、劉參貴等分往。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台南一隅，雖屬褊小，而余所部數十營，均系臨陣敢死之士。劉公到台南數日，即將各軍分別調遣巡防各處。所有福軍前右軍中、左、右、后各營，兼旗后大坪山炮台，以知州劉成良統帶。鎮海中軍、正后前軍右、武毅右軍右等營，兼吉林炮隊，以都司柯王貴統帶。翊安中、左、右各營，以提督陳羅統帶。福軍前敵黑旗各營，以都司肖正法統帶。福軍七星隊各營，以守備王德標統帶。鎮海前軍左、右、中軍副右道標衛隊，以福建台灣鎮標中軍游击李英統帶。新楚各軍，以總兵李惟義統帶，以副將楊紫云分統。台北新竹县义民各軍，以台灣增生吳湯興總統。忠靖營、鎮海中軍先鋒營，以前署安平縣知縣忠滿統帶。福軍先鋒各營，以總兵談少宗統帶。台南防軍各營，以都司丘启標統帶。福字左軍中、右軍前等營，以知縣劉明光統帶，防守后山埤南等處。鎮海后軍各營，以副將袁錫中統帶。忠字防軍各營，以前北路協副將吳光忠統帶。十八堡義民軍，以林得謙統帶。福字左軍左、右各營，以副將徐榮生統帶。福字各軍營務處，以劉明光、劉成良會辦。黑旗前敵營務處，以吳彭年辦理。四草湖海口，以陳羅、黃金龍防守。白沙墩海口，以李英、柏正才、吳錦洲防守。喜樹庄海口，以周明標、張占魁防守。安平炮台，以蔣國錦、劉立防守。安平小炮台，以張來防守。安平海口，以鄭超英、柯王貴、周得启、孔光盈防守。台南團練營，以兵部主事許南英辦理。台南府城，以管帶左翼練兵城守營參將吳世添巡守。五段團練，以生員李清泉、謝鵬冲管帶。兼有義民數萬眾。初台灣生員吳湯興統帶義民萬人，與倭屢戰，屢次克捷。七月吳湯興陣亡，簡成功、簡精華、黃榮邦、林文成等相繼率義民五六萬人來歸。飲血枕戈，誓死前敵。糧餉既足，軍械胥精，內不虞竭，外不待援，猶以為天之不亡台灣，雖妇豎亦知其然矣。劉公自五月初九日入台南府城，籌餉御敵，日不暇食。閏五月初三

日安平海口来倭船二艘，傍英、德二国兵舰停泊。公亲登炮台，连放二炮，轟断倭船桅杆，倭兵落水者十余人。该船即断铁索飞驶而去。自此以后，海面倭船不敢停泊矣。公虑安平海口离城太远，倭船来时急不得报，欲于城中建高楼望之，以工鉅不果。台湾镇署，有老桂一株，高入云霄，一日公徘徊树下，仰观良久，猱升而上，攀枝远眺，安平海口如在目前。少顷下唤木工，依树螺旋作梯，于树杪枝杪中架木板围以小闌，若楼然。令亲兵輪次了望。故公常自海口御贼归来，而城中百姓往往不覺。数月以来，居民相安，有若太平气象。公又于沿海伏地雷，箍桶，防守严密。英、德、法、美各国来观战者，咸謂台湾可以自立云。

足下总督全师，为一国之大将，长才卓識，超迈寻常。何不上敝天时，下揆民心，憬然觉悟，亟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不惟台民感戴弗忘，即外洋各国亦必以足下为能审事机，知进知退。否则，余当亲督将士，尅日进征，恢复台北，以还之我朝。恐彼时足下进退维谷，反获不仁不智之名。与其后悔，曷不早图？或从或违，悉請尊酌。即此順復，不宣。

### 吳 質 倘 感 事 詩

羊城晤劉淵亭軍門同談台事感而作此  
話到鯤身涕泪多，

秦廷媿我几番過！台南地形似海鯤口，有七鯤身之名。桐林于七月杪奉劉公命，往各處效秦廷哭，偏涉海洋，無一應者。中途聞變，急駛舟返廈門，訪劉公下落，適同人羅六琴、沈真生、趙庄甫從槍林彈雨中還，同赴羊城，获晤劉公。相見無言，大家哽咽，詳詢頏末，悲歎深，五中摧裂，不知其涕之何從也。

三千士卒埋鋒鏑；五月中旬，台北淪陷，倭人进攻新竹。副將楚人楊紫雲統領新楚各營與賊相持一月之久，先後二十余戰，共斬倭人數千。後五月奸民導倭由僻徑包抄新竹，县城遂失，楊紫雲戰歿。劉公特派辦理黑旗前敵營務處越人吳彭年，率軍前往援剿。六月十七日，管帶福軍先鋒左營前署宜蘭營都司楚人湯仁貴，會同管帶福軍黑旗營務處粵人袁錦清進攻倭壘，鏖戰一昼夜，斬馘千余。及次日倭又來戰，黑旗連獲大捷，生禽倭兵頭三人，獲倭馬十三匹，鎗炮數十件。七月初三日，伏兵奪倭糧二百余石。初四日，倭大舉來攻，槍炮之声震天地，烟燭數十里，戰三昼夜，至初七日午刻，倭大潰。生禽倭三十餘人，殺斃數百人，黑旗跟追入山，斬其歸路。劉公急電諭各營云，勝不可恃，恐防倭人由僻徑渡大甲溪，包抄八卦山，則彰化危矣。急令談少宗、忠滿二人各統數營，星夜馳往各處隘防守。不料忠滿等軍行

甚緩，未到彰化，而土匪已迎倭越大甲溪矣。袁錦清在大甲溪中炮身亡，黑旗大軍退紮八卦山，彰化縣戒嚴。初八日，與倭大戰，炮聲不絕，彼此傷亡甚多。初九日，倭人四路包抄，八卦山失守，吳彭年死之。彰化城中奸民樹白旗開城迎倭，各軍巷戰半日，相繼敗退。帮帶鎮海中軍正營守備李仕高等，同時陣亡。倭連陷云林、苗栗諸縣，進薄嘉義，台南震動。諸軍以糧餉空虛，而所用槍炮又不及敵人之利，均有畏心。劉公激以忠義，並親赴嘉義前敵諸營，指授兵機，軍威復振。乃令粵人王德標統帶七星營，防守嘉義縣。又令副將吳人楊泗洪統帶鎮海中軍正、後，前軍右，武毅右軍右等營，兼率吉林炮隊等營，前往援剿。十一日，倭據大蒲林，楊泗洪身中炮傷，血戰陣亡。管帶鎮後前軍右營都司院人朱乃昌，揮軍前進，攻破大蒲林倭壘，斬禽數百人。朱乃昌身無完肤，中炮而死。劉公令院人肖三發統帶福軍前敵各營進剿。十三、四、五等日，林義成（原名小貓）、黃榮邦（原名丑）、簡成功（精华之父）、簡精华（原名大壯）等，統義民協助官軍，連獲勝仗，克復云林、苗栗等縣，進規彰化。維時餉項久虛，槍炮甚缺，所籌微款，僅敷前敵伙食。劉公憂極，復遣員四出籌餉，又親至安平口及曾文溪、嘉義縣一帶海口巡防，獨當台南水陸之敵，一面督令前敵進攻。而倭人在彰化修筑炮台，扼要死守。黑旗所用土槍土藥，不能中遠，屢次失利。八月十七日，倭水陸分五路並進，劉公親督各海口將士御敵。倭船不敢近岸，炮聲隆隆，黑旗終夜未應一炮，天明倭船退。陸路黑旗各軍沿隘設伏，同日大勝。二十二日，前敵管帶福字游勝軍先鋒營台灣生員徐驥陣亡，云林復失。倭以大炮馬隊圍攻嘉義。王德標受秘計出奇兵，連獲大捷，禽斬數百人。倭怒，用大炮轟城，城陷。帮帶福字中軍前營守備粵人陳開耀巷戰陣亡，管帶富字營台灣南路參將劉有富等均受傷身故。

**百万生靈葬海波。**倭人殺戮淫擄，慘酷萬端，軍民男女赴海死者不可勝紀。幸廈門、香港雇得商輪數只，往還多次，救回中國者十余萬人。先是劉公內渡時，即倩陳蔭圃等雇輪往台渡向官弁兵勇及台灣百姓各數萬人，凡由台灣到廈門汕头者，均由必濟、肯堂兩處給發盤費船票，共用銀數萬兩，除劉壽川、陳蔭圃二君等捐外，其余皆系瀕帥免償。是役也，拯救生靈，始終不懈，全賴壽川、蔭圃、必濟、肯堂諸君之力，而往來跋涉，不畏艱辛，以劉必濟為最。

**漫說興亡歸氣數，**台灣自五月初二日立為民主國，餉械頗丰，誠足自守。不料十二日，台北淪陷，所儲餉械盡行失去。時劉公駐軍鳳山縣屬之旗后，台南議院紳民迎公入府城，進總統印，公不受。屢進屢却。曰：“我乃大清臣子，何用此印為？”即招集將士筑壘誓師，剋日出征，以圖進取。所有一切條款號令，仍書“大清國欽差帮辦台灣防務閩粵南澳總鎮府”官銜。各國持函來賀，英又屢次來書問公安。七月初旬，駐台英領事胡力稿致桐林書，有：“國主傾慕公威，欲乞公小影，并台灣旗式及土担紙銀票等件寄去，以伸景仰”云云。初台南

紳民，共捐軍餉銀三万数千兩，洋關每月抽稅銀万三、四千兩，官銀票局先后共用出銀票二十五萬兩有奇，士担紙及台灣股份票共售出銀數千兩。凡一切興利除弊諸政，布置井然。无如入款止此，而每月所出應需十五六萬兩之多，支持數月，餉械兩空。派往各處籌餉之員，又無消息。七月中旬以後，劉公憂懼甚，桐林與羅綺章共建連庄之議，公聽之，立刻舉行。所謂連庄者，即內地編保甲聯團練之謂也。一庄聯十、十庄聯百，由台南聯至台中，由台中暗聯至台北。倭至則協力攻倭，倭去則嚴查土匪，內患可除，外侮可御。只待糧餉籌足，即約台北同時並舉，大軍所到，偏樹黑旗，內外夾攻，尽数歼除。恢復台北，直在指顧。孰意兵盡餉竭，功敗垂成，豈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休凭強弱論中倭；自台北失陷，所有槍炮兵輪概為烏有。台南无局，不能鑄造。而黑旗所用槍炮，與倭之快槍快炮相較，其命中致遠，不啻天淵。然猶屢獲勝仗，歼倭多人。足見華人非真弱，而倭人非真強也。

兵窮食盡孤城在，

空使將軍喚奈何！黑旗自七月以來，無餉可籌，僅發伙食。至八月中旬後，伙食亦不能發矣。二十五日，公子成良，率黑旗大軍在旗后與倭戰。奸民導倭登岸，黑旗腹背受敵，死者極多。戰兩日，諸軍飢甚潰散，炮台失守。倭連陷鳳山、嘉義二縣，水陸並進，力攻台南。八月二十七日，攻愈急，各軍將士因餉械已空，紛紛內渡。劉公日夕督戰。至九月初二日，海面倭船十餘只，往來衝突，炮聲震耳，自晨至暮，公獨守炮台。夜分城中土匪起，公急欲回城，部將等曰：“軍心散矣，各路倭兵又大至，此城萬不可守，請公去。”公曰：“吾何以報朝廷，何以對台民！”仰天椎胸，呼号慟哭。部將陳樹南曰：“天下多故。願公留有用之身，切勿留連。”遂擁公登舟去。

# 廈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

惲 祖 邑

**編者按：**惲祖祁字心耘，江苏阳湖人。1898年至1899年間，任福建兴泉永道。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强索廈門虎头山为租界，惲氏負責与日本駐廈門領事交涉。清政府喪权辱国，对外处处退讓，人民为保卫祖国，憤起反抗。惲氏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力爭国土主权少受損失，竟被清政府开缺議处。本文为惲氏后人編成，資料来源，系惲氏所保存的文件。据文末有惲氏自跋（未注年月），似为清末編成。1933年，惲氏后人准备付印，由惲毓齡作序、張壽齡作跋。但在国民党政府統治之下，有关中国人民抗日以及一切反帝斗争的文献均难出版。以致全稿虽然整理完毕，封面也写明“民国二十四年夏付刊”字样，但是終究不能付印。1961年承惲氏后人将原稿惠贈本所。原稿收录文件，多有內容重复者，今略为刪节。

## 廈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序

清光緒戊戌年秋，季父心耘公諱祖祁，以道員办唐心口堤工。工竣，明保送部引見，奏对移晷，德宗称善者屢，遂簡授福建兴泉永道。道使者兼負海防关务外交諸責，恒駐节于廈門島。时值甲午战后，澎台新割，日本挾方張之勢，蓄蚕食之志，借口丙申年公立文凭之約，堅索在廈設专管租界，划地至二十二万坪之多，其意欲囊括全島也。公抵廈門，洞烛其害，思折其謀，坛坫之上則持之以正理，宴会之际則餚之以情感，日方始拟在鼓浪屿、廈門两处各择若干万坪。继又放棄鼓浪屿之議，专就廈門虎头山形勝之地索租四万坪。公以为不可，文牘往返，亘五月不决。公乃撫綏民情，环历全島，审察其地勢险要，昕夕与提督楊公謀，若者可以筑台置炮，若者可以建壘屯軍，圖說周詳，巨細不遺，以报大府。事之可以便宜行者，即毅然为之，不稍沮。

漳泉之民，自明代以迄清季，往往浮海求利，远适南洋群島及暹邏、緬甸諸國貿迁致富者不可胜紀。父老瞻怀祖国，岁时伏腊，潛归乡

里。其时海禁虽开，而閩閭豪猾覬其富者，輒借故魚肉之，公乃創設保商局于廈。凡侨民之归国者，到局注册，給以凭証，檄府县一体保护，于是遐邇欢呼，侨之返里者，數以万計。公又念海防之严密及商务之发达，則需多置机輪，欲創設輪船局，而苦无資。侨商某聞而走謁公曰：“公果能使国家保护吾儕耶，則不一月可使黃龍旗見于海上者二十艘。”蓋某固以資雄于侨，經營輪船业而托庇于外人者，公聞之大喜，亟以狀上之大府，竟寢不報。公蒞任方六月，雖經緯万端，未具規模，而民情奋发，耳目一新。日領事忮之，又以租界案爭持久不決，乃訴之于朝，以公为不顾国交，固执成見。省中大吏甚公能，檄臬司往代交涉，許租虎头山下地二万数千坪。廈民大譁，毆伤日吏一。遂又以不諳外交，疎于防范劾公，公乃移疾归。

此事距今且四十年矣，然讀公致省中司道書，犹虎虎有生气，忠义之忱，溢于楮墨。嗟夫！曠古以来，士之建高牙、树大纛，負安內攘外之才，大有为于世，而群小排挤，中旨阻格，郁郁不得伸其志者，何可胜道！公以一觀察使，欲建固吾圉之策，其不为奸人齷齪者几希。悲夫！公孙輩搜輯遺編，集廈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刊而行之，将以质世之潜心近代史料者，予聞而善之，因志其始末如此。姪男毓齡謹序。

## 廈門道周蓮任內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二月至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五月

### 通商总局司道來咨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為移知事：奉<sup>①</sup>總督部堂邊<sup>②</sup>閩海關將軍裕<sup>③</sup>會牌開：“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戌刻承准總理衙門電開：‘日署使內田<sup>④</sup>照稱：“政府願將廈門城外對鼓浪嶼之火仔垵、沙坡頭及其中間各該沿海一帶背后至山頂之地方十二萬坪(每坪約合中國營造尺方五尺八寸)，又生嶼及大嶼內對鼓浪嶼之沿海十万坪，共二十二萬坪，作為專管租界”等語。肆意婪索，希冀聯接台灣聲勢，祈會派明干妥員詳勘，拟議繪圖貼說速復，以備辯駁，余

① 边宝泉，时任閩浙总督。裕祿，时任福州将军。

② 內田康哉，日使館參贊，时署公使職。

詳函’等因，承准此。除行興泉永道遵照外，合就飭局立即遵照。遴委明干委員，即日馳赴廈門，遵照前指詳勘，拟議繪圖貼說詳送，以凭咨復。事關重大，毋稍率延，仍將委員銜名報查。并奉面諭：由船政派拔繪圖學生一人，隨同委員前往各等因。并准船政提調徐道飭派學生林兆燕到局。”奉准此。查有本任廈防同知張丞兆奎堪以飭委帶同學生軍政前往。除呈報督  
船  
照施行，須至移者。

### 總署致督署函

三月初一日

密啟者：二月二十四日接准日本內田署使照稱：“據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公立文凭第三款：‘日本允中國酌課機器製造稅餉，中國亦允日本在上海、天津、廈門、漢口等處設日本專管租界’等語。茲日本政府願將廈門城外對鼓浪嶼之火仔垵、沙坡頭及其中間各該沿海一帶背後至山嶺之地方十二萬坪一坪約合中國舊造尺方五尺八寸，又生嶼及大嶼內對鼓浪嶼之沿海地方十万坪，共合二十二萬坪，作為日本專管租界。請轉飭地方官會同日本國領事和衷商辦”等語。

查日本于津、沪、漢、廈四口請開租界，系抵換製造加稅利益，既經明立文凭，自不能阻其設立。第聞廈門洋商雜處，與津、沪情形頗不盡同，鼓浪嶼對岸一帶地瀕海岸，必有往來津要。該署使索地至二十二萬坪之多，亦恐包羅太廣。所稱生嶼、大嶼、火仔垵、沙坡頭各小地名，均與圖所未詳，于居民是否相宜，于沿海形勢他國商人有無妨礙，水程船路，尤合審詳，業于宥電奉達。茲更將前立文凭及去年九月間問答抄送冰案，以備酌度。台澎既被久踞，廈門近在咫尺，租界久遠之事，不可不慎之于始。務望精选妥干之員，前往逐細履勘，并須密向稅司察訪情形，該國租界究竟應定在何處，彼此均便，如何酌與限制之處，繪圖貼說，迅速復知，以凭相机辯論，是為至要，專泐順頌勸祺。附抄件文凭一分問答一件

恭親王 庆親王 李鴻章 李鴻藻 荣 祿 敬 信 同啟  
翁同龢 崇 礼 許應騤 吳廷芬 張蔭桓

## 照抄公立文憑

## 為公立文凭事

第一款：添設通商口岸，專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管理道路以及稽察地面之權，專屬該國領事。

第二款：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江海关所頒示之洋商苏、杭、沪三处通商試辦章程內，其系輪船以及雇用自置船只之事，當與日本妥商而定，未經商定前務依長江章程照行。

第三款：日本政府允中國政府任便酌量課机器製造貨物稅餉，但其稅餉不得比中國臣民所納加多，或有殊異。中國政府亦允，一經日本政府咨請，即在上海、天津、廈門、漢口等處設日本專管租界。

第四款：電達山東巡撫，凡距日本軍隊駐守區之划界中國里四十里以內，中國軍隊不宜逼近或駐紮，以符條約。為此公立文凭。須至文凭者。

以上繕寫<sup>漢</sup>文各二分，校對無訛，署名蓋印，彼此各執一分，以昭信守。

張蔭桓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菜祿敬信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林董

## 照錄問答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兩點鐘，日本林董，偕參贊內田康哉，繙譯鄭永邦來署。張大人接見。

林云：我奉外部訓條，專商四處專界，至于商務一層，外部自有主意，未曾告我，非我所能悬念。

告以：爾在中國年余，情形最為熟習，所說四處口岸，有可划為專界地方者，即有无可划為專界地方者，若我們一經答應，無論地段，即當划給，而其中許多為難，你當體諒。

林云：若論中國各口岸情形，我不如外部有領事所報之詳。廈門地方，伊籬曾經到過，所以要設專界，揆其意為與台灣聯絡，于貿易上甚有關係。漢口系長江大碼頭，日商亦欲辦貨來此售賣。津、沪兩處，商務甚大，非小本商人所能經營，亦須有專界方覺便宜。以上所談，我系揣摩之詞，所以然處，仍由外部作主。

答以：我們知道，絕不令爾為難，不過既允你地方，無論有無，就應酌給，所以要預先商量。

林云：总有地方可指。

告以：德國上年要在天津設立租界，甚難擇地，因為其中坟墓甚多，所以不便，費了許多事。

林云：貴國重坟墓之事，我們曉得，所擇不尽國家之地，亦有民間之地。所慮坟墓一節，屆時可由領事與地方官商議，如不碍事，即可不必挪移。

告以：不如俟查明何处可划出作界，然后再定。

林云：若俟查明再定，尚須時日，恐不能等候，不如先說定，然后择地，細事容易商量。如有實為難之事，預先說明，我們亦不能勉強。惟不能以坟墓借口推辭，如此辦事，即不免費話了。

答以：併無此情形，恐領事日後不與地方官和衷商辦。

林云：四處專界，擬仍日前與大人所商，先定此節，择地一層，隨後再商。

問以：各口所要地段，大致若干。

林云：外部訓條尚未及此，我亦不能指定。

答以：然則我們指多少是多少了。

林云：我不作主，即外部亦須查看各口地勢，方能指定，亦不能懸揣。

答以：先定亦可，但择地時領事不得任意挑剔，總由我指撥。

林云：先定後定，均是一樣，彼此和衷，自易辦理。如蘇界前說在城外極熱鬧處，地方官不允，故又擇一適中之地。杭州亦正妥商。究竟四口專界事今日可否定？

答以：可以商量，此事尚須與王爺熟商。

### 督憲邊牌示

二十四年(戊戌)五月十九日

為飭遵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接准日本矢野使<sup>①</sup>照稱：‘日本政府願將廈門城外對鼓浪嶼之火仔垵等處共合二十萬坪，作為專管租界。催請查照辦理’等因。查此事上年二月間曾准前福州將軍函稱：‘廈門地面逼窄，與津、沪、漢各口不同。三十年來，各國行棧，皆系隨宜租地，與民錯處，尚未划有專界。如日本立界，各國必紛紛續請，勢難逼給，开具圖說節略，乘張兆奎北上之便賣送’等語。詳核節略所稱窒碍各節，自系實在情形，惟中日兩國，前因抵換利益，公立文凭，勢難阻其設界。本衙門現就折開可以酌租之處，照會該使，令飭領事與廈門道和平相商，指定一处作為日本專界；惟海濱沙漠之區，恐未鑒其欲耳。相應先行抄錄來往照會，咨行轉飭廈門道，與領事相機商辦，仍隨時咨報本衙門酌核為要”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查事關創辦，必須察看情形，斟酌妥善，以杜流弊，合行飭遵，為此牌仰該道，立即遵照來文事理，與領事相機商辦。仍隨時將辦理情形詳請核咨，毋延。

① 矢野文雄，时任日本驻中国公使。

切切！須牌。

### 照抄總署復日本矢野使照會

為照復事：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照稱：“日本政府願將廈門城外對鼓浪嶼之火仔垵等處合二十二萬坪，作為專管租界，催請查照辦理，以符公立文凭第三款之語”等因。

查此事上年二月間准內田萬署大臣來照，請將廈門城外對鼓浪嶼之火仔垵沙坡頭及其中間各該沿海一帶背後至山頂之地共十二萬坪，又生嶼及大嶼內對鼓浪嶼之沿海地方十萬坪，共二十二萬坪，作為日本專界。當經電咨福州將軍、閩浙總督酌核聲復。旋准復稱：“廈門地面逼窄，與津、沪、漢各口不同。三十年來，各國行棧，皆隨宜租地，與民錯處，尚未划有專界。日本駐京大臣所擬立界之火仔垵至沙坡頭一帶，為商民聚集之所，其中約有鋪戶五六百家，民居房屋數千間，後面近山之地，新旧坟墓，魚鱗疊葬，約數萬首，並無余地。大嶼、生嶼，前面临海，後與海澄縣內地接連，為往漳州大路，系漳州府海澄縣所轄，並非廈門口岸。按之廈島形勢，實无可開租界之處。但兩國文凭，並經訂立在先，茲將再三詳度，只南岸沙坡頭之東，過水操台，名沙坡尾，長寬均約八十丈，居民坟墓尚不甚多；又西岸浮嶼外，有海灘一片，地名海岸，並無民居坟墓，但須稍事填築。此兩處或可酌租一處”等語。

本衙門查廈門四面環海，各國通商多年，尚未有利界，實因地方狹隘，劃分租界，諸多窒碍，確系實在情形。惟兩國既立文凭，自應通融酌辦，應請貴大臣轉飭領事官與廈門道和平相商，就福州將軍、閩浙總督所指沙坡尾及海岸兩處地方，指定一處，作為貴國專界，以期早日定議。至一切租界章程，亦由領事與廈門道妥為商酌，照各口定章辦理可也。須至照會者。

### 督究邊牌示 五月三十日

為飭遵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亥刻，承准總理衙門電開：“上年日本使照請將廈門之火仔垵、生嶼、大嶼各地方定為專管租界，當函商擇處。曾准函復各該處窒碍情形，及此外可以酌租處所。頃日本使請假回國，瀕行來言，該處地方現有他國洋商議租，請弗許等語。該處地段雖未與日本商定，但不宜租與別國洋商，以免日本曉口，希飭屬查明，仍電復。宥。”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查此案前准總理衙門來函，當經飭行道廳查明函復在案。茲承准前因，究竟他處有無他國洋商議租，合就飭行，為此牌仰該道，立即遵照辦理，并確查情形具詳，以凭電復，毋违。須牌。

## 七月后护道管元善任內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七月至十一月

呈督宪 七月十四日

為呈復事：竊查接管卷內奉光台牌行，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開：“上年日本使照請將廈門之火仔垵、生嶼、大嶼各地方定為專界，該處現有他國洋商議租，請勿許”等因。究竟有無他國洋商議租，經周前道飭行廈防廳確查去後，未據復到。茲查德商寶記請租廈港保海灘坐落打十字路頭，即系日商瑞記向王世昌抵租地段，在日本指請專界之內，除归案核辦外，合就呈明。為此具文呈乞光台鑒察施行。須至呈者。

福州將軍兼署督增<sup>①</sup>牌示 十月初六日

飭遵事：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接准日本林署使照稱：‘前接來照，廈門劃分租界，就沙坡尾長寬約八十丈又浮嶼外海灘一片兩處地方，指定一处，作為專界等因。當經鈔錄來文，咨回外務大臣在案。茲准復稱：“各該地方，于下鋪諸多窒碍，不便行船，其與市衢相距較遠，不便通商。請將近沙坡頭之海岸，即民船寄碇之處起，包括背後一帶山嶺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從鼓浪嶼西岸紗帽石山起，陸地而外，海面亦務從寬廣，預備將來填築至五個牌止。是兩處均作為日本專管租界，另附各該地圖照請查核”等因前來。查日本索租兩處，地段較廣，自應酌定相宜一处，劃作租界，已與該署使商明，由地方官酌辦，相應抄錄來照，并照繪原圖二張，咨行查照，轉飭廈門道會同日本領事妥為商辦，并聲復本衙門可也。附抄件并圖。”又于十月初五日戌刻承准總理衙門電開：“日本租界希飭廈門道與領事會勘，妥速商辦。歌。”各等因，到本兼署部堂，承准此。

① 增祺，時以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

查此案前承准总理衙門來咨，以就沙坡尾及海岸兩處地方指定一處作為日本專界，並經邊前部堂飭行興泉永道與領事相機商辦在案。茲承准前因，究竟日本公使索租之地兩處地勢若何？有無窒碍，其中曾否先為他國洋商租得？是否不致糾葛？現可酌定何處租給？如何議立章程？除原圖飭發福建通商局照繪移送外，合行飭遵。為此牌仰該道立即遵照前指查明具復，一面會同日本領事勘明，妥速商辦，詳咨毋延。切切！須牌。

### 省會通商全局來函十一月初七日

凌云仁兄大人閣下：

接誦來函，以商辦日本專界，福州租界商辦情形，及抄錄成案見復等因。查福州日本租界，現僅勘定在南台萬壽橋南岸東首新洲地方，商議多次，甫經劃定界址，約在十七萬坪。昨經豐島<sup>①</sup>領事將所繪界圖送回彼國政府請示，並商允界內有聚族而居各民房，將來願賣與否，悉聽其便，絕不強買一層，亦已告政府定奪。其余一切條款章程，均尚未經妥議。惟此案將來議立條款，似須仿照成法，參酌地方情形，分別增刪，較有把握。茲由局已向蘇、杭兩處抄來章程詳案，相應先行照抄一份寄上，即希察覽。一俟此間議有办法章程，再行奉達可也。專此泐復，敬請助安，諸惟茲照不一。

### 日本領事上野<sup>②</sup>來函十一月十六日

逕啟者：

前承枉顧商酌日本專管租界一事，擬定之界各自先行丈量，以便辦理。本領事于此日內派人前往兩處測量，沿途恐有无知滋生事端，合應函請貴道查照，希即轉飭廈防廳曉諭兩處沿途居民，相安勿嘵，免妨量事為要。專此并請升安。

① 豐島捨松，日本駐福州領事。

② 上野專一，日本駐廈門領事。

## 护道管复日本領事上野

十一月十七日

逕复者：

接准来函，以租界一事貴領事日內派人測量，屬飭曉諭居民，相安勿譁等由，准此。除行廈防廳查照辦理外，相应函復貴領事查照。順請升安。

## 廈門道憲祖祁任內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十二月至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五月

### 与日領事議廈門專界問答呈督帥

十二月十三日

照道初十任事，前一日，日本領事上野專一持片通知，十一日有要事會辦。當即告知十一日系國家忌辰，如來拜，自當預備，惟不能開門升炮。復來通知，改十三日接見。帶同通商委員王倅接譚，頗為親睦。

上野專一云：前要廈門鼓浪嶼專界，今有改定地圖送閱，我必須要。

云：貴領事所云之地，本道甫經接印，尚未履勘，亦不知民情何如？公議何如？惟凭案卷，總署只允一处，俟勘定再商。

云：前管護道及駱廈防廳已經答應。

云：前管護道及駱廈防廳均在此，貴領事可問，本道只能凭上究公文辦事。若管護道駱廈防廳不遵公文，我即稟參他。

領事搖手云：不必問，亦不必說了，與貴道商量目前辦法就是了。

云：既承和衷商辦，本道極願早定，我們為臣子者，各為其主，自應為國家爭利益。惟上等人材，總須爭國家可爭之利益，不為國家多事。次等人材，只知爭利益，不能了事。我們須做上等人材。廈門地勢偏窄，各國均在廈門五、六里海面通商，貴國亦利益均霑。山上民間坟墓連棺而葬，几無隙地，貴領事所目擊；誰無父母，豈能強眾百姓遷移。貴領事在廈門通商，須得人心，本道方能保護。

云：定界後自有辦法。

云：譬如貴國遷掘百姓坟墓，百姓願否？

- 云：敵國系官地。
- 云：中國不然，民、國各自置地理葬，并無官地。
- 云：坟墓我不要。
- 云：既不要坟墓，山上即無地，山脚下又窄，不能建行棧，本道勸貴領事，毋為戎首。
- 云：鼓浪嶼無下錨停船之處，通商不便。
- 云：（廈門現在）通商，听便停泊，并無不便，本道不日履勘，總與貴領事商量早日定局，早日為國家了事。
- 上野領事欣然而去。

### 日領事上野照會

十二月十三日

為照會事：照得華曆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即東曆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本國駐京欽差大臣准總理衙門照復，咨回本國外務大臣。茲准復稱：“各該地方于下錨諸多窒礙，不便行船，其與市衢相去較遠，不便通商，請將近沙坡頭之海岸，即民船寄碇之處起，包括背後一帶山嶺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從鼓浪嶼西岸紗帽石山起，陸地而外，海面亦務從寬闊，預備將來填筑至五個牌止，是兩處均作為日本專管租界，另附地圖照請查復。本衙門已按來照所稱地段，咨行閩浙部堂、福州將軍轉飭廈門道会同領事詳細查勘，妥為商辦”等由。奉此，各在案。廈門鼓浪嶼兩處均作日本專管租界，本領事派員前往兩處丈量。廈門全界，計四萬坪；鼓浪嶼全界，計十三萬坪。一坪合中國营造尺方五尺八寸繪畫明晰，界圖兩紙為據。此系奉本國上憲特飭之件，未便劃定一处，必須遵照兩處丈量定界為是。合將地圖兩紙備文照會貴道，請為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送地圖二紙

### 照復日領事上野

十二月十七日

為照復事：本月十三日准貴領事照送廈門、鼓浪嶼兩處丈量界圖二紙到道。卷查此案前奉軍督憲牌行，呈准總理衙門咨：以日本索租兩處，地段較廣，自應酌定相宜一处，已與林大臣商明，由地方官酌辦，

轉飭会同妥商等因。并將原圖發局照繪移送到道，並經管護道照知在案。自應遵照總署咨行，妥商議辦，必須與地方民情並無妨礙，方謂相宜。除飭聽查勘明確詳復核办外，合就照復，為此照請貴領事煩為查照，須至照會者。

### 督帥來電 十一月二十日

廈門道惲：

頃接總署電：“日本使請在廈門及鼓浪嶼兩處湊給十二萬坪之地作租界，能否照撥，希飭道勘辦。該兩處有英人之產，須查明划出，不得划在界內”等因。即查勘妥慎籌辦，毋稍疏略，電復督署。哿。

### 請藩台轉呈督帥電 十二月二十一日

福州藩台方伯鑒：轉呈督帥大人鈞鑒：

哿電敬悉。職道抵任，連日與日領事面商租界，籠絡磋商，似就範圍。該領事來文，稱京電已允兩處等語。但廈門地勢偏窄，各國洋房林立，向無租界，恐各國效尤，無地以應。惟有親歷查勘，遵示慎籌，不敢疏忽，勘定再稟。箇。

### 與美領事議日租界問答呈督帥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美領事巴詹聲來答拜，率同王委員接見。

巴云：聞日本專界定了。

答云：尚未。

云：總署定了。

云：本道未曾接到，只接到令我勘界，且未接到令我與日領事商辦。十三日日領事來署，本道曾告知總署聽廈門眾議公論。

巴云：這個自然，廈門何能有專界，如果好要，我美國早要了。

答云：不特貴國，各國在此通商，本道有保護之責，仅此五、六里海面，各國上下貨物，日本何能立專界。

巴云：貴道可稱明白洋務。

答云：不懂洋務，此據理而言。

云：理即洋务，据貴道所云，鼓浪屿因何与他。

答云：此犹之貴領事住鼓浪屿，不能不租。日本要租海滩，自然答应。

巴云：此是閒談，明年貴國开印后，我有公文前来。

二十八德領事梅洋来拜。

云：日本租界已定否。

答云：尙未。二十六日美国巴領事詢及本道，答已并未。廈門各國通商之地，有公議，何能即定。巴領事称是，并說他即有公論文书来等語。

梅云：这个不錯。

### 督帥来电

十二月二十五日

廈門道：

前电藩司譯來复电，当即轉电总署。茲接总署回电云：“憚道所称日領事文称，得京电已允两处等語。查望日矢野使来署，求給廈門租界两处，本署坚持未允，但告以候尊处飭廈道詳勘后再定。希飭憚道勿誤会”等因。此事关系要緊，务必极力磋商，勿稍迁就为要。督署。徑。

### 督帥来电

十二月二十七日

廈門道：

总署来电云：“頃与日本使商明，专在廈門一处划界。日使謂須十万坪地，告以地窄民稠，碍难多拨，彼未允。希飭查彼处究可拨几万坪，电复。”等因。望即履勘能給多少坪，勿延为要。督署。沁。

### 稟复督帥电

十二月二十八日

督宪鉴：

沁二电敬悉。前奉哿、徑电。二十一、二十四等日，率同厅委亲往履勘廈門鼓浪屿日本所指两处。廈門无地可拨，輿情惶遽，各國領事均有违言，种种情形，另文詳复。

## 督帥來電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十五日

總署電稱：“廈門租界既已成約，難以推辭，惟可拔多少，須察地勢。日使屢催，且欲在署定議，告已碍難擬。仍希轉飭憲道酌定切實办法電復。”等因。現地已履勘，究竟何處可拔，數得多少？籌定办法電復，以便轉電，勿延。督署。咸。

## 復督帥電

正月十六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咸電敬悉。廈門之鼓浪嶼地已勘明，丈量未竣，飭厅迅丈繪圖稟復轉詳。廈島委實無地可拔，日本領事已知民情惶遽，面稱不要坟墓。各國領事稱于廈門不能有專界，電難細敘，容催厅復詳稟察奪。銑。

## 請臬台轉呈督帥電

正月十七日

福州臬台轉呈督憲大人鈞鑒：

銑諭敬悉。鼓浪嶼亦廈門地方，猶福州之中洲。前勘日本所指鼓浪嶼之地，因潮水未退，尙未丈竣，大約遼濶十二萬坪。該處寬廣臨海，停船下錨，起卸貨物，均甚便宜。廈門照舊通商，日本人亦一律相待，如此办法，中外相安，可免異言。篠。

## 美國巴領事照會

正月二十九日

為照會事：茲本領事風聞有計議欲將廈門港內一大所，又鼓浪嶼即洋人居住之所三分之一，為日本專管租界各等語。本領事窃有說焉。查此項所議租界，于敵國通商事務，初無小補。現本領事奉敵國朝廷命令，向貴道陳明：如果廈門通商口岸內有專管租界答應他國，致與敵國應得之利益有碍，敵國均難允准。如日本國借口日國在廈商務繁多，因廈門地近台灣，台廈有往來商務各節，則敵國欲執此說以請租界。託詞于廈門及小呂宋之地全島商務，于說當較圓也。

查中國口岸，惟有廈門與小呂宋有時常輪船來往，廈門人之在小呂宋者不止十余萬，廈島既與小呂宋全島最近，則彼此往來商務能无

阻碍，中美两国胥受其益。倘貴國計議可將鼓浪嶼島內日本未請之地作为美國租界，本領事自可稟由敝國朝廷核議。如未能照允敝國之請，而獨允現時所議租界，在敝國不能視此舉為和好與國所應允也。合行照會，為此照請貴道查明。須至照會者。

### 照復美領事巴正月三十日

為照復事：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准貴領事照會，內開：云云全敘查照等由，准此。

查日本廈門租界之議，起于日本在中國內地製造土貨允增稅厘，故有此約。本道到任，晤上野領事，仍執前說。當告以廈門地勢偏窄，只能聽各國通商。日本仍照租地章程商辦鼓浪嶼議租海灘官地，原有向章。日本欽使商之總署，轉電查詢，亦將大略電復。各國情誼和洽，貴領勿為浮言風聞所惑，是為切禱！為此照請貴領事查照。須至照會者。

正月三十日電稟督帥全敘同前

### 再電督帥二月初一日

福州督究大人鈞鑒：

三十午英領事來署云：奉本國欽使電，廈門鼓浪嶼各國通商，不能有租界；惟鼓浪嶼須由中國會同領事派員設立巡捕捐費，清理街道，以除熱病等語。

職道答以：廈門不能有租界，已稟明大憲。日本所租鼓浪嶼官地，仍照向章。鼓浪嶼設巡捕等事，查系英領事咨邊前究五款之一，已奉咨駁有案。東。

### 電稟督帥二月二十三日

福州督究大人鈞鑒：

密。探聞日領事接京電，廈門界迫于公論，拟索金門為專界。查金門地勢扼要，聯絡澎、台尤便。職道擬遵旨先請自為通商口岸，以制其索專界之謀。請究台先將此意密告總署，隨后即報。漾。

## 督帥來電 二月二十四日

憚道：

密。虎頭山是否即金門，祈詳查等辦電復。昨接漾電，已轉總署。  
敬。

## 督帥來電 二月二十四日

廈門道：

承總署來電：“前照各電意詳告日本使。頃據稱鼓浪嶼地可不要，但請給廈門專界，自虎頭山腳迤北沿海給四萬坪，並與英、美使商妥，不至攔阻，請飭關道與日領事商辦等語。查此案原因日本允我內地製造稅，訂有專條，勢難改議。惟該處是否有此隙地，于地方不致防碍。英、美各欽使有無異詞。希飭憚道會商日領事詳查辦理”等因。即遵照會商勘查電復察辦。敬。

## 復督帥電 二月二十五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密。敬諭查詢虎頭山及轉總署允給日本四萬坪兩電謹悉。金門離廈門六十里，非虎頭山也。日本現請廈門虎頭山腳迤北沿海給四萬坪。職道當查看地勢，先約日領事妥商，再約英、美領事會商。但能與大局無碍，英、美不致借此索地。自當勉力遵辦。容後稟復。

## 日領事上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昨接本國駐京欽差大臣來電：“准總理衙門許允電知閩浙總督飭廈門道云：‘地方法官可以允准日本國廈門租界地，與日本領事官商議決定地界’。本大臣照知總理衙門所要租界地至少四萬坪”等電諭。奉此，遵已會同到地履勘，合應照會，為此照請貴道查照。希即照華歷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照送地圖坪數，先行定界，妥善章程，後商為是。須至照會者。

## 廈防同知方祖蔭詳文 通商委員王壽衡

為遵札勘議詳復事：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蒙憲台札開：“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准日本領事上野照會，內開：‘照得華曆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即東曆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本國駐京欽差大臣准總理衙門照復，咨回本國外務大臣咨准復稱：‘各該地方于下鋪諸多窒碍，不便行船，其與市衢相距較遠，不便通商，請將近沙坡頭之海岸，即民船寄碇之處起，包括背後一帶山嶺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從鼓浪西岸紗帽石山起，陸地而外，海面務從寬廣，預備將來填築至五個牌止，是兩處均作為日本專管租界，另附地圖，照請查復。’本衙門已按來照所稱地段咨行<sup>閩浙總督</sup><sup>福州將軍</sup>轉飭廈門道，會同領事詳細查勘，妥為商辦。等由奉此，各在案。廈門鼓浪嶼兩處均作為日本專管租界，本領事派員前往兩處丈量，廈門全界計四萬坪，鼓浪嶼全界計十三萬坪。一坪約合中國營造尺方五尺八寸繪畫明晰界圖兩紙為據。此系奉本國上憲特飭之件，未便劃定一处，必須遵照兩處丈量定界為是，合將地圖二紙，備文照會，請為查照施行’等因。計送丈量界圖二紙。准此。卷查此案前奉<sup>督軍</sup>憲牌行，承准總理衙門咨：以日本索租兩處，地段較廣，自應酌量相宜一处，已與林大臣商明，由地方官酌辦，務飭會同妥商等因。並將原圖發局照繪移送到道，業經管護道照知在案。自應遵照總署咨行妥商議辦，必須與地方民情並無妨礙，方謂相宜。除照復外，合就札飭，為此札仰該廳，立即查勘明確，妥議詳復，以凭核辦，毋遠速此札，計發原圖二紙，復日仍繳”等因，奉此。

卷查此案，先蒙前憲台札奉督憲牌，并奉軍憲照行暨准通商局憲移，先後轉行到廳。當經卑前廳駱丞分別詣勘。旋據廈港漁戶金廣順，暨眾舖戶等<sup>①</sup>稟稱：“順等世居廈港，內惟漁民居多，遇有颶風，漁船駁船均避沙坡內港，實為要處。況廈港民居稠密，勢必滋事，事關眾碍，民情惶恐，不得不相率瀝陳。”

① 上列“振益號”等七十三家舖戶名，略。

又据张后保董事附貢生陈梅，保正黃继善，甲长梁光欽、翁福寿、陈玉陞、胡面、陈喜、欧阳炎、刘盛隆、林滄樓等稟称：“梅等世居张后保，本保民居，山下海滨計千余戶，山頂坟墓不計其數。閭保士庶，見日本量地，心皆惶惑，將來有碍民居，毀傷坟墓，众为身家所系，情有難堪，事關地方，合亟僉稟。”

又据张后保五品軍功林建輝，监生李伯棠，生員楊振声，暨閭保舖戶民人等<sup>①</sup>稟称：“輝等閭保人众，見日本量地插界，群相憤恨，哀泣呼天。若租日本為界，勢必毀屋毀坟，生無栖所，死乏葬地，害大慘極，民奚以堪。懇請別擇租地。”

又据监生黃聯簪等呈称：“簪等世居鼓浪屿，內厝澳社，于今五百余年。民居稠密，坟墓毗連，若作日本租界，田宅固不免更移，坟墓亦必至傷碍。生者流离失所，死者骸骨安歸？且本社居民不下数千人，勢必相率阻撓，釀成禍端。不得已據實瀝情”各等情。据此。

卑前厅未及議詳卸事。卑职抵任，蒙飭前因，遵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隨同宪台分別履勘。正拟繪圖貼說詳復間，复据张后保董事陈梅，保正黃继善，甲长梁光欽、翁福寿、陈玉陞、胡面、陈喜、欧阳炎、刘盛隆、林滄樓等，暨林廷輝等<sup>②</sup>，各以前情稟蒙宪台批发下厅。

卑职等伏查廈門一島，四面环海，惟西南岸自新填地起，至沙坡头止，長仅七八里，而虎头山介其中。后面山嶺環抱，俗名麒麟山。翼然軒起者為芙蓉石。沿海一帶，為中國招商局及各國輪船下錨停泊，起下貨物通商之處。岸上城坊街市，居民櫛比，密若蜂房。山腰嶺脊，坟墓疊如鱗次。故各國通商以來，洋人諗知地窄人稠，與各埠情形不同，洋商只能自向官民租地建設行棧，未有租界之議者。誠以形禁勢格，萬無通融办法也。日本所指廈門島，自沙坡头起，至現租開瑞記洋行止一地。查其間虎头山沿山一帶，坟塚累累，不下十余萬穴。自日本領事派人測量，凡有祖先親族坟墓者，人心惶惶，舉島悲切。其秀而文

① 上列“泉发号”等二十六家舖戶名，職員五人、訓導一人、生員四人、乡耆四人、童生六人、民人二百五十五人，共計二百七十五人的姓名，均略。

② 上列舖名、姓名与前文林建輝稟所列相同，略。

者，具稟庇[?],為民乞恩請命；其愚而蠹者，紛紛聚議，訛言四起；此民間切肤之痛之实在情形也。沙坡頭前臨外海，接連內港，凡民遇有颶颶，悉避其間。通廈仅此一口可避風險，保全船戶性命，舍此別无避風生路，此關碍民間性命之形勢也。沙坡頭接連打石字一帶，海面則海船停泊，岸上則行棧林立，該商皆零星租賃，日久相安，揆之民情地勢公議，諸多窒碍，實無办法。

卑職等又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隨同究台履勘日本所指廈門之鼓浪嶼沙帽石起至五个牌止一地，五个牌至大道公橋，坐辛卯，向己酉。朝海大道公橋至大石尾山，坐辰乙，向戌辛。朝海大石尾山脚下至沙帽石，內系官地，有洋人公用馬路兩道，應以外馬路下為界，各國方無異說。紗帽石左首山下，有英商棧房一所，應以棧房外水沟旁為界。大石尾山均系民間坟墓，並有閩海分關一座，應將石山划出為界。帶同弓丈及繪圖友人詳細測繪，簽註明白。

查自紗帽石山下水沟起，自南至北，橫量至蠣房田止；又自蠣房田起，自北至南，橫量至五个牌止；又自馬路起，自東至西，直量大潮退落海灘止；共量見工部尺三萬三千八百三十一方丈二十九方尺七方寸五十一方分六十七方厘二十方毫。坪數照此核計，內分為十段二十八零尖，以圖為憑。查照向章，每方丈每年應繳租稅一兩，此系廈門官地租稅定章，民間租地另有租價。現既照蘇杭條例，是否亦應照上、中、下擬定地租價值，統俟交收之日起繳租稅，再議條款。此地依山臨海，地勢平衍，日本填築設立行棧，于輪船下錨，起下貨物，出入最為妥便，合將大概情形，並勘定丈尺折成坪數，繪圖貼說，具文詳請究台查核，俯賜批示祇遵，實為公便。為此備由詳乞照詳施行。須至正詳者。

計詳送圖說八紙，又繳還原圖二紙。

電稟究究台二月二十八日

福州督究大人鈞鑒：

日本使所稱虎頭山腳迤北沿海給四萬坪，遵即面約日領事二十八日會勘。虎頭沿海并無隙地，仍系前指山脊及芙蓉石一帶地方，實屬種種妨礙。只有照拔領事原指之鼓浪嶼一處最為相宜，足副原約，

此外別无通融办法。英美两处，該領事而阻无庸詢問。俭。

### 督宪来电

三月二日

惲道：

俭电已悉。轉达总署，复电云：“鼓浪屿地，英使不允拨作专界，究竟虎头山脚沿海地能盛若干万坪，抑全无可拨，或此外別有可拨地段等因，即詳查电复。”冬。

### 日領事上野照会

三月初三日

为照复事：华历本年二月二十九日，接貴道照复。前奉貴督宪接总署来电，日本使請給虎头山脚迤北沿海四万坪，飭道会商詳查办理等由。查本国专界之事，前已丈地繪界图，送付与貴道，往来照会各在案。所接駐京欽差大臣電諭，貴國政府已准廈門地区一处，今又何用多办。合再照复。为此照請貴道查照，务希照前送地图坪数，早日商議定界，以副公立文凭之語为荷。須至照复者。

### 美領事巴來文

三月初三日

为照会事：照得日本議租廈門口租界一案，如果貴國政府自允將原議之廈門島所量之地，作为日本租界，以符中日前定約款，而將鼓浪屿島內之地全行抽出，如此辦理，本領事奉駐京大臣札諭，敵國并不出阻止。如果貴道能查照中日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十九号所訂通商約款办有头緒，彼此和允，敵國亦为喜悅。合再照会。为此照会貴道，請煩查照施行，順候时祉。須至照会者。

### 电稟督宪

三月初五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鑒：

冬諭敬悉。查虎头迤北沿海，实无尺寸隙地，日領事定要由山迤南上坡，繞由芙蓉石至瑞記洋行，則是仍執前說，与日使現指迤北沿海不符。虎头迤南，即日斯商人瑪甘保曠租海灘，为德国宝記，英國嘉士划租油池，余灘无多。職道曾劝日領事就山脚填筑海灘，該領事又以为

難。惟虎頭山直西，查有浮嶼海灘，俗名海岸，地勢寬敞，若撥給四萬坪，于各國行棧民居塚墓，均可無害。舍此而外，斷難設法。職道之愚，以為廈門各國租地開設行棧，洋商萃聚之所，尤非鼓浪嶼可比。英使既不允鼓浪嶼，況廈門口岸設專界乎？目前即無異說，各國繼起效尤，又將何詞抵制？詳圖已交駱丞帶省賣呈，請核咨總署，便可了然。尾。

### 電稟督帥三月十二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電諭敬悉。日本租界，職道查廈門各國行棧民居坟墓稠密，實無隙地，屢次電陳，是以堅持鼓浪嶼之說。至英、美不願日人在鼓浪嶼開界，近日始有此說，以情揣之，當是日人慾惡，非其本心。且廈門若以民墓民居撥為日界，鬧事姑勿具論；英美若繼起效尤，更難預杜，職道深為后患。拟求大人轉電總署，與英美公使和商，囑勿攔阻鼓浪嶼之與地，但阻廈門不得設專界名目。且廈門無隙地，日領亦深悉情形，職道與之辯駁三月，該領事從無無理之言，而各國亦不以為非。即使日人終不要鼓浪嶼地，或即以日斯商人瑪甘保余地撥給，或再勸令補填海灘，究竟較易收場，庶以安民心而杜效尤，不勝迫切之至。職道苦心酌辦，三月于茲，交涉大事，斷不敢稍存偏見，亦不敢使憲台為難。罄布愚衷，伏求主持。文。

### 電稟督憲許三月十二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英新領事胡力穠頃與晤談。職道詢以：“貴國于日本界事，鼓浪嶼既不肯允，若在廈門立界，有無異說？”該領事謂：“如果有妨他國利權，則貴道所慮甚是。”職道深思其言，恐伏藉詞效尤之機。英領事復言：“中國若以廈門迤西之地撥給日界，各國自無異說，此即指浮嶼而言。”職道答以：“此处本無洋商，若拔專界，自應由我國主持。”職道查浮嶼在廈門一邊，足符廈門立界之條約，且該處尙無洋商行棧，而民

① 許應骙，时任閩浙总督。

墓民居关碍亦较少。故职道前上尾电，业經提出，尙未奉有复諭。拟求再将英領事議論情形，轉电总署。若能专界立浮屿，与日使商量，則于公議民情，两臻允洽，祇候电示。文。

### 督宪来电 三月十三日

憚道：

密。頃接总署电称：“英知廈門界已有定約，故无异說。日本知英不允在鼓浪屿划界，故不再索。是廈界勢難推辭，但應擇相宜之地，害取其輕，以期早了。日本現称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催請速办，希飭道與領事妥商，如能就虎头山直西海岸拔給，最为妥洽”等因。迅即遵照辦理。文两电均悉，具見慮遠思深。惟总署专主廈界，則鼓浪屿斷无可議，務當与日領事妥商早定，免生枝节。向來各使臣惟領事之言首肯，使臣必无異詞。若徒使总署轉圜，恐未易就范。督署。元。

### 电稟督宪許 三月十三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鑒：

密。元电敬悉。虎头山直西海岸拔地，晨間日領事已托美領事來署代為轉圜。照此办法，必可了局。日領事與職道情意極好，从无非禮之言，各領事遇事和衷，均極浹洽，成議當有把握。此事日領事初意要虎头山脊，此為全廈扼要，職道明知鼓浪屿英美必不允，故意堅持，為緊着做地步，并非欲總署轉圜。若開口便允，其拔給虎头山直西之地，該領事未必即肯了局。今果由美領事居間，此即職道文电所稱較易收場之理。謹先布慰，俟有定局，再飛電稟聞。惟成議之後，條目甚多，需人斟酌，求迅飭駱丞即行來廈為叩。元。

### 函复日領事上野 三月十八日

逕复者：

昨准貴領事來文，备悉種切。貴國欽使所稱，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的是。本月十三日總署來電，貴領事謂并無其說，語出兩歧，實為可異。本道議鼓浪屿拔地，議填海灘，皆就地勢所應議，处处為遵守條

約起見。日前接到不必拘定虎头山之電，亲勘虎头直西浮屿一帶地方，地勢寬敞，足副貴國立界之意，此亦恪遵條約之心。不料貴領事之意，仍不肯离却虎头山另寻別地也。民居坟墓，最为難拔，于萬國公法亦殊不合。貴領事豈忍出此言！本道亦豈忍聽此言哉！即如上海四明公所之案，亦因法人索取坟墓，彼時各國具有公議，貴領事亦以法人為非，豈時隔數月，反為此不情之舉哉！本道力守約章，只要有地，總可和商，而地勢民情，却須兼顧。貴國來此通商，應與民情相洽，方可望商務之益。且與貴領事交誼尤厚，總須早日定議，以全友邦相好之情。若貴領事堅執虎头山，則是累月相持，亦何以洽和衷共濟之義。以兩國同洲之睦誼，及我兩人相处之交情，不宜如此固執也。仍祈賜定期，會晤面商，和衷辦理為要。

### 日領事上野來函

三月十九日

逕復者：

昨接來函，以租界之事，亲勘虎头山直西之浮屿一帶地方，地勢寬敞，足副立界之意，各等由前來。查虎头山直西浮屿寬敞之地，不知是擬定繪圖界內之地，抑或別有處所，不得而知，無從核實。應請明白再繪一圖，指明照知。租界乃系兩國委員妥議之事，何用萬國公法之語？貴道引用上海四明公所一案，此事與本地專設租界情形大異。如前日會商之時，貴道云只准沿海灘不及陸上寸地之語，當時本領事甚憾貴道無妥協辦理之意。若果如此，則于和衷協商之道尚有不合。然而今貴道既欲和衷洽議，本領事聞之欣幸。足見貴道重視兩國友誼，力守前文約章，協同辦理，不勝感念之至。如是亦可盡兩國委員責任。本領事回思貴道前謂坟墓為難一事，若以兩相細心協議辦理，何難之有。却非本領事固執也。專此布復，並請升安不一。名另具。

### 函復日領事上野

三月十九日

逕復者：

頃奉復函，盼悉種切。貴領事此次來函，深諒本道數月苦心，既感且佩！本道自抵任以來，為貴國經營界事，最為竭力盡心。如鼓浪嶼繪

图丈量，听候交割；虎头山民墓民居，实有关碍；則指拨山脚海滩，听凭填筑。此外議而未定之地，則如沙坡尾寬長八十丈，已為查勘；虎头山直西浮屿，俗名海岸，地勢寬广，亦已亲临履勘。以上四节，皆遵守立界約章，以期尽善。今既承貴領事允為和衷商办，即祈指明一处地段，約期会勘。俟勘定后，再行繪具詳图。从此冀能定局，以副貴欽使早日定議之义。不特本道所深願，亦全厦民心及各国公情所亟盼定局也。用再复陈，乞即指定示期，为祷！

### 日領事來函 三月二十日

逕复者：

頃接复函，以本国界事最为竭力尽心，繪图丈量，听候交割；虎头山民墓民居，实有关碍；指拨山脚海滩，听凭填筑；此外如沙坡尾海岸，地勢寬广，即祈指明一处会勘等由前来。查沙坡尾海岸地方，自前年已勘过，于明治三十一年戊戌九月初二日，經本国駐京欽差大臣照会总署，俱知是无用之地，不堪立界，作为罢論在案。独有虎头山草仔坡一隅，稍可經營。今单指虎头山原图界內，若民墓民居有碍，尽可从长計議，无煩囉念。貴道竭力用心，各尽厥職，本領事私心感念不已。专此奉复，并請升安。惟照不一。名另具。

### 函复日領事 三月二十日

逕复者：

昨接来示，聆悉貴領事固执虎头山草仔坡，与前电不必拘定之議相违，是則不遵貴欽使之令也。貴欽使之言，尚不作准，未定議之图，何能作准？若云民墓民居有碍，尽可从长計議，此語实属不解。姑請先賜聞之。

### 稅務司辛來函 三月二十三日

敬密复者：

昨承函囑，日本租界妥為解說一事，本稅司經于本早向日本領事商議两点钟之久。据云：“虎头山一地，經本国大皇帝及駐京欽差大臣

所定，万难改易。惟該地之广狭大小，尙可由本領事与地方官商囑。至所有坟墓，本領事保其必无伤动，且可画押为凭。此事本領事并即日行照复”等語。相应函答，并将文牘送还貴道查收可也。順請勘安。名另具。

### 复税务司辛函三月二十四日

逕复者：

昨接环章，擲还文牘，承貴税务司顾全大局，爱恤厦民，以公法劝解上野領事至两点钟之久，重劳清神，感佩之至！乃上野領事以日使未定議之言，执而为据，不遵公法，不体民情，显見无理。本道惟有恪遵前奉督帥轉接政府与日使議定：“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催請会商速办”之電諭辦理，断难改易。現已函复日領事，囑其择空曠之地議作租界也。耑此布謝，并請升安。名另具。

### 电稟督宪四月初一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密。日本租界奉元電遵即函訂商議。日領事堅執虎头山草仔垵，往返文函会晤，迭次駁論，該領事又不欲浮屿沙坡尾择定一处。再，查沙坡头并海滩，系日使原指之处，勉强設法，变通划拔。此系恪守原約，与日使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之語相符，且于其商务尤宜。請電达总署，轉告日使，速飭領事遵行。英領事亦云虎头山有碍商务，并陈。詳圖即呈。先。

### 英領事胡來文四月初一日

為照會事：頃接昨日來函，內有：“民情浮动，倘因日本堅執虎头山激成事端致碍商务，貴道不任其咎”諸語。本領事实不能允許貴道“不任其咎”。查教化邦國，宜應尽心保护凡在所屬土地寄廩之人，以尽其本有責任。按之《天津條約》第十八款內載明文：“英國民入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全安”等語。如因日本堅要專界滋事，致碍英人商务，抑或英人生理被所阻擾，惟要向地方官是問，賠償一切。

茲本領事拟将来函抄录，轉請貴督究查閱。为此照会貴道，請煩查照。須至照会者。

### 日領事上野來函四月初一日

逕啟者：

昨承枉顧，面商界事，一团美意，私心感念不忘。惟是所言沙坡头之地，不能迁就曲从。誠恐择一无用之地，必被后人唾罵。如此苦衷，不得不从长再議，務望原宥。一因沙坡头之沙隨潮而至，填筑駁岸，實難為力。二因沙坡头離廈口市鎮較遠，不便貿易。昨云先前曾拟沙坡头之地，查前文并原圖，乃系指由沙坡头起，至大連興館瑞記洋行止，包羅虎頭山、火仔垵、草仔垵在內，界尾接連寮仔，后近于市鎮，方為有用之地。沙坡头隔離太遠，諸多不便，所以不能從命者此也。通廈籌擇，獨有虎頭山一帶繪圖全界之地合宜而已，勢難改易。貴道為難所慮者，恐一定界，遷動虎頭山坟墓居民，不順輿情，致惹變故。坟墓本領事當與貴道商議，另設妥章，以便于民人安頓地方。租界內民房亦宜設妥善章程，以為便民。本領事今既如此，亦盡兩國委員本務，輿情斷无不順之理，已無難處。为此函請貴道查照，希即早日會同到地，先行定界归管，日後商議妥章，以符公立文凭第三款原約。是所盼切！望切！

### 复日領事上野函四月初三日

逕復者：

昨接台函，承貴領事深知本道盡心籌辦，不勝欣佩！凡設租界，均宜空曠之地，為國家創立商務根基，獨當一面也。各國初立租界，如上海、漢口而論，從前均空曠，未及二十年，日見繁盛，斷無在人丛之中仗他人之力以設租界之理。所以貴國在蘇、杭等處，亦離市鎮相遠，皆非熱鬧之處。至沙坡頭官房廟宇亦不少，皆系填築而成。欲興商務，何畏工艱。且地勢寬敞，停泊下錨，起下貨物，前臨鼓浪嶼，后靠廈門港，均屬妥便，最為相宜。本道因系貴欽使所指，萬分为難，勉強從命。貴領事堅執虎頭山種種窒碍，前已言之甚詳。民情殊多疑慮，一旦激成

事端，非但被人唾罵而已，本道更難遷就。彼此和衷協商，地未議定，原無所謂改易。沙坡頭與虎頭山同是海灘，一樣填築，亦何分難易。昨又奉督帥轉政府來文，不必拘定虎頭山，久與貴欽使議明，速遵前電與貴領事商辦等因。

詳督、憲  
軍

四月初四日

為詳請示遵事：案查奉文議辦日本租界，業將日本所指廈門沙坡頭起至瑞記洋行止，并鼓浪嶼各一地勘明。廈門地勢逼窄，不能遵辦情形，繪圖貼說，詳請咨商在案。旋于三月十三日奉<sup>光台</sup>電開：“頃接總署來電，日本現稱不必拘定虎頭山地方，飭道與領事妥商，如能就虎頭山直西海岸撥給，最為妥洽”等因。具見日使深知廈門地窄人稠，動多窒碍，不能拘執，自須因地制宜之意。遵即函訂日本領事商議。該領事堅執虎頭山、草仔垵，往返文函，疊次駁論，許以浮嶼沙坡尾聽擇一处，該領事均不允從。又經訂期面商，照日使原指之沙坡頭划撥四萬坪，又未以為可。先與廈口稅務司辛盛會晤，談及此事，詢問虎頭山地勢，欲往親勘，代為勸解。隨訂于四月初三日會同辛稅務司率同廳委親詣虎頭山。該處居民一見洋人，不辨其為何國，疑為划地，男女老幼聚至數千人，紛紛求請免撥租界，甚至哭泣哀號，人聲喧雜。辛稅務司見此情形，頗覺矜憐，畏滋事端。當經職道明白剴諭，始各退散。稅務司往見日本領事，詳告目擊情形。該領事不遵公使不拘之言，亦不顧念民情，胶執己見，无可勸說。

職道統籌全局，細察地段，浮嶼空曠，地勢平衍，亦鮮民居坟墓，兩得其便，最為相宜，即照日使定議請撥四萬坪，尚可酌給。再，查沙坡頭，系日使原指之處，雖窒碍殊多，今于无可設法之中，酌量變通，勉划沙坡頭一段，內自船廠平地，外至潮退海灘，前對鼓浪嶼，后靠廈港，保于停船通商起下貨物，均屬妥便，欲湊四萬坪之數，亦當竭力籌撥，以副原約。理合將浮嶼、沙坡頭二地繪圖貼說，并與領事來往函牘抄求清折，具文詳請光台察核。俯賜咨請總理衙門轉告日使，于兩圖之中，擇定一处，速飭領事遵行，并求訓示祇遵。除詳督、憲外，為此備

由呈乞照詳施行。須至冊者。

計詳送圖說兩副，清折二扣。

同日移通商局，同前由。

### 稅務司辛來函

啟君者：

昨與貴道暨廈防廳會勘日本租界虎頭山地方。旋詣日領事署婉勸再三，冀欲得當報命。奈上野領事執定虎頭山，萬無改易之處，竟屬无可挽回，殊堪叹惜！合就函布貴道查照。

### 日領事上野來文

四月初五日

為照會催辦事：照得本國界事，自奉政府命令舉行，迄今數月，曾受貴道所為難者，本領事推誠布公，盡心籌商。于虎頭山坟墓民房，另設妥法安頓。虎頭山可以保存，無要更改，坟墓舊葬者仍舊；願意遷止，准聽購買；民居屋價，照時價值。如是設法安民，有何碍難，已無疑義。為此再行照催貴道查照。務希重視兩國約章，早日照圖決定，一面曉諭民人周知為是。須至照會者。

### 復日領事上野照會

四月初五日

為照復事：本年四月初五日准貴領事照會內開：“照得本國界云云全為是”等由，准此。來文所議遷坟買屋一節，皆系蘇、杭在空曠之地約章，與虎頭山情形不同。本道現與貴領事所為難者，因虎頭山民心不從，萬難遷就。目前辛稅務司與本道會勘此地，見有男女聚集數千人，急為勸導，告以貴領非強做之人，始稍平靜。稅務司所目擊，若不顧民情，恃強出示，非激民為變乎？各國商務攸關，本道有安輯地方之權，何能照此辦理！貴領事若顧全兩國約章，請毋堅執已見。幸諒本道數月苦心，所籌辦法辦理，界事自可早日了結。方見貴領事秉公辦事，不存私見也。合就照復，為此照請貴領事查照是荷。須至照會者。

## 日領事上野來文

四月初八日

為照復事：昨接復文，以“所議遷坎头屋……<sup>①</sup>不存私見也”等由前來。閱讀之下，不勝駭異。查廈門界事，本領事奉國家命令，但知早日定界。若有男妇聚集，宜由地方官將兩國約章之意明白出示曉諭，使民知悉。況聞有人从中暗使，閩廈之人俱各聞知。前廈防廳駱出示租界，本領事派員丈量，後貴道同本領事到龍泉宮履勘許時，民情亦極安靜。且夫甲國向乙國締結條約，其乙國之國民必要聽從，是萬國公法之通義也。而貴道前函云“民墓民居實有关碍”，本領事立法安頓。今反云“民心不從”，無乃前后兩歧。總之廈門地界，是系兩國政府訂約允准明文，毋庸多辯。務希立即照圖定界歸管，以副約章。若再遷延，顯系貴道故悖國家許准原約，合應照復。為此照請貴道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 复日領事上野照會

四月初九日

為照復事：本年四月初八日准貴領事照復租界一事。查虎頭山民居民墓甚多，種種窒碍，當貴領事初勘之時，函請民勿喧鬧，已知民情不順。今乃執定此地，附近居民，切肤之痛，無怪群情洶洶，不期而集。所以擇地務察民情，豈能強其所難。中外一理，亦各國之通義。本道盡心體察，酌擇地段，疊與貴領事妥商，議以浮嶼、沙坡頭聽擇一处，原屬竭力籌辦，以副原約。合就照復。為此照請貴領事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 英國胡領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領事曾准興泉永道函，以“日本固執虎頭山作為租界，如有滋事以及阻碍商務，不任其咎”等由。茲將函抄請貴督部堂察閱。本領事當即照復：“如英人身家生意有受亏之外，要向地方官是問，賠償一切。”貴督部堂自能知悉，英人生意船只在於此地為多，

① 与上文全同，略。

他國較少，如果滋事，英人必首蒙其害，總望地方官保護。現因興泉永道恐致激成事端，又慮不能加力保護，為此相應將此情由照會貴督部堂，請煩查照。惟冀准情設法防患，以免英人身家受害，是切須至照會者。

計送原函一紙。

### 復英領事照會

為照復事：本年四月初七日接貴領事照會：“准興泉永道函，以‘日本固執虎頭山作為租界，如有滋事，以及阻礙商務，不任其咎’等因。英人生意船只在于此地為多，如果滋事，英人必首蒙其害。請准情設法防患，以免英人身家受害”等因，准此。

查先准總理衙門來電：“日本使稱：‘鼓浪嶼地可不要，但請給廈門專界，自虎頭山山角迤北沿海給四萬坪，並向英、美使商妥，不致攔阻，請飭關道與日領事商辦’等語。該處是否有此隙地，于地方不致妨礙，英、美各領事有無異議，希飭憲道會商日本領事，詳查辦理”等因。並經行道詳查情形，妥商辦理在案。茲接前因，查此案尚未據廈門道稟報前來。惟聞虎頭山一帶，為各國輪船停泊起下貨物通商之處，岸上城防街市稠密，山腰坟墓纍纍，有十余萬之多，為全廈形勝之地。一經劃出專界，不但有碍各國通商，且民心惶恐，必至滋生事端。應請日本領事切勿固執成見，與興泉永道從長計議，總祈與日本有益，與各國有益，與地方有益，彼此相安，毋滋流弊，致釀事端，方期妥協。除照會日本上野領事查照，並行興泉永道會商妥辦外，合就照復貴領事，請煩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

許督憲來電四月初十日

憲道：

密。昨接總署電：“倭使以福州划界甚妥，催劃廈界。本署據三月魚電，告以虎頭山直西海岸，勘拔四萬坪，舍此無办法。彼堅謂距閩市太遠，不便商務，並疑憲道之阻撓，本署始終不允。辯之再四，始告以電閩與領事再商。令囑領事切勿堅執，希酌辦”等因。現界事有無端倪，

遠詳電，以便電復總署。督署。 蒸。

電稟督憲四月初十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蒸電敬悉。虎頭山實無隙地，日使前言不必拘定此地，深知地方情形，最為平允。查浮嶼離海岸提督路、打鐵路等市面甚近，大輪往來停泊之所，距閩市並不遠。必不得已，惟有日使原指之沙坡頭尚可設法湊四萬坪。已備詳文兩處圖說，交王倅賚省親呈，並請照詳速咨總署。 蒸。

電稟督憲四月二十八日

福州督憲大帥鈞鑒：

密。儉電敬悉。日本租界，即道甫抵任，即丈量鼓浪嶼，英不允，飭止。遵議廈門，日領事要虎頭山、草仔坡塚墓民居，正在籌議，而民心洶惧。辛稅務司親見，恐釀事端，曾往勸日領事兩遍，日領事不肯絲毫通融。又奉究台牌示，英領事照會因此處商務重地，恐釀事端等情。職道思轉圜之法，擇地兩處，一為日使原指沙坡頭，一系總署指直西海岸，詳敘情由，繪繕圖折，稟求轉達總署，與日使酌商。請日使將此情形電告彼國外部，以明職道竭力轉圜，始終無固執之意。圖折已否咨送。職道宿疾复发，拟暫后到省面請訓示。 儉。

督憲來電四月三十日

憲道：

密。頃接儉電，並未妥筹办法，惟斤斤以前事為言，且稱“宿疾复发”，意存推卸，碍難電復總署。據日領事照會言，沙坡頭、浮嶼均廢地，是兩處万无可商。至虎頭山民墓如何保全，民居如何價買，大可彼此熟酌。此時事機已迫，務當迅籌兩全办法，切實申復，毋庸來省，免再稽延。歷來交涉事宜，無仗總署轉圜之理，必領事首肯，使臣始無異詞。前電甚明，不料有今日事也。時局艰难，貴在通變，輕重緩急，所當熟权，未宜胶柱，望審思之。督署。 點。

## 电稟督宪

五月初一日

福州督宪大帅鈞鑒：

密。艳电訓誨諄摯，臘道痛哭感涕。數日來極籌兩全，無如日本要虎頭山，德領事云：“他要虎頭山，我要虎頭山連界之寮仔后。”英美已先有明文，日界一有遷就，事機更迫，后患更多。區區廈門，各國更番要索，勢不至全島淪胥不止。至民情憤激，前屯已詳，利害較然，兩全無術。臘道世受國恩，立志粉身圖報，倘日領事在廈發難，則臘道責無旁貸，誓與共存亡。若向別處恫喝，則請先將臘道奏參，明告日本領事，俟簡放有人，再行開議，便可緩已迫之事機。下忱惶悚，非敢稍任意氣，貽誤國是。現在日領事來函，因事赴台灣，須五、六日方回。謹附稟聞。先。

## 复洋务局函

五月初十日

敬复者：

頃奉本月初二日排單手示，詳詢日本租界一事。弟到任五月，尙未能了，時煩帥屢，惶愧万分。然蒙督宪知遇，豈肯草率了事，貽誤國家。數月來公牘電信，已在大帥洞鑒之中，無庸贅述。其中隱情密理，與現在密籌办法，有不能不形諸筆墨者，今為吾兄拉雜密陳之。

虎頭山雄峙海面，在廈門為第一形勝之地，俯瞰城市，了如指掌，若得此地，即可制全廈之死命。日人包藏禍心，豈為商務起見。其藉詞商務要地者，偽說也。台灣已去，廈門為漳、泉門戶，與省垣成犄角之勢。日人專力謀廈，故必爭虎頭山。目今督帥經營防務，事事洞烛先几，豈可遂其狡謀，一也。

自來租界未定之先，他國无不以保護坟墓購買民居為言，先請划界。迨名目一定，我國事權既失，聽其魚肉，而無如何。坟墓每塚，略與銀錢，勒令遷讓。民居則先強地方官出示遷讓，強者尙稍得價值，弱者飲泣吞聲而已。此等故智，天津等處，前車可鑒。虎頭山民居千百所，坟墓約十万余塚，俗名金燈照芙蓉之地，為全廈鎮山，民間信奉最誠。一旦割去，廈民必不甘心。蘇、杭初議，日人何嘗不索閩門與湧金門

地；嗣后卒議定青阳地、拱宸橋空曠冷落之处。要在據理而爭，始得破其奸謀。二也。

英美各領事始亦欲收漁人之利，俟日界一定，即各索租界，瓜分全廈。后見我國堅持前說，已洞悉其狡謀，遂亦變計思來親附。弟明辯以理，密探其詞，英領事以不與虎頭山為是。美領事曾為日人游說。弟告以日人索我民居民墓。美領事云：“此即不合公法。”辛稅務司亦云：“沙坡頭、浮嶼何嘗不是通商要地，日人別有肺腸耳。”弟數月來，悉心布置，密為探聽，守定“臨事而惧，好謀而成”之意。而日人伎倆，各西人均謂有地划界已盡條約之理，日人何得蛮不講理，妄尋衅隙。三也。

日本公使一則曰：虎頭山腳迤北沿海划拔四萬坪；再則曰：不必拘定虎頭山。電報現在存案，均可复查，豈能抵賴。此次總署來電稱，日使述外部之意。弟細揣其旨，當是日領事見其公使通融辦理，無可挾制，聳動外部，虛詞恫喝其公使，已有意見不合之處。弟何敢謂前上之兩圖一折，必能由公使定局。然言已出于公使，若不扭定此言，更何從着手。總署既見圖折，自必與其公使觀看。其公使言猶在耳，豈遽肯翻悔。即使翻悔，我國亦有詞矣。日人當自咎其人，何得與我國家尋衅，四也。

弟硜硜之見，誓與廈門虎頭山同去就。各洋行均能深諒苦心，密為耳目。蓋上野領事亦不料狡謀之未遂，假赴台灣，陰實回國。是否別有所圖，抑或另簡人議界，尙難懸信。而據目前各國公議勢力，總署即不為外面主持，弟猶得借各國公議勢力與之力爭，理直詞壯，未必遽為日人折也。公法為萬國所不能逾，公議非一國所能违。五也。

要之，上有督帥維持閩海，而弟敢使全廈形勢坐致瓜分，何以報知遇？何以對衆影？國家受外人欺侮，已至今日，弟又何敢稍任意氣，妄開衅隙？蓋此事既無開衅之理，而人心實有可恃之機。坐失此機，殊可惜也！我輩頗深知遇，蒙大帥不以尋常見待。遇此等害在目前之事，豈能自顧身家，退怯畏縮，以損大帥威望耶！要當如吾兄指示，審機度勢，密謀于心，以為歸束之法也。保商局開設以后，商民憚騰稱頌我督帥不已。弟擬告諭中外，宣揚皇仁與督帥之精心，乞回明督帥，將四月十五日恭奉上諭，與四月十二日御史潘慶瀾奏發奉上諭，一併行發來

厦，以便恭錄，為禱！

省城司道來函 五月初四日

啟者：

日領事要索虎頭山租界，接讀致大帥電稟，淋漓慨切，油然動忠憤之心。廈島士民何修得此。惟頃奉帥諭：浮嶼、沙坡頭兩處，日領事均以為不便，而所索虎頭山一处，舊有坟墓允為保存。察其情形，似尚非不可以理喻。如果山上有坟處所諸多窒碍，或與約定不得遷毀或划給山下無坟之地，不數原數，即准其在於就近沙灘開拓。但使無傷大局，不妨曲示懷柔。當此時局艱難，以聯絡邦交為要務，與其堅持而無補，不若婉轉以求全。中日唇齒相依，損於我未必利於彼，徒使環視強鄰，坐享漁人之利。動之以利害，曉之以理勢，或者日領事幡然悔悟，亦能就我範圍也。明知持論侃侃，無非為國為民起見，但總求事有歸結，計出萬全。凡此不得已，朝野所共諒。所盼閣下剛柔并濟，因應咸宜，以措廈島于磐石之安，是則弟等所望風拜禱者耳！

復兩司函 五月初九日

晉珊方伯<sup>①</sup> 大人閣下：  
鼎臣廉訪

本日接奉驛遞初四日所發手書，傳述帥諭，仰蒙憲系，籌畫廈門，精詳剴切，弟敢不心領神會，求所以副帥意而報諸公雅命者。

蓋此事既籌議五閱月，無計不思，無言不到。浮嶼、沙坡頭遵總署之諭，從日公使之言也。此時尚未批出，弟不能與日領事開議。若總署回文一到，准令開議，便可再與日領事磋商陳說，善作調停。虎頭山腳，前會議及。當時日領事銳意虎頭山，未肯就范。日前稅務司密告，日人現在只要存虎頭山名目。弟亦成竹在胸，借英、美各國公議，就山腳沙灘空地，湊足坪數，以存其虎頭山之名，作為收束之法，然未敢聲揚。蓋日人鬼蜮多端，密布耳目，若知我有意遷就，則又將多方要索，以遂其初心，事又難就。此次日領事回廈，文函備極謙抑，亦未始不思

① 余聯沅字晉珊，时任福建布政使。周蓮字鼎臣，时任福建按察使。

收束。弟总俟总署批到，磋商至各国領事肯出調停，以塞其要索之口，方为結局，此皆弟之衷曲。

前日次兄函中所不敢露者，敬为我公密陈之。我輩为国家防利害，岂动以身殉国便为塞責，不求所以保全之法。然必能坚持身守，則彼族不得已而思其次，自可通融。否則肆其封豕长蛇之性，何事不可要求，非至复巢取子不止。弟身当其責，何敢避其难，我公諒能鉴其苦衷也。陈次兄函抄呈冰鉴，其所以不敢露之故，詳于再启，閱之自悉矣。总署信到，务求飞示。

璧流  
芝仙 两翁同鉴。

### 周臬台交閱总署致督帥函并問答

筠菴<sup>①</sup>制軍大人閣下，密啟者：

日本廈門租界一事，前五月十三日接准大咨，并函牘繪圖各件，閱悉一是。嗣于漾电奉达各节，計登台督。查此事自立文凭，迄今三年之久，屢經彼此商辦，未能划定。日前矢野使來署，謂：“廈門道与領事意見不合，托言民居坟墓，諸多窒碍，不肯照領事所指之地划給。現據彼外部催令早日議定，免生枝節。并云設立租界，以通商为本，若地太空曠，殊失本意；即便稍有窒碍，亦可預商办法，不如仍在虎头山一帶為便。惲道多方阻撓，堅不照拔。外部来电云，應請將惲道更換”等語。本署与之再四爭辯，始將請撤惲道之論駁回，另由尊處遴派干員與該領事和平商办。究竟虎头山附近有无隙地可拔，或拔不足數，再于沙坡头等處酌量拔補，湊四萬坪以符原議。業經訂定在先，斷難斬之于后，如因彼此爭執日久，遷延不易收束。希遴派明干之員，从速赴廈會勘。但使所拔地段，与我无大妨礙，即可早為划定。其間或小有不便處所，該使既言妥商办法，自應飭該員與領事詳議章程，以防流弊。若必仍持成見，徒煩筆舌，別生節枝，想執事權衡在握，必能措置咸宜也。

至惲道辦理此事，自系為公起見，惟以后交涉日長，該使所稱与

① 許應驥字筠菴。

領事齟齬情形，備具問答，檢閱便悉。若不为之和解；意見日深，他事更多棘手。并望轉飭該委員就便與領事善為解說，令與惲道當面說開，彼此不傷體面為要。茲將該使來署兩次問答抄寄冰案。仍希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告為盼。專此，布頌勦祺。

### 照錄日本矢野使來函。問答

矢野云：廈門划界事，現據我們政府來電，須從速商量辦法，惟恐遷延再生枝節。自光緒二十二年夏天定立文凭後，彼此商議許久，原划二十萬坪，減至四萬坪，鼓浪嶼亦不設界。我們已讓到盡頭，貴國既允划界，須以信義為重，給以貿易相宜之地。乃廈門道與領事不合意見，托言民居坟墓，諸多窒礙，不肯照領事所指之地划給，是以政府之意，令我與貴署商議。一在定划租界，一在責備關道。

答以：廈門道實有為難之處，民居龐墓既多滯碍，民情自難妥帖，前因矢野大人說過，不必拘定虎頭山地方，我們即電致閩督，孰知貴國領事仍要執定該處，所以久未商妥。

矢野云：我雖有此說，因不能遠度，仍以領事选定何處為准，還求王爺做主。凡設立租界，以通商便益為本，須近熱鬧地方，兩國商務方可興旺，若廈門道所指空曠之地，離得太遠，不如虎頭山一帶為便。

答以：熱鬧之地，民居必定稠密。法國前要四明公所我們熱鬧處所，始終不允。既是兩國交好，于貴國有益，亦須于中國無害，只要矢野大人轉飭領事，另擇一相宜地方，我們亦可知照閩督，不拘原議。或一处地窄，分作兩處勻撥亦可。

矢野云：領事所指之地，亦並非過于熱鬧，總可和衷商辦。惟廈門道有意阻撓，仍須責办。

答以：道台說領事固執，領事說道台阻撓，各執一詞，所以閩督來電，擬兩國另行派員察勘。前曾請矢野大人告知貴國政府，現在有無回信。

矢野云：政府來電，將察勘一節，暫且擋起。先須責辦惲道懲惡英國領事，及不肯出示安撫民心兩節。

答以：英領事自言有碍，租界未定，如何出示？當勘界時，老幼環求，稅務司亦同見，實系民情不願，惲道並非辦理不善，斷難責備。我們因其與領事意見不合，另行派員察勘，已屬格外通融。今日所說是租界事，矢野大人如以為可，我們即電知閩督派員商辦，若再牽連惲道之事，只可不辦了。

矢野云：派員另議，我亦甚願。至惲道照會文內有輕藐領事之語，論禮貌不應如此。所以我政府看得甚重，若不將伊更換，恐以後辦理交涉，與領事更多齟齬了。

答以：惲道事屬為公，且我們看來，其照會文內，亦無輕藐之意，領事未免誤會。況彼此辯論之語，稍有參差，事所常有。此次彼此意見不合，總因勘界，現我們為顧重邦交，另擬派員會商，不請貴國將領事更換，已屬分外遷就，你再爭執，亦太不恕道了。

言次，石井參贊云：我們矢野大人要顧領事面子，王爺及列位大人又說惲道不錯，想一調停之法，令惲道向領事見面說開，彼此即可解釋了。

答以：石井參贊既欲調停此事，語意亦尚和平，我們可告知閩督，即令所派之員，遇便向惲道與領事和解說開，亦可使得。矢野大人亦要轉告領事，不可誤會照會內的話，看得太重。

矢野云：我們政府要責惲道之意，亦非專為言語輕重，現既和平了事，請貴署告知閩督，惲道照會內有措詞失當之處，令委員向領事多說几句好話，將此事辦得圓全，即告知政府不再計較便了。

答以：可。

矢野遂去。

## 第二次問答

矢野使云：前商廈門租界事，今接外部来电，即照目前所商辦理，請貴衙門電知閩督，即派委員前往與領事和衷商辦。其中關碍民居坟墓各節，亦須預先商定辦法，以免臨時再有爭執。

答以：現在尚未指定租界，若實窒碍，必須彼此通融，方可就緒。矢野大人電飭領事，不可固執為要。

矢野云：外部来电，以後廈門地方，兩國交涉日繁，總望此事早日了結，免生枝節。

答以：我們因領事與廈門道各執一詞，所以擬派員另議，惟租界以划地為要義。廈門道與領事所指之地，皆可不必拘定，我們亦不能遙度，總俟委員到後，察勘相宜之處，于貴國商務有益，于中國亦無妨礙，方是持平辦法。廈門道前議浮島、沙坡頭兩處，浮島稍有不便，沙坡頭似尚相宜。

矢野云：現在減至四萬坪，沙坡頭已不在內。領事所指之地，似與中國亦無大碍。

答以：總是彼此和商，不設成見，庶可早了此事。

矢野云：惲道既與領事不合，能調開才好。

答以：交涉事件不止一國，若因此一節調開关道，斷無此办法。惟為顧重兩國邦交起見，容電閩督，轉令所派委員，順便與惲道領事兩下和解就是了。

矢野遂去。

## 臬司周蓮會辦日本租界滋事全案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七月至八月

咨周臬司 七月初十日

為咨送事：案奉閩浙總督部堂許<sup>①</sup>牌開：“案准總理衙門来电：

① 許應騤，時任閩浙總督兼福州將軍。

·日本使述其政府来电，厦门租界立約三年，尙未議妥，請速照日領事所指地拨定，即稍碍居民坟墓，亦可妥商办法。并以厦门道有意阻挠，欲請撤換。本署力与駁辯，始商明另派委員与領事妥商。究竟虎头山附近尙有若干地可拨，或酌补他处仍足四万坪之数，总祈于彼商务有益，择其无大妨碍，早日划定，不宜再延，致生枝节。該使又以惲道給領事照会措詞失当，希并飭委員从中和解，免致日后齟齬为要。漾。·等因，承准此。查此案前据該道來詳，业經照咨总理衙門核復在案。承准前因，自应委員速为商办完結。查周臬司曾任兴泉永道，于該处地方民情甚为熟悉，亟应派委前往厦门，会督厦门道厅与領事妥商。总期华洋悅服，彼此相安，方臻妥洽。除飭委遵照尙日前往会商辦理，随时稟報察核，仍将起程日期報查外，合併飭遵，为此牌仰該道即速遵照毋违須牌”。等因，奉此。

茲貴司奉委到廈，相应將本案卷宗咨送查核。再，本案系于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楊前署道任內，奉文派員勘界飭知到道。其后委員勘復情形，未据委員併稟來道，亦未奉有文行。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接据日本駐廈上野領事文称：“拟定火仔垵，草仔垵，沙坡头背后至靠山地方作为日本专管租界，先經詳由該國使臣照会总理衙門查照。請飭廳县不准在此界內租地与人”等語。隨于五月二十六日奉前部堂邊牌行，轉准总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就折开可以酌租之處，飭廈門道与領事相機商辦。計粘抄內開地名兩處：一南岸沙坡头之東過水摻台，名沙坡尾，長寬約八十丈。一西岸浮屿外有海灘一片，地名海岸。就兩處指定一處，作為租界”各等因。

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奉前兼署部堂增牌：准总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接日本林署使照稱：‘請將近沙坡头之海岸，即民船寄碇處起，包括背后山嶺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鼓浪屿西岸紗帽石山起，至五個牌止。作為專界’等語。由本衙門與該署使商明，在兩處內酌定相宜一處，由地方酌辦，作為專管租界”等因。各前道未及開議，交卸移交前來。

敝道抵任，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接上野領事照稱：“請將近山坡头之海岸，即民船寄碇處起，包括背后一帶山嶺之地，沿海

至瑞記洋行止；又从鼓浪屿西岸紗帽石山起，陆地而外，海面务从寛广，預备将来填筑至五个牌止，均作为日本专管租界”等語。敵道当查总署行文，系由两处內指定一处，已与該国林署使商明。而上野領事来文仍以两处均作租界，显与总署行文不符，此与駁辯者一也。

又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奉督宪电：“准总署电：据日使称：‘鼓浪屿地可不要，但請給廈門自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給四万坪’等語。是否有此隙地，于地方不致妨碍，希飭憲道与日本領事商办”等因。敵道詳譯日使所称“自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給四万坪”一語，查虎头山迤北为王厝山，西北为草仔垵，西南为沿海，則西、北、南三境皆为所有，已包虎头山在內，仅缺虎头山东西一境耳。蓋該山之北，平地无多，一入王厝山边，民墓彙繫；西北草仔垵舖屋民居櫛比相望；西南沿海，又皆行栈碼头；若如勒迁勒拆，勢处其難。此与駁辯者二也。

又准稅務司函称：“日本領事云虎头山一地，系該國大皇帝及駐京欽使所訂，万难改移”等語。查租地与让地不同，让地既立和約，則一律棄捐，非我国所能自主。租地可租与否，应隨主便，岂彼國所能自定。此与駁辯者三也。

有此三端，勢难緘默。敵道才識迂疎，于此事委曲求全，苦心孤詣，往返商論，筆秃唇焦。乃上野領事執一不回，轉指敵道为固执。今既派貴司会督勘議，应請主稿定議，以全邻誼而重邦交。不胜感幸！合併声明。为此合咨貴司，請煩查照核办施行。須至咨者。

呈督宪稟同前因。札廈防厅文同前事。

岐西保董事職員叶恩燾紳著 陈彦士、蔡树勋、李宗江、  
林继祖、陈振崗、周怀尹

### 暨鋪戶等僉稟

为虎头山关系全廈，万不能开辟日界，恳賜恩慈，拯救大局事：窃廈門虎头山高聳，与龙头山并峙，城郭民居俱在肘腋之下。該处为全廈營墾之地，新坟旧坟，何止数万，即燾等俱有祖坟在彼。前因日本拟辟租界，閩廈之人，洶涌殊甚。幸宪台爱民如子，力拯时艰。前聞北京消息，知虎头山租界由总署力爭，拟定沙坡尾，閩保之人欣感无似。前月初間，虎头山开辟之說，挖坟掘棺之言，又复閩廈皆是。窃幸周臬台

鋒車蒞止，閩廈經顛轉圖，靡不仰望與日領事力持不可。詎日領事雄心頓起，借以划虎頭山下為名，無碍坟墓民房，恐將來由淺入深，其地勢必圖拓綿亘。閩廈之人早已會諸心而切齒不願意。前月十七日，界內民居與日人較鬧，通廈商民，關閉兩天。所願恩慈慰諭，方得啟門交易。究台忠心為國，盡心為民，雖里巷孺子妇人咸知欽佩。茲聞究台高陞在邇，萬眾一心，誰不想攀轅而泣阻。齋等顛乞公祖大人，俯賜察核。子惠元元，始終如一，或能挽回鋒車，力為拯救，閩廈士民，感戴無涯。頂德切稟。

計合廈紳民途郊共二十四稟附卷，茲不備錄。

廈防廳方丞來稟 七月十八日

敬稟者：

案奉督究牌行，委臬究會同究台督同卑職辦理租界等因。卑職遵照究諭，邀集紳董商酌定界，即于十六日邀齊在署，約十七日偕同紳董前往龍泉宮勘界。是日卑職與紳董均往，為雨阻而未能辦，改定十八日往勘，原議並無偕日本官同往。十七日晚間，忽接朱倅清澤來函云：十八日與日本官同往，囑多帶差役彈壓。卑職當以勘界之日，民間往視者必多，而日本官同往，誠恐搖動民心，滋生事端，自應格外慎重，隨經多派差役，並往營借撥兵丁，以資彈壓。十八早，卑職即齊帶差役，候營兵撥到前往。乃聞日本領事已派警察官日吉、書記官松年先往，帶竿旗亟欲插界。並蒙臬究派朱倅、楊牧俱行。卑職不及再候營兵，隨時趕往。而途中人聚甚多，街巷為之填塞，一路攏輿哀憤，無非為租界之事。節節阻塞，致稍耽延。至則日本官已去矣。查詢附近无知愚民，因租界已成，使其安身無所，聚眾喧鬧，忿忿不平。而日本官見勢洶洶，即奔至路頭上船而返，过于張皇，致被眾人在岸拾石而擲之，一日本官中有微傷。隨經卑職彈壓，將眾解散。尙未回署，又據各處董保報稱罷市，復經卑職徒步而行，沿街勸諭开店，下午始各漸開。今早已開片刻，仍復關閉，事關大眾，以至于此。此十八日插界滋事之情形也。除再諭令各店照常生理外，合先飛稟大人察核。肅具寸稟，恭啟鈞安，伏乞垂鑒。卑職祖蔭謹稟。

## 巡查委員來稟七月十八日

敬稟者：

頃經張后保地保報稱：今早十点钟時，日領事派警察官日吉、書記官松年到龍泉宮上岸，與廈防廳定租界。見有男女老幼多人喧鬧，忿忿不平，日官飭差趕逐，更犯眾怒，日官見勢不順逃走，聞上船時有被眾人拋石受傷。有云急奔跌傷，未知確否。眾人至十点钟時始散。現在通街因此罷市。理合稟明究鑒。

巡查委員陳國衡謹稟。

## 電稟督憲七月十八日

督憲大人鈞鑒：

密。職道病足經旬，尙難步履，昨晚始知臬司已與日領事商定界約，未列職銜。本日巳刻，方丞來謁，扶疾出見。據稱：“辰刻奉臬司諭，飭該丞及隨員朱倅、洋務楊牧，約同日副領事并所帶兩洋員，手攜日本插界小旗一束，至龍泉宮小坐。當有妇孺肆罵，攆逐不去。外間聚眾漸多，僉員惶惶自遁。百姓群追至海旁，一人被石擲傷，一人赴水救起，隨渡海回領事署。現內外街罷市，并有人廳赴臬司行署未散”等語。職道當飭方丞速回開導彈壓。一面分飭員弁前往領事公館妥議。仍拟力疾與臬司商辦。余續稟。祁。囁。

## 保甲全局委員來稟

為稟報事：本月十八日巳刻，廈門關帝廟街罷市。卑職聞知立即督帶差勇邀同懷德保董事吳鴻道勸諭各店照舊開張。業經遵諭開張三四間店。陡有匪徒喝聲：“開店要搶。”卑職回头一顧，立擊匪徒一名，不知名姓。因卑職手擊不放，被三四匪徒群毆傷手，相持至一點鐘之久。董事無力相助，遂被拒脫。所有廈門罷市，卑職勸諭開店，匪徒喝搶、获被拒脫緣由，理合具稟。伏候憲台察核批示祇遵，實為公便。為此具稟。須至正稟者。

保甲局委員梁淇謹稟。

## 巡查委員來稟

敬啟者：

本日十点钟时，据和前保地保报称：“今日通街仍旧罢市，現保內鎮邦街有日本志信洋行，門首聚众百余人，其勢洶洶，似有与該行為難之意”等情前来。卑職除一面差本稟報宪轅外，亟往认真开导。幸蒙宪台傳諭，隨即亲临彈壓。众人聞之，始漸分散，現已安靜。理合稟明宪鑒。

巡查委員陳國衡謹稟。二十日。

## 電稟督憲

七月十九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密。昨電發後，保甲局梁從九祺祥因勸諭開市被毆。本日辰刻據報：日商志信洋行與人互爭，內欲開槍，外欲放火。又據大船船戶皆草仔垵人，聞欲割界，停運洋行貨物。各國洋商譁然，情事正急。職道往商周臬司后，亲出彈壓。紳民環訴。職道告以界約未定，群疑莫解，僉欲臬司對眾面言，方始征信。乃柬請臬司同蒞保商局開導。群請臬司出示立案。臬司宣諭：“虎頭山塚墓已商明不給，草仔垵一帶日本所索之地，雖經商及，但須稟由宪台奏明飭遵，應俟示下，斷非本司所能擅主。簽字告示，當與道台會銜曉諭。”於是群情稍定。職道雖飭方丞諭速開市，現漸遵開，堪慰宪屢。惟聞日領事已發電回国，不知何云。現將滋事匪徒，飭查拿辦，民情漸次化誨。綱紀所關，自應整飭。至前項界務，請仍飭臬司主持，以期妥慎。

職道祁稟。

## 致余署藩台

晉瑞方伯大公祖大人閣下：

昨將廉訪到境及職駆病足情形，敬陳清聽，計蒙察照。廈門界務，弟遵飭磋商，計歷數月之久，未能就緒，致勞廉訪遠來，自揣已極慚歎。廉訪到後，竊謂威望素孚，華夷推仰，自不難內戢民志，外洽洋情。是以三接光儀，未敢僭參末議。廉訪亦引為己任，從未下問一言。蓋体恤病駆，不相勞扰，其眷愛尤可感也。

十五日辰刻，朱委員來述廉訪之意，出視划界告示底稿，囑會敵衝。弟見稿內所叙，除虎頭山山頂坟墓不入界線外，其余四至，一如上野原請。弟審度再四，窃念廉訪乃特委之員，划界為國家重務，既已定議，未可稍涉阻撓。特民情向背何如，實難懸度。當囑轉致廉訪，請將大意先與士民告知。如果群情翕然，即行張貼文告。倘尚違拂，似宜從緩會勘。朱倅轉陳廉訪，亦垂采納。當飭廈防同知傳紳面諭。聞是日到者寥寥數人，其中或從或違，爭論不一。

十七日傍晚，弟聞臬轅有十八日交界之說。初尙以未見知會，或系訛傳。惟躊躇不安，乃扶病冒雨往謁廉訪。相晤后，見案頭有約稿一紙，上系廉訪與上野兩人單衝。詢諸廉訪，即云：“大致已定，明日插界，二十日即赴泉州”云云。弟因約上既未列敵衝，則鄙言即不必盡意，乃諳屬加意慎重而別。

十八日辰刻，即聞有毆逐插界洋員，一受傷，一落水遇救，閤街罷市之說。隨據同知方丞面稟前情，具詳昨日電稟，另紙彙陳。弟思事既決裂，自當先靖地方。隨經分飭員弁，先將日領事館及臬台行轅密加防护。仍飭方丞逐一開導彈壓。午間又有一查街委員因帮同勸解，致被群毆之事。幸閩赴行轅眾民，經廉訪親加拊諭，告以決不將虎頭山地割作租界，始轟然散去。然街談巷議，猶謂既未割界，何以指導洋人插旗，明系權宜遣散之言，未可信實。紛騰口說，眾情洶洶，似未可度外置之。第思民氣難馴，必須解令渙散。若罷市不已，必致波折橫生。乃方丞勸諭竟日，尙不能渙釋群疑。

本日午間，又據提中朱參將必成來云：“探得外街有日商開志信洋行，因未閉戶，經群不逞勒令閉歇。內欲施放洋鎗，外欲擲入火藥包，几至互斗。經弟先倩營員帶兵彈壓，一面亲歷誠諭解散，以靖人心。正持議間，紳民環訴虎頭山一帶，不仅山頂有坟，山腳、山邊墓亦不少。草仔塚一帶，民居羅列。將來或開馬路，或建洋房，勒拆勒遷，勢所必至。就令給價，倘值多給少，何所取償？或地窄人稠，何所栖止。甚至巡捕有費，路灯有費，百端苛累，民何以堪！彼時訴諸華官不理，訴諸領事不聽，蚩蚩之愚民，又將誰訴？現在臬司定界，只與領事密商，在廈官民皆不知悉。忽見日人持旗插地，百姓惶惶，乃不得已而出此。

是必得臬司明白宣示，乃可安心”等語。

弟熟察民情，不过因身家念切，作此无賴，非尽持蛮。乃諭飭諸紳，公請臬台同蒞保商局集眾商酌。廉訪到后，万口申訴。經廉訪宣言：“一虎头山議定不給，坟墓議定弗遷。一草仔垵一帶，日本所索之地，應否照給，須請督憲核定奏明，非本司所能自主簽字。應出告示，俟回行轅立即會道曉諭”等語。于是民氣稍定。又經廉訪飭紳帶領亲兵向众人麤集之區，逐加宣布。弟隨飭方丞傳諭各鋪戶，先行開市，以安民情，現既遵飭逐漸開肆矣。

特是廈門大船船戶，均居草仔垵地方，現聞屋地划歸租界，又集議停撥洋行輪船貨物，各國洋商又復譁然。第未據照會前來，姑置緩議。惟租界已否定約，弟處不得而知。今日本系廉訪柬招上野領事于行轅，謹集。正恐上野來時，小民或生他變。旋聞上野辭不赴召，廉訪乃親往該署晤談。據方丞抄呈上野回書，俟成約後，即欲簽字。弟雖于今日別時再三陳諸廉訪，謂事關交涉，總宜上稟帥裁，候電復諾。然垂聽與否，未可必也。弟遠違定省，望云思深，加以疾病糾纏，久決引退，不必多此贅言。第情事如斯，約略奉告，伏維心照，不尽所懷。手此敬請盡安。

再，昨聞上野已發電回国，其中何語，不得而知。又及。

鼎臣  
子仙

## 示稿二件

### (一)

會衡為明白曉諭事：照得國家與日本立約，在廈門地方擬開租界，原議十二萬坪為限。經兩國會商三年之久，減至四萬坪。可謂體貼民情，通融已極。自應劃定，以全邦交。現今再三與領事商定虎頭山不動，坟墓不動，廟宇不動，即偶有零星在租界之坟，亦必妥為保護。租界者，猶如中國之租厝，公平交易，決不至驅逐貧民。擬由虎頭山脚下之海灘，至龍泉宮一帶，酌為租界，尚未議定。其中民房願租者，准其議價向租，斷不相強勒抑。本司道先將大略情形，使民周知，以解群疑，除章程另行鈔示外，合先曉諭閩廈軍民人等知悉，爾等仍舊安居樂業。毋狃如敢喧嘩，惟以家長是問。互相開導，切弗妄聽浮言，別生

疑慮。本司道实有厚望焉。各宜遵照毋违。特示。

(二)

昨接十途郊董事面称：大船船戶不願以草仔垵併归租界，恳請出示，以安民心。本司道查开租界，原非官之本心，乃系恪遵国家條約，况又无害于民。現在別省租界均各相安，何独厦民偏多顧忌。今拟先請督憲之示，相行定局。尔等切弗自行疑惧，致滋事端。特此再諭。

此諭用硃筆，七月二十一日硃筆未加，余遵行。

電稟福州督憲 七月二十五日

督憲大人鈞鑒：

密。二十二日辰刻臬司赴泉，先与職道會銜出示，內有“只給虎頭山之海灘”一語，民心遂安。近日凡聞各國洋商公稟各領事，請告日政府，廈門租界請飭領事不得強取。當詢各國商務公所，據抄送稟稿前來，內云：“為順日本之願云云至其害非淺<sup>①</sup>”等語。又探得日領事上野，近亦愧悔。職道拟俟日內足疾稍好，即往見上野，察其果有悔心，即可从此轉圜，與之定局。于初一日晉省面請訓示遵辦。稟。有。

密錄洋商務公所致各領事函稿

為順日本之願，定立租界，以致輿情譁然，地方釀亂，大小生理罷市。本公司所查相宜通商地面，日人可以通融得之。因此次華官為要盡依日人之所欲，以致激生民變，而起亂心。誠恐閩夏匪類，乘此扰乱地方，人命難保。故本公司所懇請諸領事，公同出力，勸諭日政府從寬一步。將來租界終可到手，毋庸亟亟強取，致妨民情，倘事有不測，其害非淺等語。

稟請督憲奏咨開缺 八月初七日

敬稟者：

竊職道現年五十八歲，江蘇陽湖縣監生。由浙江鹽大使淳升同

① 全文見《密錄洋商務公所致各領事函稿》。

知。迴避改指湖南，历任知府、道員。迴避改发江西，署盐法袁瑞临道。奏派赴都，隨办庆典点景事宜。奏調赴江宁，差委督办湖北宜昌賑務，及唐心口堤工。保送引見，并蒙特旨，來京預備召見。遵旨到京，荷蒙召見。奉旨：“著以本班尽先补用，交軍机处存記。欽此。”領照出京，在天津途次蒙恩簡放福建兴泉永道。隨奉两江总督部堂札发吏部文凭，遵即承領亲賚到閩，奉飭赴任。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接篆供職。茲于六月二十八日接到家信，以嗣父坟墓原葬本籍江邊，近日江水冲激，齧伤墳地，亟應迁葬高原，以安窀穸。職道系屬嗣子，本無弟昆堪以委託，聞信之下，寢饋難安。自應亟陳下情，懇請奏明開缺回籍迁葬。仍乞憲恩先行委員署理，以便尅日交卸，領咨起程。所有父塋被水齧傷，懇請開缺回籍迁葬緣由，理合稟乞大人察核，俯准奏咨，不勝感涕翹企之至。肅此具稟。恭請勘安，伏乞垂鑒。職道惲祖祁謹稟。

### 周臬司詳督憲

為具詳事：案奉督憲台牌開：“飭往廈門會督廈門道廳，與日本領事妥商劃定租界。總期華洋悅服，彼此相安，方臻妥協”等因，奉此。本司遵即稟辭，于七月初七日乘輪抵廈。即據各紳衿及十途郊商董等紛紛求見，各递呈稟。僉稱虎頭山為全廈風水所關，且多坟墓，斷難拔租，請以沙坡頭尾換給。詞甚懇切。當諭以應察看地段，如能爭回一分，即好一分。始各退去。其時惲道適因足疾不能步履，本司隨督同廈防廳方丞親詣履勘。該山坟墓約計十万余座，几無隙地，實屬有碍民情。查原議租界，減定四萬坪，連日與日本領事上野往返商議，將虎頭山一處及該山坟墓均行剔出，以山下之地分段湊給，即間有零星坟墓在租界之內者，亦必妥為保護，不准遷動。領事初甚固執，再三開導，始行就范。該界議明由虎頭山脚下起，西北上至瑞記洋行，下至更樓尾，東南至瑞記棧，西南至海灘；東北由南界草仔垵沿山腳迤至竹仔河即洗布河為止。除去虎頭山外，只有一万余坪，又將沿岸海灘并計在內，丈量共計二万八千二百二十二坪，所少无几，領事亦可允准。并議明將來由地方官察看地段，酌量補拔。當即繪圖議立租約，訂七月十八日划界簽字在案。

當未定界以前，本公司與各紳衿公同商酌察核，均尚貼服，並與領事商明，屆時划界，彼此各派委員一人會廳勘明定界。距十八日洋人甫經到地，尚未勘丈，忽有婦孺二、三十人在場喧鬧。洋人目見，即行回船。維時岸上人眾，拾石遙擲，致洋人受有微傷。經廳委彈壓阻止，當經本公司飭廳拏辦。并函致領事，先行安慰。該領事深知大體，允不深究。街市亦因棍徒造謠，怕事閉門，一經勸諭，照常開張，民情安帖。

本公司查廈門租界現與日本領事議定將虎頭山及坟墓剔出，僅以山下之地撥給。現在事已議明，界亦勘定，其約字亦彼此駁換核正，本可速為划撥簽字。惟民心浮动，謠言甫息，若此時即行划撥，又恐生事，復與領事商允，拟暫緩辦，以期周妥。所有一切章程，俟簽字後，另行再議，本公司即展輪旋省。合將廈門租界已與領事商定緣由，繪圖開折具文詳復究台察核分咨。

## 自 跋

光緒二十四年冬月，予奉命出巡興泉永道，二十五年八月交卸道篆，計九閱月。辦理日本租界事，交涉甚繁，凭案牘月日次第錄記，以備查考。其未得行知者，恐傳聞異詞，未便凭載。予蒞廈門任，閱前任卷宗。查日界經歷周、管<sup>①</sup>兩任，延擋二年，未能再緩。奉許制府轉總署電前后凡六次，飭以極力磋磨，戒以勿稍遷就。豈不謂澎、台既失，廈門為國家門戶乎！故數月以來，遵飭與上野領事堅持辯論，始得將原定之鼓浪嶼十萬坪爭回，廈門減去八萬坪。日使在總署已允不必拘定虎頭山，余將原索之沙坡頭并浮嶼兩地以應之。迺議多舛錯，事忽中變，遂貽廈門无穷之害。余請修墓乞去。大府特檄調延平，甫抵任，奉恩命得開缺議處之旨。余謀事無成，有負重任，深自愧汗，然以後謀國是者，尙其為國家受過勿以利害見紬也。心耘自注。

① 周蓮、管元善。

# 甲午战时东北清軍一覽表

編者按：以下三表均选自《甲午中日战争紀要》。总題为編者所加，各表标题均据原书。

## 光緒二十年十月 北京奉天等省中國軍位置一覽表

地名	指揮官	軍隊名称	營數						合計	備 考
			步 队	馬 队	炮 队	小 計	營	哨	營	哨
蓋平附近	提督宋慶	總兵宋得勝、總兵馬玉峴	毅字軍	一〇					一〇	四十四營一哨
		總兵劉盛	銘字軍	一〇	一				一〇	
		總兵高元	嵩武軍	八					八	
		總兵張光	亲庆軍	五					五	
		總兵徐邦道	拱衛軍	一					一	
析木城附近	侍衛牛陞阿	盛字軍	四						四	二十八營
	總兵蕭桂林	奉軍	八	四	一				三	
	總兵馬金叙	牙山軍	三						三	
	總兵蔣希夷	希字軍	七	一					八	
摩天嶺附近	總兵蕭士成		牙山軍	三					三	三十九營
			銘字軍		一				一	
		總兵呂本元、總兵孫顯寅	盛字軍	一二	五	二			一七	
		總兵耿鳳鳴	新奉軍	三					三	
			新募	三	二				五	
		蔣尚鈞	豫軍精銳營	三	二	三			四	
		屬軍于長順	吉林靖邊軍	五					二	

續表

地名	指揮官	軍隊名稱	營數						合計	備考
			步隊		馬隊		炮隊		小計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北分水 嶺附近	將軍 依 克 唐 阿	侍衛 壽山 德凱	敵愾軍	一〇					一〇	一部行進中
		鎮邊軍	四		九				一三	
		齊新 字軍			三				三	
		尹嘉 遠軍	五		四				九	
		烏爾抗阿 齊練 字軍	四		二				六	
		道台張錫鑾	新奉軍	三					三	
通化懷 仁附近	侍衛倭恒額	齊練 字軍	四		二				六	九 營
		不 明	老湘軍	二					二	
營口 附近	將軍 長順	侍衛 富林布	吉字營			二			二	三十八營一哨
		祿 丰	吉 林 靖邊軍	一		二	三	二	一三	
		佐領 花士榮	鐵 字	一六					一六	
		伊隆阿	盛 字軍	三		一			四	
		属于知州 徐 慶 璋	鎮東軍	一〇					一〇	
		參將 魯廷相	景 字	五					五	
		不 明	奉 靖邊軍	四		一			五	
		王 甲 三	新奉軍	三					三	
奉天 附近	將軍 裕 祿	濟 祿	捷勝軍	一		一			二	二十七營 編成中
		云 興	盛仁軍	八		四			一二	
		濟 祿	長勝軍	四		一			五	
		不 明	新奉軍	二					二	
		城 廠 附近	邊 防	三					三	
北京附近	副都統奕濬	興 安軍		九				八	三	向懷仁行進中
									二	

續表

地名	指揮官	軍隊名稱	數								合 計	備 考		
			步隊		馬隊		炮隊		小計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高麗城附近	文 祿	盛練字軍	一		一				二			編成中		
鐵嶺附近	何維章	鐵字軍		八					一	三				
开原附近	佐領恩喜	吉字軍	八		四				一	二		編成中		
長春伊通地方	不 明	敵儻軍	四						四			向遼陽行進中		
錦州附近	總兵李永芳	新毅軍	五						五					
山海關附近	巡撫吳大澂	撫標	一四						一四					
	總兵賈起勝	勝字軍	八						八					
	副將潘万才	銘字軍			二				二					
	副將王得勝	天津練軍					二		二					
	提督吳鳳桂	鳳字軍	四						四					
	道台李光久	老湘軍	三						三					
	按察使陳湜	福壽軍	一〇						一〇					
天津大沽附近	總兵羅榮光	督標	六						八					
	總兵吳殿元	蘆勇	二						二					
	不 明	保定練軍	四						四					
	侍郎王文錦	津勝軍	二六						二六					
	提督宋慶之 新募兵	新毅軍	一五						一五			編成中		
	總兵吳宏洛	宏字	一〇						一〇					
	提督程文炳	威靖軍	一〇						一〇					
	副將卞長勝	功字軍	一〇						一〇					
	總兵田在田	乾字軍	六						六					
	布政使魏光	新湘軍	六						六					
	總兵錢玉興	新募	一〇						一〇					

一百七營

續表

地名	指揮官	軍隊名稱	營數						合計	備考
			步隊		馬隊		炮隊		小計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北京通州附近	總統端郡王	抽八調旗	一〇		四				一四	
	總統奕劻	威制霆勝	一四		一				二五	
	提督董福祥	甘軍	二〇		六				二六	
	總兵王連三	山東軍	四		二				六	
	副將祁發祥	仁勝	二		二				四	
由南方各省向北京天津行进中	總兵余虎恩	虎字	一〇						一〇	后稱新毅軍
	總兵牛師韓	新募	五						五	
	總兵熊鐵生	鐵字	五						五	后稱新毅軍
	不明	新募	五						五	
	副將王在山	練軍			二				二	
	屬於按察使陳湜	新募	八		二				一〇	
	總兵宋朝儒	徽軍	八						八	
	總兵劉世俊	嵩武	五		二				七	
	總兵陳鳳樓	鳳字	四		二				六	
	總兵馬心勝	永興軍	四		二				六	
	副將吳元愷	愷字	四					二	四二	
	總兵鄧生業	亲兵	三						三一	
	總兵賀星明	山練	四		三				七	

光緒二十年 辽陽方面中國軍力表  
十一月下旬

駐屯 地方	指揮官	軍隊名稱	步 队		馬 队		炮 队		小 計		合 計	摘要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鞍山站 腰爐堡 間	金得鳳	奉軍	五						五		九營	
	盛練	字軍	四						四			
吉洞峪 一 带	辽陽知州	奉軍	三						三		十三營	
	徐慶璋	鎮東軍	一〇						一〇			吉洞峪一帶 另有若干之 民兵团
摩天嶺 附 近	提督叢士成	牙山軍	三						三		三十三營三哨	
		豫軍	三	二		三			四			
		精銳營	一	一	五	二			一七	三		
		盛字軍	一一									
		新步募隊	三						三			
		新馬募隊			二				二			
		銘馬字隊			一				一			
		新奉軍	三						三			
連山關	吉林將軍 長順所屬	吉林 靖邊軍	五						二	五	二	五營二哨
下馬塘 附 近	黑龙江將軍 依克唐阿所屬	敵愾軍	一〇						一〇		十五營	
		鎮邊軍	一		一				二			
		靖遠軍	三						三			
辽陽	黑龙江將軍 依克唐阿	敵愾軍	四						四		七十三營一哨	
		鎮邊軍	三		八							
		靖遠軍	二		四				六			
		齊練字軍	四		二				六			
		齊新字軍			三				三			
	吉林將軍 長順	吉林 靖邊軍			二	三			二	一四	七十三營一哨	
		吉字軍	八		四							

續表

光緒二十一年  
一月下旬 奉天省中國兵力表

駐屯 地名	指揮官	軍隊名稱	步 队		馬 队		炮 队		小 計		合 計	摘要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口 營 附	提 督 宋 慶	總 兵 劉 俊	嵩 武 軍	六		二	三			八	三	八十五營一哨
		總 兵 張 光	新 慶 軍	五						五		
		總 兵 姜 桂	銘 字 軍	一		二	一			一	三	
		總 兵 李 永	毅 軍	五						五		
		總 兵 李 家	毅 軍	五						五		
		總 兵 龍 殿	毅 軍	五						五		
		總 兵 程 允	毅 軍	四						四		
		總 兵 劉 鳳	毅 軍	五			一			六		
		總 兵 馬 玉	毅 右	九						九		
		總 兵 宋 得	毅 左	五						五		
		總 兵 蔣 希	兵 夷	七			一			八		
		總 兵 徐 邦	兵 道							一		
		營 道 台 善 聯 所	口 台 善 聯 所	乔 幹 臣	道 步	標 勇	約 二			二		
	田 庄 台	巡 撫 吳 大 澂	巡 撫 轄 之	吳 大 澂 之 撫 標	二					二		十三營
		副 將 吳 元	將 愷	愷 字 軍	四					四		
		指 揮 吳 鳳	揮 桂	鳳 字 軍	一			六		七		
牛 庄 城 附 近	吳 大 澂 所 屬	道 台 李 光	老 湘 軍	五						五		二十五營二哨
		布 政 使 魏 光	新 湘 軍	八		二				八	二	
		總 兵 梁 水	兵 福	五						五		
		總 兵 刘 树	兵 元	七						七		
		吳 大 澂 之 撫 標										

續表

駐屯 地名	指揮官	軍隊名稱	步 队		馬 队		炮 队		小 計		合 計	要 摘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錦 州 附	吳大澂所屬	翰院修編曾道孝	五						五		三十二營 三十二哨	
		廣忠							五			
		同信							六			
		左同			二				二			
		兵連	四						四			
		東軍										
		山練										
		連王										
		吉字軍	八		四							
		軍字										
鞍山站 騰鰲堡 間	黑龍江將軍 依克唐阿	敵愾軍	四						四		六十六營 二哨	
		鎮邊軍	四		九				三			
		齊練	四		二				六			
		字軍							九			
		靖新	五		四				三			
		齊新			三				四			
		豫軍	三	二								
		精銳										
		韓邊外之民兵团	約三						三			
		吉林將軍	一六		二	三		四	一九	二		
把会寨 附 近	徐 庆 璋	長順							五		十三營	
		軍										
		奉軍	三						三			
		鎮東軍	一〇						一〇			
摩天嶺 樊家台 間	按察使陳湜 提督唐仁廉	新奉軍	三						三		三十七營 三哨	
		盛字軍	一二一	五	二				一七	三		
		福壽軍	一〇						一〇			
		奉軍	二						二			
		奉天靖邊軍	四	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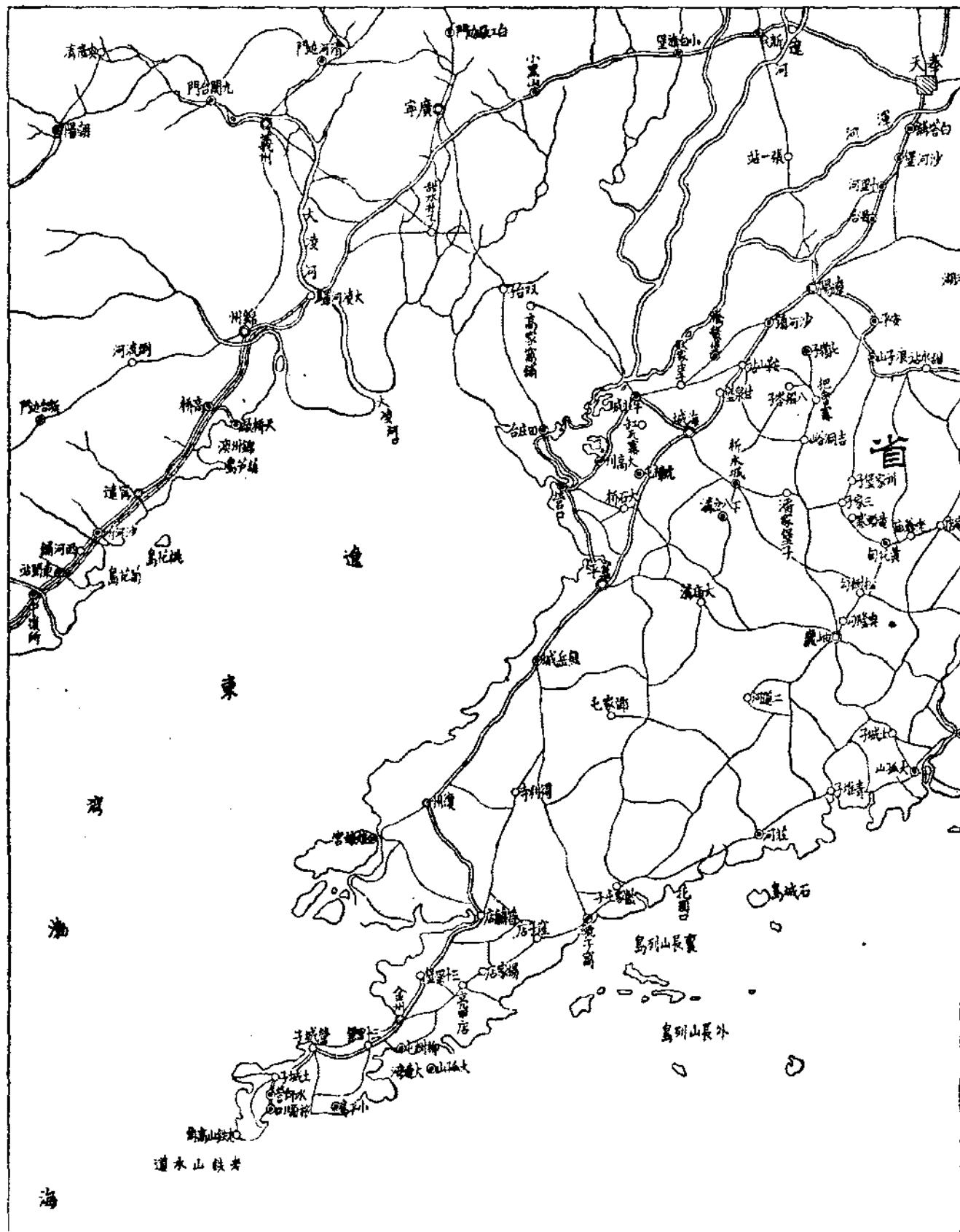
續表

駐屯 地方	指揮官	軍隊名稱	步 队		馬 队		炮 队		小 計		合 計	摘 要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營	哨		
辽 阳	奉天將軍 裕祿所屬	奉 軍	五						五		十八營四哨	
		景 奉 字 軍			五				五			
		盛 練 字 軍	三		一				四			
		鐵 字		二四					四	四		
奉 天 附 近	奉天將軍 裕 祿	盛仁軍	八		四				一	二	二十五營	
		長勝軍	四		一				五			
		捷勝軍	一		一				二			
		奉 軍	三						三			
		新奉軍	三						三			
下馬塘 附	侍卫寿山	敵愾軍	一〇						一〇		十 营	
寬 甸 附	道台張錫鑾	定邊軍	七						七		三十六營二哨	
通化懷	侍卫倭恒額	齊 練 軍	四		二				六			
仁 地 方	義天福 呂 壽山 會統	民兵团	約						一〇			
興 京	副都統奕鑑	興安軍		九				八	三	二		
地 方	侍卫富林布	吉字營			五				五			
城 廠	副都統奕鑑 指揮下	邊 防	三						三			
高麗城	文 祿	盛 練 字 軍	一		一				二			
總計 三百六十二營四哨												
備 考	<p>一、奉軍十三營為步隊八營馬隊四營炮隊一營但各兵種配置未詳今暫示以步隊之數。</p> <p>二、原屬宋慶指揮下章高元之嵩武軍及馬金叙之牙山軍自蓋平战斗后其所在未詳。</p>											

此內有步隊  
若干其區分  
未詳



列傳圖錄



## 甲午中日战争作战地图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62年 第3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出版

金代土货村  
JINDAISHI ZILIAO

3

1962

# 近 代 史 資 料

1962年第3期

(总28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787×1092毫米1/25·6 2/5印張·1 振頁·140,000字

1962年11月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400 定价 (9)0.80元

統一書號: 11018·415 62 11 京型